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祖国之爱

第十九册



难忘的故事

保卫上甘岭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役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著名防御战役。这次战役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金化攻势”引发的，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3个阶段中艰苦的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交战双方在上甘岭地区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上激烈争夺长达43个昼夜，双方逐次投入兵力共达10万余人（敌军6万余人，志愿军4万余人）。作战规模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双方伤亡共达3.7万余人。在这样一个狭小地区，交战双方投入兵力之多，作战时间之长，战斗程度之激烈，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是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此役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军的威风，从而打破了美国当局为摆脱在战场上和停战谈判中的被动处境之美梦。

1951年10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实施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的打击下，“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已处于不利地位，在作战精神上处于萎靡状态，主动权已掌握在志愿军和人民军手里。这时离美国大选的时间已不及一个月，国内竞选活动正在紧张进行。美国当局为了摆脱在朝鲜战场上和停战谈判中的被动处境，并给执政的民主党增添竞选声势，摆出了强硬的姿态。在政治上，10月8日，当中朝方面代表在谈判会议上表示对和平的诚意，提出关于在中立国代表监督下对战俘进行分类并予以遣返的折中方案时，美方代表仍无理坚持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战俘的条件，甚至未及听完朝中方面代表的答复，就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在军事上，“联合国军”于10月14日集中兵力、火力，向志愿军发动了自1951年秋季攻势以后规模最大的以上甘岭为主要目标的“金化攻势”。范佛里特将此次攻势称之为“扭转当前战局”的所谓“摊牌作战”。

上甘岭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五圣山位于金城、金化、平康这一三角地区的中央，地势险峻，海拔1061.7米，是中部战线的最高峰。上甘岭位于五圣山主峰南4公里处，其以南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是志愿军五圣山主阵地前的2个连的支撑点，阵地突出，直接威胁着敌之金化防御。敌人发动“金化攻势”的直接企图是：破坏志愿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占领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改善其防御态势，并借以试探志愿军防御的稳定性，为尔后扩大进攻、伺机夺取五圣山创造条件。

10月12日起，“联合国军”对上甘岭地区进行了连续两天的火力突击。14日3时起，“联合国军”又进行了持续达2个小时的猛烈的炮火准备。接着，以美第7师、南朝鲜军第2师各一部7个营的兵力，在300余门火炮、80余辆坦克、4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分6路向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个阵地发起进攻。是日，敌人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以1个排至1个营的兵力采取多路多波次的方式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冲击，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余枚，战斗异常激烈。志愿军在缺乏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工事，使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武器顽强抗击敌人。敌军一度攻占两个山头的表面阵地，志愿军同敌展开激烈争夺。将敌军赶出阵地，击毙击伤敌2000余人。

“联合国军”不甘心第一天进攻受挫，为达到预期目标，继续增加兵力攻击上甘岭地区的两个山头。为了守住阵地，粉碎敌人的进攻，14日晚，志

愿军第 15 军向上甘岭地区的两个阵地增加 3 个营的防御兵力,并将准备进行反击注字洞南山的 2 个炮兵营调至上甘岭地区支援作战。

战至 10 月 20 日,“联合国军”已连续进攻 7 天,仅占去志愿军两个山头的表面阵地,志愿军转入坑道继续坚守。而“联合国军”方面的美第 7 师和南朝鲜第 2 师几乎全部投入作战,伤亡达 7000 余人。

志愿军决心粉碎敌人的进攻,全部恢复上甘岭地区的两个阵地。10 月 20 日,志愿军第 3 兵团首长根据志愿军首长的决心,决定集中第 15 军之第 45 师全部,并加强 1 个炮兵营,全力进行上甘岭地区的两个阵地的争夺战。同时命令刚刚结束第一线作战任务、从第 20 兵团归建并正向休整地区开进的 12 军,为五圣山地区的战略预备队。这期间,坚守坑道的部队以顽强毅力忍受了缺水、缺氧等巨大困难,团结战斗,使敌人对志愿军坚守的坑道无可奈何。

在志愿军首长和第 3 兵团首长的指挥下,10 月 30 日,第 15 军以第 45 师和第 29 师共 10 个连(含坑道内 3 个连)在各种火炮 104 门支援下,对 597.9 高地实施了决定性的反击,一举全歼守敌,恢复表面阵地。敌军以营团规模的兵力连续反扑数日,毫无结果,至 11 月 5 日,不得不停止对这一阵地的进攻。

11 月 5 日,志愿军司令员杨得志、代理参谋长张文舟、副参谋长王政柱、政治部副主任杜平和联司副政治委员朴一禹联名特致电上甘岭地区参战部队,祝贺收复 597.9 高地作战胜利。

同日,志愿军调整了部署,决定以 12 军第 31 师全部接替第 15 军上甘岭地区部队(第 12 军之第 91 团于 11 月 1 日即已投入巩固 597.9 高地的作战),担任两个高地的争夺战,并增调 6 个榴弹炮连支援该两地作战。为便于指挥作战,由第 12 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组成五圣山战斗指挥所,该指挥所归第 15 军军长秦基伟直接指挥,并由炮兵第 7 师师长颜伏组成炮兵指挥所。

11 月 11 日,12 军第 31 师以 2 个连的兵力在 114 门各种火炮的支援下,对 537.7 高地北山表面阵地之敌实施决定性反击,夺回了表面阵地,全歼守敌。12 日,敌以 1 个团兵力向 537.7 高地北山反扑,经激烈战斗,敌人占去两个山脚的 4 个阵地。此后,敌我双方即在这两个山脚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3 日,志愿军第 12 军以 1 个连加 1 个排的兵力,在 52 门榴弹炮的支援下举行反击,激战 20 分钟,歼敌 300 余人,全部恢复阵地。18 日,第 34 师 106 团投入战斗。激战至 25 日,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猖狂反扑,巩固了 537.7 高地北山阵地。此时,敌人由于伤亡惨重,被迫将南朝鲜第 2 师、美第 25 师撤下整补,该两师防备分由南朝鲜第 9 师、美第 25 师接替。敌军被迫停止进攻,整个“摊牌作战”彻底失败。

在上甘岭地区不到 4 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上,“联合国军”进攻 40 余天,先后投入 2 个多师共 6 万余人的兵力,动用火炮 300 余门,坦克 170 余辆,出动飞机 3000 余架次。共发射炮弹 190 余万发,投掷炸弹 5000 余枚,最多时 1 昼夜发射炮弹 30 余万发,投炸弹 500 余枚。两阵地的石土被炸松 1.2 米,变成一片焦土。志愿军先后参战的有第 15 军的第 45 师、第 29 师,第 12 军的第 31 师及第 34 师的 1 个团,使用各种火炮 285 门。志愿军防守部队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共打退敌人营以上兵力的进攻 25 次,营以下兵力的进攻 650 余次,并进行数十次反击,最终守住了阵地,打得敌人惨败收兵。此役,志愿军共毙伤俘敌 2.5 万余人,击落击伤敌飞机 270 余架,击

毁击伤敌坦克 14 辆、大炮 60 余门。美国新闻界曾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即使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阻击兵（指 537.7 高地北山）和爸爸山（指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

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战斗作风，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极大地调动了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参战指战员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极端残酷的条件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勇敢机智的与凶恶的敌人战斗，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功臣和模范人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上甘岭战役中即出现了 50 多名战斗英雄。全军闻名的特级英雄黄继光和一级英雄孙占元、胡修道，都是在上甘岭战役中涌现出来的，后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得到了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特别是临近五圣山一带的朝鲜人民迅速动员了 8000 多人的支前队伍；他们组成了很多运输队、担架队、茶水站、苹果站和鼓动站。在支前工作中出现了很多感人事迹。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创造的英雄业绩，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击侵略的威力。他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战斗精神，不仅极大地激励着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而战的人们，而且也成为激励全中国各族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精神力量。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表现的非凡的战斗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将永放光辉！

生命的接力

牛宝才出生于山西省壶关县东井岭乡石盆村。雇农出身的牛宝才从 7 岁起就给地主做工，经常挨打受骂，过了 10 年名副其实的牛马生活。八路军来了后，他才翻身得解放。1944 年，年仅 16 岁的牛宝才入了党，还当上了武委会主任。他决心带领民兵，打击日伪，保卫家乡。

当时，民兵没有枪。牛宝才带领民兵制做了许多长矛大刀，还削了一些木枪。他为自己精心削制了一条“盒子枪”，枪把上拴着红布条，用红布包着，经常掖在腰里，乍一看，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一天，一个“皇协军”队长带着一伙爪牙，腰里挎着盒子炮，大摇大摆地窜进石盆村。他们吸足了大烟，绑了几个老百姓，用皮带使劲抽打，催粮要款，还扬言要烧房子。

牛宝才知道后想了想，这帮家伙身上有枪，硬冲进去难免要吃亏。他召集来十几个民兵，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大家都拍手称妙。

石盆村四面是山。时值黄昏，牛宝才带着民兵爬上村外山头，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唱起《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俨然像一支八路军队伍开了过来。然后，他让一个提着煤油桶的民兵，把装在里面的鞭炮点着，领着大家冲进村子。牛宝才挥舞着他那支“盒子炮”，边跑边喊：“别让敌人跑了，冲啊！”群众也跟着喊：“八路军来了！”

敌人起先不信，一瞧这阵势，信以为真，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不久，牛宝才如法炮制，赶走了另一支日本鬼子的便衣队。乡亲们高兴

地说：“宝才真有两下子，木盒子赶得真盒子夹着尾巴狗似的跑！”

1946年9月，牛宝才带领4个民兵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由于他作战机智勇敢，荣立一、二等功各一次。

1951年3月，牛宝才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奔赴朝鲜战场。

入朝后，牛宝才担任了电话班的副班长。在艰苦激烈的第五次战役中，部队打到哪里，他就率领全班把电话架到哪里，保证了指挥线路的畅通。

第2年春天，部队进入上甘岭地区，担负防御作战任务。牛宝才带领3个通信战士负责维护上甘岭左翼前沿阵地——537.7高地北山至1营阵地指挥所的电话线路。每天，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穿梭巡回在两个阵地之间一条3华里长的山梁上。

电话班战士们在牛宝才的带领下，不畏艰险，英勇战斗。在6个月的防御作战中，始终保持电话畅通，上级给他们记了集体功。

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集中兵力、火力向志愿军发动了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目标的“金化攻势”，敌人在大量的飞机、坦克和炮兵的掩护下，出动大量兵力向志愿军两个守卫的总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7高地进行轮番冲击，战斗异常激烈。

我军阵地上，头一天即落炮弹30多万发，炸弹500余枚。阵地上的工事和交通壕几乎全被摧毁。

牛宝才和他的电话班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敌人的炮火太猛了，电话线经常一断就是好些节。刚接好这头，一排炮弹下来，那边又断了几节。幸亏牛宝才储备了大量的电话线，在来不及接头的情况下，他就用拉新线的办法，保障线路畅通。

一天，副团长王凤书带着新的作战部署来到一营指挥所，准备下达一道新的命令，刚说了几句话，电话没声了。

敌人的进攻正在疯狂地进行着，如果脱离了上级的指示、炮兵的配合、友邻的支援，真不知道前沿连队将怎样熬过这艰苦的时候。

当副团长把紧握的电话机“当啷”放到炮弹箱做的桌子上时，焦急的汗水，便从那宽阔的额角滚下来。

这时，牛宝才刚查线回来，浑身是尘土和汗水。他闻声走过来，伸手摇了几下，机柄轻轻的——电话线又断了。

“十分钟保证接通线路！”牛宝才说完便准备动身。

“好！我们等着你的胜利消息。”教导员和副团长同时抓着牛宝才的一只手，紧紧地摇着。当教导员松手把牛宝才放开的时候，他立即想起电话员们已经一个多小时没吃东西了。他以对战士特有的关怀，不自觉地跟到了坑道口。

这时候，在那条铺着电话线的山梁上，已成了火山烟海。一会这儿忽忽闪闪一团大火；一会那儿“咯咯喳喳”一阵巨响，喷泉似的土柱，铺天盖地的压下来。岩石粉碎了，山头低了，烟火更大了。

在烟火缝里，牛宝才一手抓住线拐子，另一只手背在身后拉着电话线，拐弯抹角地冲上去。他在飞跑中，又折回了好几次，因为刚接好的线头又断了，不得不回头重接。他就像一只轻捷的燕子出没在滚滚的烟火之中。突然，迎面喷出一团烟火。“唉呀！”在教导员看来，他现在是该卧倒的，谁知完全不是这样，牛宝才身子一硬，向烟火扑去。教导员的心立刻沉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牛宝才的左大腿负了重伤，他在艰难地爬行着。他瞪着

溜圆的眼睛，紧咬着牙，浑身血淋淋的，连眉梢上也沾着污土。但他没因此而停止不前，仍在继续前进。

“副班长，我背你下去！”赶往前沿去的担架队员赵海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

“你别管我，赶快朝前边去！”

“同志，你负伤了。”

“你别误事了！你知道我的任务多急呀！”说话间，他将担架队员推了一把，右手捞到一个断线头塞进嘴里，然后支撑起沉重的身体，另一只手拖住失去作用的左腿，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移动着。鲜血顺着腿直往下流，在他挣扎着前进的路上留下了殷红的血迹。

赵海生被感动得流下了泪，便奋不顾身地冲向了烟火弥漫的前沿阵地。

就在赵海生到达前沿的前几分钟，营指挥所的电话铃响了。副团长抢过拿在电话员手中的电话机，询问了战况，又指示了步兵怎样举行阵前反击，炮兵怎样配合等情况。敌人的进攻企图，又被打垮了。可是牛宝才既没到达前沿，也没回到指挥所。指挥所的人们焦虑起来。

没过多久，电话线再次断了。副团长命令。在十分钟内重新架起一条新线。

在牛宝才走过的路上，是参军不久，才 18 岁的电话员王光兴背着线拐子在奔跑。他一面跑，一面注意看着，看看能不能在路上发现副班长。

但他一直看不见副班长牛宝才的影子。后来，他越跑越疑心，越疑心，心就越跳得厉害。他又越过一个小山头，突然发现在一个弹坑累累的地方，副班长那被硝烟熏黑的军服，被炮弹的气浪掀动着。他顾不得多想，几个箭步窜上去，握住了副班长那血肉模糊的手。副班长被子弹打穿了右手，攥着一条剥去胶皮的线头；左手把另一个线头咬在嘴里，牙齿紧紧咬着它。他那沾满灰土的眼珠坚定的瞪着前方。

王光新明白了：副班长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已经没有气力连接线头了。他用自己的身体接通最后一个断线头，让电流通过身躯，保证了指挥联络畅通！

要是在平时，这个小鬼一定会哇的一声哭出来。可现在，他一声没吭。战火与仇恨把这个天真的孩子锻炼的坚强起来了，他只觉得浑身都朝外冒火，他只有一个念头：“接通电线，为副班长报仇！报仇！”王光兴狠狠心，松开副班长那冰冷的血手，扭头冲进烟火中。在他身后拖出一条引向前方的电线。恰恰 9 分钟，王副团长的声音又传到了前方。

1953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牛宝才追记特等功，追授“二级英雄”称号。

阵地上的双勇士

孙占元于 1925 年 3 月 3 日出生于河南省林县临淇乡三共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6 年 2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军后，随大部队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广作战、进军大西南等战斗。先后立功两次，1948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1 年 3 月，孙占元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争。在第五次战役和阵地战中，他作战勇敢，作风顽强，曾两次

立三等功，并被提升为排长。在日常生活中，他关心和体贴战士，受到了全连官兵的爱戴。

1952年4月，部队来到上甘岭前线。8月9日，孙占元奉命率领2排进入597.9高地的前沿2号阵地。

2号阵地距敌人最近处约200米，位置十分险要。他们刚到时，只有一条20米长的坑道，还有三个深不及腰的露天掩体，三面随时都会遭受敌人火力的袭击。孙占元反复查看周围的地形，决定在坑道外面构筑一道环形工事。最后，在敌人炮火死角的一段陡坡下面选定了坑道位置。

孙占元带领全排战士挖掘坑道，经过半个月的艰苦工作，三个既可以屯兵、出击，又便于消灭敌人的暗火力点筑成了。在这三个发射点的外面，又构筑了三个射击台。孙占元决定派选优秀射手，以三个射击台为依托，用“冷枪”阻击敌人。

一天早晨，孙占元领着战士易才学、罗士明隐蔽在射击台，等待着机会阻击敌人。过了一会儿，对面山坡上走下5个敌人。易才学把枪慢慢地伸出射击台，并向旁边的罗士明递个眼色，迅速瞄准了领头的敌军军官。当敌人走近时，易才学屏住呼吸，扣动扳机，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声，敌军军官被击毙。这时，罗士明也扣动扳机，另一个敌人也应声倒下。其他3个敌人见势不妙，撒腿便跑。正当易才学伸出枪管继续射击时，孙占元示意他们赶快撤回坑道，两人刚撤回，敌人一排报复的子弹飞啸而来，射击台前溅起尘烟。

第二天，易才学和罗士明又在射击阵地作好打冷枪的准备，可一直趴到中午，连敌人的影子也没发现。孙占元在坑道边向罗士明做了个手势，小罗立刻领悟了，他马上蹲在交通壕里，用枪挑起一顶绿军帽，伸到沟边来回晃动。敌人还以为是有有人在走动，就拚命向这里轰击，几个敌人甚至高兴地爬出掩体，用机枪扫射。易才学立即举枪射击，将敌人撂倒。

就这样，孙占元白天积极组织战士们开展冷枪杀敌活动，晚上又带领战士们钻到敌人鼻子底下，进行伏击和反伏击，有时候还把战士们带到敌我交界的游击区活动，使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得更加机智、勇敢、顽强。

1952年10月14日清晨，上甘岭战役开始了。敌人在上午用4个营的兵力，在坦克和炮火的掩护下，向597.9高地进行了14次的猛烈攻击，但都被志愿军英勇地打退了。仅在孙占元排构筑的三个暗火力前面，就躺下了400多具敌人的尸体。当天下午，志愿军2、7、11号阵地上的坚守部队也因伤亡过大，主动转入坑道作战。当战士们转入坑道后，1个营的敌人爬上志愿军前沿排的野战工事，并且用铁板、木材和麻袋垒成了一连串露天的火力地堡。敌人的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六0炮以及无后座力炮疯狂地从这些地堡里打出来，严密地封锁住了志愿军的反击道路。

这个前沿阵地是战士们用自己的血和汗构筑起来的阵地，是他们一年以来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着的阵地。他们隐蔽在坑道里，愤怒地等待着反击命令，随时准备着夺回它。孙占元被指定为反击部队的突击排长，易才学是突击班的第一名爆破手。出击的一切工作都做好了，突击排的战士们静静地站在坑道口，目不转睛地监视着敌人。

天渐渐黑了，反击的炮火直向敌人轰过去，敌人的工事大部被摧毁了。孙占元带着突击排的战士们冲出了坑道，猛不可当地一直冲向敌人。当他们接近敌人地堡仅100米时，残存的四个地堡里的十多挺机枪发射出密集的火力，使突击排的冲锋受到了挫折。这时，孙占元一面派人与坑道里的反击部

队联络，一面命令易才学向敌人的第一个火力点前进。

易才学冒着敌人的火力，跳过一个个弹坑和交通沟，敏捷地摸到敌人第一个火力点跟前，顺利地把它炸毁了。但是他却暴露在敌人面前，第二个火力点里的敌人向他猛射起来。

易才学几次想从坑道中冲出来，但密集的机枪子弹使他几次都未能抬起头来。这时，他忽然听到左边传过来排长的声音：“从右边上，我掩护你！”接着，孙占元的机枪猛烈向敌火力点射击，敌人第二个火力点里的火力立刻被吸引到左边去了。易才学站起来急忙从右边向上跑，可是敌人又打起了照明弹，阵地上顿时像白昼一样，易才学的行动被敌人发觉了。第三个地堡里的机枪也突然扫射起来，易才学立即伏在炮弹捣成的松土上，尽量压低着自己的身体向前爬进，避开敌人打来的子弹，在他爬行过的路上变成了一条田沟，子弹一排接一排地从他的头上飞过来，或者射进他身旁的松土里，他满头满脸都溅起子弹射起来的灰土，眼睛里也因为尘土飞扬而流着泪水。易才学就在尘土飞扬中睁大了双眼，选择有利的地形，不停地向上爬着。当他接近了敌人的第二个地堡，正想用手雷爆破它时，他看清在这个地堡右前方6米的地方，就是敌人的第三个地堡，他选的位置是危险的，如果在这里先爆破第二个地堡，那么第三个地堡里的敌人就会马上向他射击，这样再要去爆破它就更困难了。如果先去炸掉第三个地堡，第二个地堡里的敌人也会转过枪来向他射击。而此时，第二个地堡里的敌人正在疯狂地向孙占元还击，第三个地堡里的敌人还在封锁着他刚才爬过来的道路，情况对他是有利的。他决心乘这机会同时爆破掉这两个地堡。

易才学紧抱着手雷和爆破筒继续敏捷地向上爬去，到了这两个地堡之间就停下来仔细观察。他看见第二个地堡是用钢板垒成的露天工事，里面有5个敌人正抱着机枪扫射；另外的2个敌人手里握着2具火焰喷射器，也在寻找着喷射目标。在敌人用麻袋垒成的第三个工事里，除了1挺重机枪和2挺轻机枪正在射击外，还有2个炮手守在1门六0炮旁，1门无后座力炮的炮口也正对准志愿军战士们的反击道路。时间是非常紧迫的，如果再不马上炸毁这两个火力点，便会给反击部队带来很大的损失。在这紧要关头，易才学把两根爆破筒紧紧地捆在一起，把腰里的手雷和手榴弹也取下来放在身边。他滚向第二个工事，双手把两根爆破筒掷进工事里，又迅速转过身来，把1颗手雷和3颗手榴弹投进第三个工事里，一阵震天的巨响，敌人的两个地堡和机枪都飞起来了，敌人零乱的四肢也飞到工事外面。易才学自己也被震昏过去了。

这时，隐蔽在弹坑里以猛烈的机枪火力掩护着易才学的孙占元，看到敌人的两个地堡被同时爆破了，就立刻提起机枪向上跑。但是，这时敌人的最后一个火力点——第四个地堡又向他开火了，而且机枪愈打愈猛，他的双腿被打断了。孙占元忍受着痛苦，仍然从血泊里挣扎着爬向易才学躺着的地方。这时，易才学刚刚苏醒过来，他一下子摸到了孙占元身旁。孙占元看见他十分疲劳，心里不愿再把爆破第四个火力点的任务交给他。但是，孙占元断腿爬行，坚持指挥的行动使易才学激动得流出了热泪。他对排长说：“排长。请你放心，我会像你一样，只要我在，我一定能够完成任务。”说着，他掏出急救包就要把孙占元的腿包扎起来，但是孙占元拒绝了他。敌人的机枪打得很凶，在这里是不能多停留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最后的火力点炸掉，使反击部队能够尽快地歼灭敌人，便坚决命令易

才学：“先不要管我，为了整个的胜利，你马上去爆破敌人的地堡，我来掩护你。”于是易才学就拿起爆破筒，怀着一定要为排长报仇，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心情向前爬行。

易才学迅速地向前爬着，他的后面响起了孙占元的机枪声。孙占元和敌人猛烈的对射着，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机警的易才学就用敌人的尸体作掩护，迅速爬到一座岩石下。敌人第四个机枪工事正设在这座岩石的顶上，离地面有十多米高。易才学用手紧抓着突出的石块，向上爬去。

这时，敌人从2号阵地侧后反扑过来，企图切断志愿军后路，一举围歼志愿军突击部队。就在这紧要关头，孙占元拖着断腿，用2挺机枪交替着猛烈射击，山坡上的敌人倒下了一片。孙占元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毙伤敌人80余人。

孙占元愈打愈猛，很快子弹打光了。敌人缩着身子慢慢向他移动着步子，孙占元怒视着敌人。当敌人围上并离他很近的时候，他突然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身旁的7个敌人同归于尽。

这时，易才学已经失去了机枪的掩护了。敌人的机枪慌乱地向工事外面扫射着，易才学利用敌人机枪射击的间隙，爬进了敌人工事前的交通沟，举起双手，将一根爆破筒从顶上扔进工事里，接着一翻身便从陡岩上滚了下来，敌人的第四个火力点就这样被炸毁了。

1952年11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孙占元追记特等功 1953年4月8日追授他“一级英雄”称号。同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英勇机智的战士易才学被评为特等功，也获得了“二级英雄”的称号。

用胸膛堵枪眼的黄继光

在朝鲜的五圣山，屹立着一块青灰色的石壁。石壁上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官兵们镌刻下自己战友的英雄名字。第一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同志以身殉国永垂不朽！”在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里，安葬着祖国和人民光荣的儿子——黄继光。黄继光的英雄行为和不朽的功勋，永远铭记在中、朝人民的心里。

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1931年1月8日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他在7岁时就失去父亲，全靠他母亲帮人缝缝洗洗，一把泪一把汗的把他养大。他从12岁起就受到地主的残酷剥削，他给地主做了11年长工，放牛、砍柴，挨打受骂，受尽了苦难和折磨。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四川，给这个苦孩子带来了温暖和幸福，他和他的母亲在土改中分到了房屋和土地。从此他结束了牛马般的奴隶生活。黄继光参加了村征粮工作，在收枪、征粮、减租退押等运动中，黄继光认真工作，曾两次被评为模范。

1951年初，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展开，黄继光积极宣传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并且在动员大会上报名参加志愿军。在村欢送大会上，黄继光的妈妈对黄继光说：“莫念家，好好干，为国家立个大功。”

到了朝鲜，黄继光被分配到某部6连当通讯员。部队进行了练兵活动，在练兵活动中，黄继光苦练杀敌本领。他经常请教别人，有空就学，睡在床上还在琢磨着白天学的东西。在很短的时间里黄继光就能熟练运用连里所有

的武器。

黄继光在党和上级的培养和教育下，进步很快，不久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这段紧张而激烈的战斗生活中，他已经被锻炼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他每次到前沿阵地传递命令、送弹药，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且在阵地积极主动参加各种工作。电话线路断了，他就成了接线的电话员；战友负伤了，他就成为他们的担架员和卫生员；他还常常帮助前线上的阻击手们洗衣服。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了。这时，黄继光刚调到营部当通讯员。营部的几个通讯员，日夜在敌人的炮火下奔跑着，送信、传达命令、接电线、背伤员。

一天，黄继光随营长到团指挥所去接受任务。正走着，忽然听到空中“吱”“吱”地响了起来，黄继光凭经验知道这一排炮一定离他俩很近。他毫不犹豫地将军长推倒，用身体遮住了营长。“轰轰轰”一排炮弹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爆炸了，弹片从他们头顶上呜呜地飞过。

黄继光所在的营在激烈地战斗了6天6夜之后，又奉命向上甘岭右翼的597.9高地反击。在强大的反击炮火的支援下，部队很快收复了597.9高地右侧的六、五、四号3个阵地，眼看这块起伏的高地就要全部被志愿军占领。

这天晚上，营参谋长带着参谋、步话机员和黄继光，伏在离前沿很近的地方指挥战斗，担任反击任务的6连已经向敌人发起攻击，步话机员每5分钟与6连联系一次。十分钟后，6连突进到了零号阵地的半山腰了，战斗进展十分顺利。

突然，步话机员报告：山顶上发现敌人一个火力点，里面有3挺重机枪和4挺轻机枪疯狂地向我反击部队扫射着，6连前进受阻。参谋长听到这个消息后，脸色马上严肃起来，他立即向6连下达命令：组织爆破，一定要炸掉敌人火力点！

6连立即组织人员爆破敌火力点，但由于敌火力太猛烈，几次爆破都失败了。上级要求6连在天亮前攻下零号阵地，现在只剩下40分钟了。情况十分紧急，可是谁能完成这个爆破任务呢？参谋长在焦虑地思考着。

“一定要打掉敌人的疯狂气焰！”站在营参谋长身边的黄继光这样想着，他掏出了自己在战斗前写的决心书和妈妈的来信，决心书上是这样写的：“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争取立功当英雄，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妈妈在来信中问他：“立了多大功，杀了多少敌人？”他把决心书和信一块递给营参谋长说：“让我去吧！首长。”参谋长望望他，点了点头，随即组织了两个爆破组，一个爆破组暂编为6连6班，任命黄继光为班长。黄继光兴奋地对战友们说：“让祖国人民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说完，他提起手雷，就和参谋长另外派去的两名战士吴三羊、萧登良一起向前冲去。

随着照明弹一明一暗的间隙，他们巧妙地前进着。正前面，敌人火力点正喷射着火焰。当他们冲到离敌火力点只有30多米的时候，敌人发现了他们。无数照明弹升向天空，敌火力点的机枪向他们疯狂地扫射着，吴三羊不幸牺牲，肖登良负重伤。黄继光也受了伤，他的左臂被打穿了两个洞。同来的两位战友一死一伤，爆破的任务就全落在了他的身上。此时，离上级规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黄继光咬紧牙关，忍着伤痛，艰难地向前爬行。

“看，小黄在爬！”营参谋长喊了一声，人们看到山坡上一个小黑影在移动着。

敌人的机枪向这个黑影扫射着，可就是捉不住这个黑影。黄继光仍然继续爬着。

照明弹在天空一闪一闪地亮着，营参谋长看见黄继光离敌火力点只有不到 10 米了。战友们都瞪大眼睛盯着黄继光，等他炸掉火力点，马上冲上阵地消灭敌人。

黄继光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右手高高举起手雷，就在这一瞬间，敌人的一梭子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他又倒下了。

营参谋长十分焦急。他看看表，离天亮只有 20 分钟了，部队还在山坡上被敌人的火力阻拦着，敌人的机枪还在发疯；吴三羊、肖登良、黄继光都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

这时，黄继光苏醒过来，他吃力地把手雷向敌火力点扔去。

“轰”的一声，手雷在敌火力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敌人的机枪哑吧了。可是黄继光也无力地倒下了。

营参谋长高声下达命令：“快！迅速前进！”

一声令下，反击部队箭一般地发起了冲锋。可是，冲锋刚开始，敌人的机枪又吼叫起来，部队又被压在山坡上。

阵地上的战士纷纷请战，请求炸掉敌火力点。照明弹将阵地照得像白昼一般。人们看到黄继光艰难地抬起头来，似乎黄继光看了一下敌火力点里正在发射的机枪。他的身上一件武器都没有了，他艰难地向前移动着身子。

突然，黄继光站了起来，伸开臂膀，向敌人火力点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正在喷着火舌的机枪口……。

就在这一刹那，担任攻击任务的同志们的心都猛烈地跳动起来，随着一声“冲啊！”的命令，战士们踏着黄继光爬行的道路，满怀仇恨的怒火向敌人冲去，一场激战之后，1200 多名敌人全部被歼灭。

为了表彰黄继光伟大精神和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发布决定，为黄继光追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黄继光所在部队在追赠模范团员的荣誉称号的同时，根据他生前的遗志，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3 年 6 月 25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颁发政令，追赠黄继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十七壶水

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从 1952 年 10 月 14 日至 20 日，在上甘岭这个不足 3.7 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联合国军”先后投入 17 个营的兵力，志愿军参战的有 21 个连。“联合国军”依赖其装备上的优势，动用几百门大炮，数十架飞机，上百辆坦克，不停地向志愿军阵地上倾泻着“钢铁”。进攻火力之强，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有时一天竟发射 30 万发炮弹，飞机投弹 500 余枚，阵地表面工事几乎全被摧毁。然而志愿军依托坚固的坑道工事，坚决与敌人反复争夺，杀伤敌人 7000 余人。志愿军鉴于战斗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即决定迅速调整部署，补充人员和弹药、器材，投入新的部队。于是，战役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 10 月 21 日开始，志愿军转入坚守坑道斗争，以争取时间，为进行最后粉碎敌人进攻、恢复全部阵地的决定性反击作准备。

“联合国军”为了巩固已占表面阵地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毒辣手段，对志愿军坚守坑道部队进行围攻。他们用炮火封锁和摧毁坑道口，用石头、麻袋或铁丝网阻塞坑道口，用炸药连续爆破坑道，向坑道内投掷汽油弹、硫磺弹和毒气弹，以及使用火焰喷火器等等。志愿军坚守坑道部队，由于有的坑道被炸塌，有的坑道口被堵塞，再加上坑道缺粮、缺弹、缺水，空气污浊，氧气不足，处境极端困难。但是，依靠共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坑道里的勇士们都有一个坚守坑道、夺回阵地的坚强信念，发扬了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战斗情绪，同“联合国军”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

志愿军某营营长率营部人员坚守着山顶的坑道，处在敌人严密的包围之中。战士们在坑道内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几天后，坑道内储存的水用完了。生活非常艰难。营长感到非常焦虑。

营部通讯员胡照春和李友文向营长请求：“营长！教导员负责坚守的坑道里一定有水，让我们上山去取水。”教导员负责坚守的坑道位于山的凹部，坑道里面的岩石缝中有泉水流出。

敌人对坑道封锁得非常严密，出入坑道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一旦敌人发现，就很难生存。营长望着这两名心情迫切的战士，沉思着。但他四周一望，他紧锁着眉头，战士们由于喝不上水，嘴唇已经干裂，在这样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等天黑下来再走。”营长好不容易下了决心。

“为了同志们的生命和战斗的胜利，保证完成任务！”两位战士异口同声地说。

等到天黑，乘敌人一时麻痹，他们悄悄地爬出了坑道口。从这里到山凹部的坑道之间的道路，他们本来是熟悉的，过去，他们不知来回走过多少次，简直合上眼都可以走到。但是，由于敌人炸弹和炮弹的破坏，这里的一切都变了，两个坑道间的交通沟都没有了，只有大大小小的弹坑密密地排在山坡上。他们一边走，一边仔细地察看着道路，还要提防被敌人发现。

天亮前，他们终于摸到了山凹部的坑道。教导员看见他们俩，激动地握着他们的手，询问着营长那边的情况。

第二天晚上，胡春照和李文友把17只军用水壶装了水，把壶口塞严，两人分开挂在自己的双肩，腰间用皮带勒紧。

等身上一切都扎束完后，他们俩向教导员敬礼告别：“教导员，我们回去啦！”

教导员握紧他们的手说：“外面漆黑，敌人不一定会发觉你们。要沉住气，不要急躁，慢慢地爬，不要大意。我叫机枪手在坑道口掩护，准备好出去吧！”

小胡和小李背着水壶，带上4个手榴弹，踩着同志们的肩膀爬出了烟囱样的坑道口。这时，阵地上一片漆黑。

小李小声地催着小胡：“组长，快走呀。”

“等一等，四面都是敌人的火力点，当心爬错了方向！”

“腾”得一声，一发照明弹升上天空，小胡借着敌人打的照明弹光亮向前观察着。顺着山坡，从右边斜着上去，100米左右就是接近山顶的交通沟，那边是突出的土坎，土坎被打了个缺口，再顺缺口一转弯就是坑道口了。

照明弹刚灭，胡春明掩护着小李往前爬。小李爬得很慢，在他爬过的地

方，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土沟。突然，照明弹亮了，他们只得停了下来。他们非常着急，照这样爬下去，天亮也很难爬到。

这一带山坡上的土全被炮弹打松了。脚一踩就往下滑，爬起来很吃力。

不一会，小李快爬到交通沟边了，突然，敌人的照明弹又亮了，敌人发现了他，用手榴弹向他扔去。“轰”的一声，烟尘盖住了小李。紧接着，机枪、手榴弹又向小胡爬的山坡打过来。小胡连忙滚在一个炮弹坑里，子弹在他身边乱叫，他不顾一切地爬到小李的身边，小李已经牺牲了。

这时，一颗子弹打在小胡面前的石头上，嘶的一声碰回来，擦着他的头皮掠过。他知道这里不能久留，立刻把小李身上背的水壶解下来，全部挂在他自己的肩上，然后，默默地向小李告了别，继续向前爬去。

小胡爬进一个弹坑，这里有四具穿着尼龙避弹衣的敌人尸体，为了更好地隐蔽，他把敌人的尸体高高地堆成一堆。敌人疯狂地向小胡扫射着机枪，打得尸体噗哧噗哧地直响，小胡趴着一动不动。“打吧，看你能打多久。”

整整过了1个小时，对面和两边山上的机枪才停止射击，但山顶还有3挺机枪在吼叫。照明弹由白色变成了昏黄色。小胡耐心地等待着。在照明弹全部熄灭的一刹那，小胡迅速地向山上猛力爬去。

离山顶的敌人只剩下不到10米了，右边就是坑道口。他正想继续前进，天空又升起一颗照明弹，照明弹照亮了在小胡的身体，他一紧张，不觉往下滚了几步。随着他的滚动，塌下的松土、碎石发出了响声。山顶上一个敌人惊叫了起来，接着手榴弹、炸药包一齐打下来。他的左臂被打伤。小胡赶紧把所有的水壶用身体遮起来。他在观察着进坑道的道路。

山顶上趴着一个敌人，像是一个哨兵。坑道左边不远处也有一个敌人，抱着枪在监视着坑道口。

“无论如何我总得想个办法进入坑道，一刻也不能停在这里。”

小胡心里想着。坑道里已经断水好几天了。因为缺水，营长和同志们的嘴唇都裂开了口子。步话机员渴得喉咙肿起了李子似的大疙瘩，还整天在嘶哑着呼喊。7连有个高个子战士曾晕倒在地……。这些天，水成了我们坚持坑道战斗的严重问题。只要有水，我们就能在敌人的重围中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如果抢不到水，那么，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干死在坑道里。因此，此刻只有能把这17壶水送进坑道，哪怕是牺牲了，我也甘心情愿。

小胡往身上摸了摸，还有一个手雷，他拉掉保险，继续往前爬去。终于爬到了坑道口前，被左边的敌人发现了，敌人惊叫着举起了枪，小胡还没等敌人的枪打响，就将手雷向他扔去。接着，纵身滚进了坑道，立刻就被好几双亲切的手接住了。

这时，外边才传来了那颗手雷的爆炸声。这17壶水为战斗的最后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个苹果

在上甘岭战役第二阶段，随着志愿军坚守坑道斗争时间的延长，伤员不断增多，同时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弹、粮、药品等物资越来越缺乏，战斗和生活条件也愈来愈艰苦。有的坑道被打塌，空间变小，人们挤得难以行动，伤员更加痛苦。炮击的震荡，使坑道内有时点不着灯火。硝烟、硫磺、血腥、粪便和汗臭味使空气污浊不堪，温度上升到穿单衣还难以忍受。最困难的时

候，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个馒头。特别是缺水，有时甚至只能饮溺止渴。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守部队始终顽强不屈，紧密团结，自觉地忍受一切艰苦，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抗击着凶恶的敌人。

志愿军某部7连坚持战斗在坑道里，一天，战士刘明生进了坑道，熟练地卸下背着弹药箱，摸出了一个苹果递给连长：

“连长，给，一个苹果。”

刘明生是5连的火线运输兵，年龄顶多不过20岁，身体矮瘦矮瘦的，所以大家喜欢叫他“小同志”。他那黄泥色的破棉袄已被雪花打湿了。由于在焦土和满地弹片的路上爬行后，单裤被撕了几个口子，脚脖子上划了几道血迹，满身泥泞。连长奇怪地问：

“哪里来的苹果呀？”

“我在半路捡的。连长，你的嗓子哑了，吃了润润喉咙吧！”的确。自从24日7连出击开始，除前天营长给我一块萝卜外，7天以来，他们没喝过一口水。运输员不也是一样过着这种艰苦的生活吗？

“你们运输辛苦，你吃了它吧。”

“不，我在路上可以喝凉水。”小刘天真地微笑着，固执地说什么也不肯吃这个苹果。

谁都知道，在这三里路内是找不到一滴水的。

连长怀着感激的心情，望着这个擦得干干净净的苹果：它青里透红，发出诱人的香味。

“给谁吃呢？”连长拿着苹果颠来颠去地想。步话机员李新民正在他的身旁，向上级报告战斗情况。他的沙哑的声音，使连长突然注意到：这个平时爱说爱唱的步话机员，这些天来，在日日夜夜的战斗中，一直就没好好地休息过，他的嗓子已经全哑了，嘴唇干得裂开了好几道血口子，满脸的灰尘，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

“李新民，你们几个分着吃了这个苹果，湿润喉咙，好继续工作。”连长把苹果给了李新民。

李新民看着连长。他知道，连长说了话，就得照着办。李新民回头看着其他三个步话机员，又看着睡在里面的伤员蓝发宝，把苹果从连长手里接了过去，转手给了蓝发宝。

通信员蓝发宝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炮弹打断了右腿，现在躺在那里，很少听到他的呻吟。他的脸黑黄黑黄的，嘴唇干得发紫。他拿起苹果正准备吃，突然向周围望了望，又闭上了嘴，把苹果放下了，原来他才发现一共只有一个苹果。

“连长，你几天没喝水了，你吃吧，吃了好指挥咱们打仗。”不管别人怎么劝说，蓝发宝说什么也不吃，还是把苹果递给了连长。

于是，连长把苹果递给了司号员。司号员立刻又递给了旁边的卫生员，卫生员又把它交给了日日夜夜照顾着的伤员——蓝发宝。最后，一个完整无缺的苹果又落到连长的手中。再传下去是没有用的。最艰苦的时候，更能体现出战士的互相关心和体贴。最后，连长决定由洞内8个同志分吃这个来之不易的苹果。

“同志们，”连长发出沙哑的声音说：“这些天，我们消灭了那么多的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吃掉这个苹果吗？”

其实在这个时候，谁都能吃下它十几个。

“来，一人分吃一口，谁不吃就是对胜利不关心，对巩固阵地，消灭敌人信心不大。”

说着，连长先咬了一小口，就给了李新民；李新民吃罢就给旁边的小胡……他们放到嘴边轻轻地咬一小口，然后一个接一个的传下去。结果，转了一圈还剩下半个。

“是谁没有吃？”连长问。

仍然没人吭声。

连长有点不满意了，刚想说几句责备的话，命令大家认真地把苹果分吃了，可是，忽然坑道里一片宁静，一向乐观的步话机员李新民，面颊上闪动着晶莹的泪珠，其他的每个同志都在用手擦着眼睛。

连长不由得一阵心酸，热泪盈眶。有这样英雄的战士，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凶恶的敌人也能战胜。

打退敌人四十一次进攻

从1952年10月30日开始，上甘岭战役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志愿军坑道内外的部队，在大量炮火支援下，经过强有力的反击和与敌反复争夺，最后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全部恢复阵地。在这一阶段的阵地争夺战中，某部5连新战士胡修道，在坚守597.9高地3号和10号阵地战斗中，在两名战友的配合下，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41次冲击，歼敌280余人。守住了阵地。

胡修道，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一个贫雇农家庭。他的家非常贫穷，祖父因还不清债，被恶霸地主萧敬光逼得悬梁自尽。胡修道8岁那年，他父亲、三哥、四哥先后又被萧敬光活活逼死。

1949年，四川解放了。胡修道过上了幸福的生活。1951年6月，在祖国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号召下，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军后，胡修道积极热情地工作和学习。在练兵开始的时候，胡修道不懂就向别人请教，认真练习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军事技术。他的工作和学习精神鼓舞着班里的同志们，连里讲评时，经常提到胡修道的名字。但他并没有满足，仍然继续努力地工作和学习。一次他又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上说：“人民政府和乡亲们对我家照顾得很好，家里啥子也不缺，只缺你在前线杀敌立功的喜报。”胡修道看完信以后，心里很激动。他暗暗地下决心：“消灭敌人，为祖国立功，为世界和平立功。”

11月5日，敌人又向597.9高地的最高峰展开了猛烈地进攻，胡修道所在的班被分配守卫高地的前沿。这里有3个阵地：前面是9号阵地，右边是10号阵地，左边是3号阵地，相隔都不远。班长李峰带着胡修道和另一名战士滕士生，负责坚守3号阵地。这是胡修道第一次参加战斗。阵地上的工事早已被敌人的炸弹和炮弹摧毁，他们隐蔽在一块被敌人打掉半截的大青石后面，整理好武器，准备迎击敌人。

这一天拂晓，敌人拼凑了8个连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开始向597.9高地猛烈地冲击。这时，胡修道手里紧紧握着爆破筒，专等着打敌人的冲锋部队。滕士生专供弹药，班长李峰在3号阵地和10号阵地之间一面指挥，一面打击爬上来的敌人。三个人各按自己的战斗岗位，准备和敌人展

开一场血战。

天刚放亮，敌人又打起炮来了。胡修道往山头下一看，黑黑的一群敌人正往上爬。他立即向班长报告。班长却不慌不忙地说：“要沉住气，听我命令再打。”当敌人冲到离阵地只有30米的时候，班长狠狠地喊了一声：“打！”胡修道便挥开了双手，连续扔出了两根爆破筒和3个手雷，29个手榴弹。“轰隆隆”几声巨响，炸得敌人血肉横飞。第一次参加战斗取得了胜利，使胡修道心里充满了坚守阵地的信心。

敌人的第二次反扑又开始了，100多个敌人这次分成三路爬了上来。胡修道有了第一次战斗的经验，沉着地等待着敌人逼近阵地，快到20米时，才猛然开了火。手雷、手榴弹在敌群里开了花，阵地前又增加了几十具敌人的尸体。这时，敌人的反扑仍然猛烈地继续着，敌指挥官企图用连续不断地攻击，疲劳志愿军的战斗力，乘机攻占阵地。但是在胡修道和他的战友面前，敌人的企图破灭了，敌人连续7次反扑都被打退了。这时班长接到连部命令，去接受其它任务。班长临走时嘱咐胡修道：“这里的任务交给你了。要沉着、机智，一定要守住阵地！”

胡修道坚决地回答：“班长请放心，有我在保证阵地在。”

班长走后，胡修道感到肩上的担子加重了，班长在时，班长叫怎么打，就怎么打。而现在，一切要依靠两个新战士独立地战斗。于是，他大胆地站到了班长的指挥位置，叫滕士生迅速作好战斗准备。

猛烈的炮火不断地轰击着阵地，两个多连的兵力往上涌。这次反扑又很快被打退了。但敌人又纠集了300多人冲了上来，胡修道和滕士生将手雷、手榴弹猛向敌群中扔去，再次把敌人打得死伤遍地，狼狈溃逃。

战斗变得紧张激烈了。发了疯的敌人四面八方往山上冲，这时，10号阵地上只有一个战士正在猛烈地打击着涌上来的敌人。可是敌人还在往上冲，胡修道一看情况紧急，立刻飞奔过去协助打退了敌人的攻击。他刚跑回3号阵地，观察员又喊了起来：“敌人快冲到10号阵地了！”胡修道又箭似地跑了过去，和那名战士一起，终于击退了敌人。这时，3号阵地情况紧急，当胡修道抱着手榴弹跑回来时，只见滕士生与逼近阵地只有十几米远的敌人战斗着。他狠狠地从侧翼连扔两个手雷和十多个手榴弹，才把敌人打退下去。

中午12点钟左右，战斗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山下，敌人的汽车、坦克不断地增调着兵力。200多门火炮一齐向阵地发射，一群敌机发疯似地向阵地俯冲扫射，并扔下了大量的汽油弹、燃烧弹。敌人将所有的毁灭性武器都用上了，阵地成了一片火海。草木被烧得精光，连巨大的石块也被炸得粉碎。烟火笼罩着整个山头。这时候，滕士生负了伤，只剩胡修道一个人坚守着3号阵地。在敌人严密的炮火中，他迅速地把弹药收拾在一起，等待着敌人上来送死。接着，敌人拼凑了两个多营的兵力，又开始了疯狂地进攻。敌人从四面向597.9高地爬行着，有200多敌人向10号阵地逼进，但坚守在10号阵地的战士被烟火笼罩着，却没有发觉敌人。胡修道看见了，他放开了嗓子大声地对10号阵地喊道：“敌人接近了，赶快打啊！”可是炮弹爆炸的巨响吞没了他的声音，对方一点也没听见。情况十分紧急，胡修道便迅速对10号阵地扔出了手榴弹，又用曳光弹向敌人扫去，使坚守阵地的同志马上明白了情况，一阵手榴弹把快要冲上来的敌人压了下去。

战斗激烈地持续着，敌人的反扑此起彼伏。有三个连的敌人采取了多梯队形向3号阵地涌上来。这时，连里增派了两名战士来支援3号阵地。敌人

黑压压的已经离阵地不远了。胡修道带领两名战士使劲地将爆破筒、手雷、手榴弹投向敌群。顿时，敌人倒下了一大片。有的吓得滚下山去。可是还有一些不顾死活地仍然往上爬着。胡修道勇猛地向敌人射击、投弹，敌人终于退下去了。在这次战斗中，两名战士光荣地牺牲了。胡修道也负了伤。他简单地为自己包扎了一下，收拾着弹药，准备抗击敌人再次冲击。

这时，天已接近黄昏了。连里又调来了三个战士增援3号阵地。敌人不甘心失败，又作了最后的挣扎，连续四次冲锋，但在英雄们顽强的抗击下，终于遭到了彻底的惨败，在阵地前留下了成堆的尸体。

胡修道第一次参加战斗，就和战友们打退了敌人41次冲锋，消灭敌人280多名。

1953年1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为他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同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坚固的海岸防线

1952年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结束后。朝鲜战争继续处于对峙状态，停战谈判也因美方的破坏而长期中断，陷于僵局。战争停下来还是继续扩大，正处于转折关头。

战争的旷日持久，对美国愈来愈不利。一两年的侵朝战争中，美国已损失兵员31万多人，直接用于战争的军费开支达150亿美元，间接用于战争的费用达800亿美元。沉重的军费负担和巨大的伤亡，使美国人民的厌战情绪更为加重，要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呼声日益强烈。特别是美国的陆军主力部队长期陷于朝鲜战场，破坏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格局，更使美国当局忧心忡忡。英、法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急于早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统治集团面临这种不利的局面，不得不谋求尽快结束朝鲜的新途径。

1952年11月，正值美国第34届总统大选，如何解决朝鲜问题，是这次大选活动中的突出内容。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任西欧盟军总司令、指挥过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艾森豪威尔，利用美国人民要求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的迫切愿望，公开许诺他当选后“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朝鲜战争”，并借此击败了民主党竞选人史蒂文森，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

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于1952年12月2日至5日，偕同准备在新内阁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太平洋战区司令阿瑟·布雷福等到朝鲜前线，与侵朝美国高级将领克拉克、范佛里特以及李承晚等人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据他在战后透露，会议中“战地指挥官们同意，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谈判还不成功，我们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李承晚更是竭力主张全力以赴发动一场全面进攻，把战争扩大到鸭绿江以北，攻击中国境内的供应基地，把志愿军和人民军驱逐出朝鲜半岛。

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战后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当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曾组成专门小组，制定了实施——《8—52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通过陆、海、空三军大规模的全面攻势，推进至元山—

—平壤一线。其中包括地面部队合围性攻击，大规模两栖登陆和空中、海上对中国境内的目标实施袭击。这一计划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审议。此后，“联合国军”便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际准备，如频繁进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刺探东西海岸情报等。与此同时，还新建了南朝鲜第12、第15，2个步兵师，6个独立团，28个炮兵营，并将新建的2个师于1952年底投入第一线作战。

对美国可能进行登陆冒险，中央军委早在上甘岭战役即将结束时就有判断。1952年11月23日，彭德怀电告志愿军其他领导人，立即着手进行反登陆的准备工作，以预防来春敌人从侧翼登陆，配合正面进攻。

12月20日，中共中央给志愿军下达了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要求志愿军“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在对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与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攻”。同时指出，要坚决地迅速地改善后方交通网络，预先运储大量粮弹等，保证我正面与侧面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运输畅通，供应不缺。还要加强政治工作等。命令以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和政治委员，以梁兴初为副司令，西海岸指挥部的其他干部也应予以加强。

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总政治部向志愿军发布《积极准备，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的政治动员要点》，要求志愿军全体指战员“除继续加强‘三八线’作战，积极歼灭敌人外，必须用一切力量加紧侧后准备，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登陆进攻而斗争。”并指出，敌人实行登陆进攻，是敌人更为狂妄的一次冒险，是企图以此挽回其失败的命运。“如果打败了敌人的登陆进攻，美国侵略朝鲜最终失败的命运就确定了。”否则，不但朝鲜战局要恶化，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也将受到威胁。因此，对于美国这一狂妄的阴谋，必须予以彻底粉碎，决不许其得逞。

在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作好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准备的指示后，志愿军即于1952年12月下旬，先后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和军以上干部会议，认真研究了如何加强反登陆作战准备的问题。会议决定：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以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1953年的首要任务，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协同人民军加强两翼海防，特别是西海岸的防御。1952年12月23日，志愿军领导人下达了《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的命令，对部队防务调整和工事构筑等任务作了明确规定。从此，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全面展开。

朝鲜党和政府也对进行新的战争准备作了部署。1952年12月24日，金日成首相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华到会向朝鲜同志介绍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战局的分析和今后作战的指示，以及志愿军党委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措施。朝鲜劳动党中央和金日成首相对此表示同意，并决定派金雄、方虎山分任东、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以便协同中朝部队反登陆作战。同时对人民军的部署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还决定，在全国动员大批工人参加构筑海岸工事，尽力满足反登陆作战准备的土木材料需要。

在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志愿军克服天寒地冻，敌机狂轰滥炸等困难。经过近4个月的艰苦努力，圆满完成了反登陆作战准备的任务。到1953年底，已可保证反登陆作战的胜利。此时，志愿军地面作战部队加强

了已达 20 个军又 2 个师，还调整了部署，加强了东、西海岸特别是重点加强了西海岸的兵力。做好了海上防御作战准备，从国内调来海军 1 个布雷队，对西海岸朝鲜湾航道布设了 4 个雷区，2 个海岸炮兵连进入西海岸阵地；还有 1 个鱼雷艇大队和 1 个海上巡逻大队完成临战准备，可以随时进入预定海域遂行作战任务；调整和充实了东西海岸的指挥机构，分别增设了炮兵主任办公室、海军作战办公室和空军前方指挥所。在进行工事构筑的间隙，担任海岸防御的各军，都根据预定的作战方案进行了紧张的战备训练和实兵演习，对排以上干部进行了反登陆（打敌舰、岛屿要塞守备、海岸防御）、反空降、打坦克的战地轮训，在战术上为反登陆作战打下了基础。当时的弹药囤积量已达 12.88 万吨，粮食囤积量达 2.48 万吨，可供全军食用 8 个月。

在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中，大规模的筑城是最为艰巨困难的。按照预定计划，必须在 1953 年 3 月底以前，在东西海岸构成 10 公里纵深的坚固防御地带。而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天寒地冻，冰厚雪深，气温一般在零下 20 摄氏度，冻土层达 1 米左右。但志愿军平均每天有 50 万人参加施工。广大指战员都以忘我的劳动，昼夜突击施工，想尽各种办法完成任务。施工用的炸药缺，就拆卸敌人投掷的未爆炸的炸弹挖取，没有工具，就利用炮弹皮等废铁自行制造。仅据西海岸第一线 3 个军的统计，即挖取炸药 1.06 多万公斤，自制工具 30 余种，9000 余件。

对志愿军的构筑任务，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进行了大力支援。从中国国内向朝鲜调运了筑城所需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大量器材，还抽调了 4 个汽车团、5000 余名铁路员工、3 个医院和 14 个医疗队入朝，以加强筑城的保障工作。朝鲜政府命令矿工停工两个月，自带工具同志愿军一起挖坑道。当地朝鲜人民则帮助志愿军修桥筑路，并支援了部分木料。

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志愿军指战员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努力，到 1953 年 4 月底，圆满地完成了筑城任务。在东西海岸设置了纵深达 10 公里的两道防御地带，动用人力 6000 多万个，挖掘坑道 8090 条，总长 720 多公里，相当于朝鲜永兴到釜山凿了一条石质隧道；挖堑壕、交通壕 3100 多公里；构筑了 605 个永备工事及大量的火器掩体。这样，在东西海岸和正面 1130 公里的弧形防线上，形成了以坑道和钢筋水泥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敌人对我军在东西海岸大规模的筑城、全线兵力部署的调整、新生力量和大批作战物资源源运入朝鲜战场等活动，一直在密切注视，已察觉我在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同时，还判断我军可能先机发动攻势，并专门派遣特务刺探情报和进行空中侦察。

朝中军队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是对敌企图进行登陆冒险的有力一击。这时，敌人在正面攻不动、朝中两翼海岸又森严壁垒的情况下，又被迫设法恢复停战谈判。1953 年 2 月 22 日，侵朝美军司令克拉克致函志愿军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行交换伤病战俘，试图以此为转机恢复停战谈判。随后，中朝两国政府又发表声明，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谈判后立即遣返其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这一方案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英、法等国的赞同。美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同意以朝中方建议为基础恢复战俘问题的谈判。4 月 20 日，双方开始交换伤病战俘。4 月 26 日，中断 6 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重新恢复。

反登陆作战准备，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时期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时间之长，远胜于任何一次战役准备；其重要意义也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反登陆作战准备的胜利完成，使志愿军和人民军东西两翼海防和正面防御更加稳定和完美，不仅兵力雄厚，实力增强，阵地更为巩固，而且后方供应和交通运输亦远胜于入朝作战以来任何一个时期，朝中军队已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样，就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登陆进攻的企图，同朝中方面恢复停战谈判，从而为尔后朝鲜停战谈判的实现铺平了道路，同时亦为志愿军和人民军随后发起的夏季反击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宁死不屈

在南朝鲜釜山西南马山海面上的巨济岛，关押着朝中方被俘人员，其中大部分被俘人员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抄了朝鲜人民军的后路，大批人民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俘的。

美军在巨济岛建立了4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一块场地又划分成8个临时集中营，他们称为联队。每个战俘营区都圈着5层铁丝网，战俘营区四角设有高高的岗楼，上面架着机关枪，夜晚探照灯白光如昼。志愿军被俘人员关在72联队和86联队（后又组成70和71联队），其他联队关着人民军被俘人员。每个联队下设6个战俘大队。每个大队下设6个中队和36个小队。美军宪兵司令部和李承晚军在每个战俘营内外均驻有大批部队和宪兵进行“警卫”。在战俘营里，除有美国远东军事情报局、美国远东民众心理调查局、美第8集团军情报处等单位派驻大批人员外，还有李承晚机关派来的“教官”和由国民党特务自台湾派来的“教官”。美军的指挥与行政军官加上这些美、李、蒋特务，以及从俘虏中“挑出的”“解放了的特务”，对朝、中被俘人员进行疯狂的迫害。

战俘营里，数百顶军用帐篷一排排整齐有序地按大队、中队、小队排列着。战俘进入战俘营帐篷后，逐个登记、照相、按指纹，给每一个人发一记载关押战俘日期、编号的小铁牌。50人关在一个帐篷里，帐篷中央挖一条排水沟，两侧铺上席子，就是睡觉的炕。每天早晨，大队部前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升的不是李承晚的太极旗，就是台湾的青天白日旗。战俘们必须向旗子鞠躬致敬，还要唱反共歌曲。然后吃饭，战俘们只能吃带壳的米饭和一勺菜汤。按美方规定：每个战俘的口粮是“一磅”，50个人一筒罐头，但经过层层克扣，发到战俘营中就少得可怜了。开水每5天供应一次，平时连清水都喝不上，只能到水沟里舀浑水，等澄清后再喝。此外美军还经常用断水断粮来惩罚战俘，饿得战俘们头昏眼花。

冬天到了，战俘们只穿着短袖“战俘服”，晚上睡觉也只有一条军毯，战俘们被冻得浑身发抖。美军仓库里存放着很多旧衣服，却不肯发放，直到大批战俘冻病，才给每人发一件夹衣，10个人发7件旧大衣。

战俘们每天要修公路、挖水沟，稍慢一点就会遭到毒打以至杀害。然后，战俘再排成队到海边无休止地搬石头、砸石头，大的砸小，小的砸成粉末后倒入大海，一名美军中校曾坦白地说：“就是要让这些共产党累个半死，他们一闲下来，就要闹事。”

战俘们还经常遭受到惨无人道、凶恶残暴的刽子手的虐待。

朝鲜人民军大尉赵平被俘后，敌人把他按在一条很长的板凳上，又把他

的双手紧紧捆住。刽子手们用长长的竹杠拷打他，打一下就问一句：“谁是指挥员？老实不老实？”他怒视着敌人，不说一句话。敌人把绳子松开，让他翻身躺下，又重新捆起来。之后他们又把大量的水灌进他的嘴和鼻子里，直至他全身肿胀起来。接着，敌人就用拳头捶他或用脚踢他的肚子。

在他昏迷不醒的时候，敌人把他拉到特别刑问室里，把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用铁丝把他吊起来，双脚稍稍离开地面，在他脖子上挂上了一个盛满水的桶。他的上半身由于桶的坠力，几乎和地面平行地晃动着。电极绑在右手腕和左脚踝上。一个美军军官推上电闸，他立刻感到一阵剧烈的痉挛，双眼好像要蹦出来似的。身子觉得热辣辣的，就像要炸开来一样难受。每当那个家伙合上电闸，他的身子就像有一个大榔头在捶打一样前后晃动。就在他认定已经死去的时候，有人把绳子松开，他趴在地板上，桶里的水一下子泼到他的脸和胸脯上，他又苏醒过来了……

赵平愤怒地瞪着凶恶的敌人，大声痛骂，敌人又把他的胳膊反绑起来，直到他觉得身子和胳膊脱节了为止。敌人又合上闸，他的身子比上一次更厉害地来回摇动……

志愿军某部战士朱林生被俘后，被带进审讯室，一个美军中校把他紧紧地捆在椅子的靠背上。接着，一个国民党特务在他的手指头上缠上了电线，电线和桌子上的开关接在一起。美军中校狞笑着按下开关。顿时，他四肢抽搐。美军中校通过国民党特务的翻译向他叫喊：“你是共产党员吗？你们的军队是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快说！快……否则再叫你尝尝电刑的滋味！”

朱林生坚决地回答：“不知道！”敌人又按下开关，反复盘问。但他的回答始终只有这三个字，敌人对他连续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电刑。

志愿军某部战士吴仲铨被俘后，敌人三天两头对他进行审问。“你是共产党员骨干，你们小队里有多少干部和共产党员？”

他每次都说：“没有！”国民党特务对他施行了好几次电刑。

有一次，国民党特务用绳子将他吊了起来，用皮鞭和木棍在他全身抽打，打得他昏迷不醒，敌人又用冷水将他浇醒，再次逼问，但他死也不开口。

还有一次，敌人用辣椒水灌肚子，从他的肛门里打进去，肚子里打得满满的。特务们穿着皮鞋踢他的肚子、踩他的肚子，辣椒水又从肛门和嘴巴鼻孔喷出来。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但是他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

朝鲜人民军军医金石维被俘时身负重伤，住进了美军的一个野战医院集中营。他和其他的负伤战俘二、三十人挤在一个大房子里，两个人合盖一条毯子。

美军军医对他们不是治疗，而是进行试验。他们对患有同类伤病的患者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有的人每天让服用8粒四环素片，而有的人则让服用25粒、或48粒，同时还要喝大量的冷水。许多患者都药物中毒，病情更加严重。他们呕吐不止，并拒绝服更多的药，但美国人强迫他们吃下去。美国人还对他们进行了其他的药物试验，许多病俘都因中毒死亡。还有的一些伤俘，被实习的美军外科医生残忍地割去了四肢……

志愿军某部战士负伤被俘后被关在一所休养所。所谓“休养”，实际上是用他们作试验，他们被关在四周围有铁丝网的铁棚子里。铁棚子旁边有一座大楼，内有手术室，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批实习医生，有美国人、南朝鲜人，也有日本人。他们将伤俘小伤治成大伤，小病医成大病，手上有一点伤，

就要把整个胳膊锯掉，脚上有一点伤，就把一条腿锯掉。

朝鲜人民军女战士金京淑和其他人民军女战士被俘后，美国人就把她们当做动物对待。敌人以搜身为名，把她们的全身衣服剥光了。然后，强迫她们走到街上，并用刺刀戮她们的身体。美国兵和南朝鲜兵还一起来强奸女俘们，强奸之后往往用刺刀挑死。几乎没有一个女俘能逃脱得了敌人的兽行。一个以“战俘”罪名被捕的女孩子，才十四岁，也遭到了敌人的奸污。

美军不仅残酷迫害朝中战俘，还枪杀了朝中大批战俘。1952年2月18日，一支美国部队将巨济岛第62号战俘营中的5000名战俘包围起来，由美、李、蒋特务对战俘逐个进行所谓“甄别”，即强迫每个战俘“拒绝遣返”，强迫在战俘身上刺反共文字。不甘忍受污辱和虐待的朝中战俘拒绝“甄别”，美军开枪射击战俘，并且还开来了坦克。大批手无寸铁的战俘倒在了血泊中。根据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事后报告，在这次“巨济岛惨案”中战俘死伤373人。

3月13日，美方在巨济岛又枪杀朝中方面被俘人员。

4月10日，美方在巨济岛杀伤朝中方面战俘60余名。

5月15日、5月17日，美军在战俘营连续枪杀战俘。

5月30日，打死战俘4名、伤3名。

6月2日，打死战俘4名。

6月3日，打死战俘1名、伤5名。

...

朝中战俘血染巨济岛。

在不同的两个小岛上，关押的同样是战俘，他们的命运却是如此的不同。在碧潼岛，“联合国军”的战俘们作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被俘后却过着像疗养一样的生活。而在巨济岛，中朝军队的战俘们，不仅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做着劳累的苦役，而且还要忍受着身心的摧残，无辜的枪杀。这难道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在20世纪50年代，自诩为文明人道的美国人，在朝鲜，在巨济岛，竟然干出了人类羞于启齿的兽行。在板门店谈判会场上，他们的代表还无耻地攻击朝中方虐待、残害战俘，标榜自己是尊重人权、遵守国际法的。

巨济岛，一个美丽的小岛，曾一度在“联合国军”的统治下，变成了一座恐怖之岛，死亡之岛。巨济岛，记载着一段惊人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多少血泪和屈辱。

老秃山上战旗妍

“老秃山”是上浦防东山的一个无名高地。这座普通的小山头，由于志愿军一次又一次地在这里和敌人进行了最激烈的争夺战，猛烈的炮火把山头打得光秃秃的，“老秃山”由此而得名。

敌人在这个阵地上构筑有大小200多个地堡，山腰上环绕着7道铁丝网。美第8集团军军长泰勒，曾亲自到这个阵地上视察布防。敌人把这个阵地夸耀为“不可攻克的阵地”、“汉城的大门”、“由铁原到涟川的锁链”。美军并派遣了精锐部队第7师据守在这里。美第7师师长大言不惭地吹嘘说：“老秃山”是“最坚固的阵地”。

为了配合反登陆作战准备，志愿军某部决定攻下“老秃山”。1953年3

月 22 日傍晚，部队就要出发了，某部政委、副团长从指挥所赶来欢送突击队的战士们。

这时，红旗手田顺华肩扛一面鲜艳的红旗，带领两个同志跨过来，向团首长行了个军礼。他严肃地说：“我们三个人是红旗手，和同志们一起在红旗上签了名，宣了誓，我们保证做到‘人倒旗不倒’，我们完全有信心把它插上无名高地！”

战士们唱起了自编的“红旗歌”：

光荣的红旗哗啦啦地飘，
象征着胜利和骄傲。
签满了名字宣下了誓，
决心是‘人倒旗不倒’。
红旗英勇地向前进，
大伙挺起胸膛直起腰。
穿过枪林弹雨向前冲，
我们要把红旗插上最高峰！

随着雄壮昂扬的歌声，突击队的战士们在营长郝忠云的带领下向冲击出发地前进……

突击队在冲击出发地的屯兵坑道里等待着进攻的命令。坑道低矮而窄狭，洞里挤得满满的。洞口是刺骨的寒风，而洞内闷热得像在蒸笼一样。一天一夜的时间，在紧张焦急的心情中度过去了。

第二天晚 7 时 30 分，右面佯攻德隐洞西北山的部队打响了。接着，左面石岷洞北山也响起了枪声。

8 时整，我炮兵向“老秃山”实施了猛烈的炮击，“老秃山”上一片大火，火光烧红了半边天。

五分钟的炮火急袭还没结束，营长郝忠云就大声喊道：“冲击前进！”

突击队员们个个像猛虎一样跳起来，分成五路，向“老秃山”冲去。

炮火打得敌人躲在洞子里不敢露头。天空中布满了敌人发射的照明弹，战士借着光亮飞快前进。

田顺华扛着红旗，超过了突击队。另外两名红旗手紧跟着他，红旗卷着硝烟，像一团跳动着的火焰，在烟雾中闪闪跃进。

冲在最前面的是 3 排，我军强大的炮火已为冲击扫清了前进的道路，摧毁了 5 道铁丝网，爆破班也炸开了第 6 道铁丝网，现在就剩下最后一道了。敌人在遭受一阵炮火急袭以后，这时才明白过来，他们躲在残破的地堡里，集中火力封锁着第 7 道铁丝网，向前进部队疯狂射击。

“赶快爆破，我掩护你！”前面传来副班长滕明远的喊声。他说着便用冲锋枪扫起来。战士李高标跑上去，把爆破筒插进铁丝网，“轰”的一声，但是没有炸开。由于铁丝网太高太宽，只崩开了一个不大的缺口。

情况十分紧急，突击队被阻止在铁丝网前面，不断增加伤亡。那面庄严神圣的红旗也停止了前进。而敌人的火力，却越来越疯狂，第 7 道铁丝网前面成了一片火海。

看着眼前的铁丝网，跳，跳不过。炸，不能炸。突击队前进受阻，爆破班的同志们心急如焚。

就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副班长激动地高呼道：“同志们！铁丝网没炸开，我们不能让突击队老是停在这里。”说着就冲上前去，趴在铁丝网上，向突

击队的同志们一抬手说：“来！从我身上踩过去！接着张福祥、丁兆贵、李高标、吴二华也一起把身子压在铁丝网上了。爆破班的同志们用身体并排搭成了一座“人桥”。

可是，突击队的同志们却停下来了，他们不忍心从战友们背上踩过。爆破班的同志们一齐喊：“为了胜利，快过去吧！”炮弹在四周爆炸，多停一秒钟，都会增加伤亡。突击队的同志们不再犹豫了，一个个轻手轻脚地从他们背上踩着，跳过去。

突击队的同志们踏过“人桥”，爆破班除了张福祥外，其他4位英雄已光荣牺牲了，英雄们的鲜血染红了铁丝网。

红旗穿破烟雾前进，战士们跟着红旗扑向主峰。在接近主峰时，红旗手田顺华中弹倒下来了。谭尊秋一步跨上去，接过红旗继续冲击前进。但他刚跑了十几步，又倒下了，张庭孝举起红旗又往上冲。

敌人在拼命地挣扎，机枪吐着火舌，手榴弹“哧哧”地冒着烟飞出来。

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勇士冲上去，高喊着：

“为爆破班的同志们报仇！”

“同志们，为了红旗，冲啊！”

红旗的后面响起一片怒吼声。扛着红旗的突击手，在枪林弹雨中向山顶冲去，后面的勇士们，突进了地堡。

就在这时，张庭孝胸口中了枪弹，身子摇晃了一下，但他按住伤口，忍着剧疼，挺起胸膛，几步跨上了主峰，把红旗插在山顶上。

张庭孝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靠着一块石头，双手还紧握着旗杆，留下个猛往下插的姿势，嘴角上留着一丝胜利的微笑。那弹痕斑斑的红旗，在硝烟缭绕的“老秃山”顶上飘扬起来。

后续部队陆续冲上来，又分头向两侧的15号和16号阵地冲去，肃清残余的敌人。

向15号阵地冲击的部队，刚冲到接合部，一个坑道里出来了两个班的敌人，顺着交通沟向他们反扑。战士刘铁真跳上交通沟沿，端着冲锋枪向敌人猛冲，一下顶到了敌人面前。沟里一个家伙正要向他开枪，他一勾扳机，没有声音，没子弹了。他连忙扔下枪，纵身猛扑过去，一把抓住了敌人的衣领，和敌人在沟里扭成了一团，几个翻身就把敌人压在底下了。这个家伙正在拼命挣扎，旁边负了重伤的房永富连忙从地下滚起来，端起冲锋枪对准敌人的前胸。这家伙一看情况不对，就举起双手当了俘虏。

后面的十几个敌人吓得撒腿就跑，刚到坑道口上，刘铁真扔了一颗手雷，撂倒了4个。其余的敌人争先恐后地进了坑道。

刘铁真趁着爆炸的黑烟冲到了洞口。敌人的机枪向洞外猛扫，刘铁真立即向洞里投进一颗手榴弹，但机枪仍然吵闹着。

这时施连元赶上来了，他看了看眼前的情况，说道：“你后退几步，看我用火箭炮揍它。”几发炮弹射向洞内，敌人的机枪哑吧了。

刘铁真跳起来冲进了坑道，往里投了一个手榴弹，端着冲锋枪边打边往里冲。敌人想从右边洞口逃命。从那边洞口传来一阵冲锋枪声和喊声，等他赶到的时候，看见彭得贵、王仁祖、包子根3个同志正押着5个俘虏。接着，他们又继续向15号阵地前进。

在15号阵地和16号阵地连接地带，是敌人的一个排指挥所，一连5个地堡，连成了地堡群。中间有一条棚盖式的交通壕，约20多米长，全部掩盖

起来了。有3个主要地堡就修在这条交通壕顶上，组成一道火网。

他们第一次冲上去4个人，有3个人负了伤，没有成功。刘铁真和王仁祖从左侧匍匐上去，一个向右边地堡，一个向左边地堡，两个人的手雷同时投进里面，可是敌人机枪仅仅停了片刻又响了，并且还向他们投来两颗手榴弹，他们一翻身从地堡上滚了下来。

他们又组织了第三次冲锋，刘铁真爬到离地堡枪眼10多米处，向枪眼里投了一颗手榴弹，同时迅速地接近了枪眼，把爆破筒投进去，拉下拉火圈，就滚了下来。只听到一声巨响，地堡里冒出了黑烟。可是，不到一分钟，子弹又嗖嗖地从洞口打出来，这次爆破又没成功。

两侧的地堡已经消灭了，只有中间这3个地堡，仍然封锁着他们。情况十分紧急，副教导员传来了命令，要他们赶快消灭这个火力点，向15号阵地冲。他们的弹药也快打完了，只有搜索敌人尸体上的弹药和伤员的武器。

眼看部队的发展受阻，而他们三次上去都没成功，手雷、手榴弹、爆破筒，都使用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洞口冲进去。可是，洞封锁得十分严密，手榴弹不断地从洞口投出来，机枪哒哒哒地一直响。刘铁真对班长说：“我拿着爆破筒从洞口爬进去，把这连成一路的地堡全部消灭。我进去以后，如果听见我喊，你就叫覃遵孝同志也进去；如果没有声音，你们就另想办法，再不要从这里进来。”说着，他便重新接近地堡，向洞口投了两颗手榴弹，背起冲锋枪，拿着爆破筒就爬了进去。覃遵孝端着枪靠在洞口右侧向里猛打。刘铁真冒着敌人的枪弹，爬到了转弯的地方，覃遵孝跟在后面用电筒往里照。不远处有几个敌人正架着一挺机枪向外扫射。刘铁真拉开导火圈把爆破筒狠狠地向里扔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炸起来的泥土，把他右面的半边身子埋住了，他一阵眩晕，昏了过去。

敌人的机枪哑巴了，他们爬进去用电筒一照，里面的敌人全被炸死了，机枪也给炸弯了。他们又用电筒往上照，才看清这打了三次的顽固地堡原来是双层的，中间用铁板、铁轨隔起来，他们扔的爆破筒和手榴弹都在上面一层炸了，炸不到下面。

后续部队勇猛地冲向15号阵地和16号阵地冲去，不一会儿，两个高地上爆发了一阵欢呼声：

“16号攻下了！”

“15号攻下了！”

我们胜利了！”

攻克科湖里南山

朝鲜停战谈判恢复后，为了促进朝鲜停战早日实现，朝中方面在谈判中作了建设性的努力，在5月7日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即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境内看管。世界公正舆论称这一方案为“在实现朝鲜停战方面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方案”。但美方对这一方案仍然不表示同意，在一些假设的琐碎细节上纠缠不休，并于5月13日又提出了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的战俘“就地释放”的反建议，企图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美方这一无理主张，遭到了世界公正舆论，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强烈谴责，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对美国表示不满。志愿军领导人估计，6月份以前尚难实现停战，为了紧密配合谈判斗争，乃

于5月11日决定，凡对敌连以下目标已完成进攻准备的，即提前开始作战；对其他攻歼目标仍按原计划于5月30日以前完成进攻准备，6月1日开始发起进攻。

根据志愿军领导人这一决定，东线第20兵团第67、第60军，于5月13日晚，分别对南朝鲜科湖里（金城东南）南山、直木洞（金城西南）东南梭线、883.7高地（杨口北）西北无名高地等“联合国军”7个连以下阵地发起攻击。

科湖里南山，由南朝鲜第8师1个连另1个排防守，构筑有坑道4条，长150米，设有明暗地堡和火力点，并以交通壕相连接，工事较为坚固。为攻克这一坚固阵地，志愿军第67军第201师攻击部队在战斗前选择了与攻击目标相似地形，结合作战方案，对接敌运动、战斗队形、攻击爆破、打敌坑道、打敌反扑等各种作战方法，进行了15天的反复演练。

13日晚9点30分，志愿军127门火炮同时怒吼起来，火红的炮弹，呼啸着撕开了黑沉沉的夜幕，疾风暴雨般地倾泻在敌人阵地上，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

“好啊！让敌人尝尝我们的炮弹吧！”战士们兴奋地一边射击一边呼喊。过去，敌人曾一再吹嘘他们的“炮火威力”，而今天一切都反过来了，敌人科湖里南山的前沿阵地全部淹没在火海里。

负责攻打“500”高地的一排在排长石运金的带领下，从冲击出发地向敌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突然，迎面碰上一个暗火力点，一挺刚从炮火威慑中复活的机枪疯狂地叫了起来，把1排压在山坡上不能前进。

“贾先登，炸掉敌机枪！”排长大喊一声。

战士们趴在弹坑里，所有的冲锋枪一齐向敌人暗堡射击，终于把那挺气势汹汹的机枪压下去了。贾先登抱起炸药包，一闪身冲了上去，照明弹正亮在头上，只见一个黑影在前面忽隐忽现，一纵身就跳上了地堡顶。排长赶紧命令停止射击，以免打伤自己人，哪知敌人的机枪又乘机吼叫起来。贾先登已拉掉导火索，飞身跃起。就在他跃起的瞬间，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他身子一歪，从地堡上滚了下来。看到这一幕，排长一怔，刚想起身去抢救，轰隆一声，眼前腾起一股浓烈的烟柱，地堡四分五裂了。

同志们喊着冲进烟雾里。排长迅速冲到小贾身边，贾先登已经躺在血泊之中，他的双腿被打断了。排长抚摸着他血水浸湿的双腿，说：“爆破得好，完成了任务！快下去吧！”他却倔强地说：“不要紧，我爬也爬到山顶上！”排长不容和他多说，便严肃地命令一个战士把他背下去。

越接近山顶，敌人越是拼命地顽抗。排长石运金负伤了，他右边两个战士也倒了下去。这时，通信员曹传增腿上负伤了，站都站不住，他看到排长的伤很重，坚决要排长下去，要替排长指挥战斗。

排长说：“咱俩谁也别下去，一齐冲到山顶上！”小曹把卡宾枪往肩上一背，高兴地说：“好！我就当你的‘拐棍’。”排长一手扶着小曹，一手提着冲锋枪，向硝烟弥漫、枪声激烈的山顶冲去。

1班已接近了敌人坑道，这是敌人最后一个巢穴了，垂死挣扎的敌人，妄想凭借坑道顽抗，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出来，同时还不断地向天空发射信号弹，看样子是在请求救援。排长想到，必须迅速解决坑道里的敌人，不然，敌人援兵上来，对我将十分不利。

排长石运金观察了一下地形，立即命令3班长带一个组，火速从左侧交

通沟绕过去，支援 1 班；命令 2 班用全部火器封锁住坑道口，掩护 3 班长他们前进。

3 个班像是撒开的一张渔网，渐渐地在坑道前面拉紧了网口，接着，冲进了坑道，消灭了坑道里的敌人，占领了“500”高地。其他两个排也很快占领了科湖里南山的其他高地。这样，志愿军第 201 师某连全部占领了科湖里南山。

占领科湖里南山以后，与它相邻的十字架山联合国军阵地便暴露在志愿军面前。敌人是知道这个形势是严重的，所以，从 5 月 14 日至 17 日，南朝鲜第 8 师以 4 个连的兵力，在 20 余架次飞机和大量炮兵的支援下，猛烈反扑 31 次。志愿军第 201 师以伤亡 157 人的代价，歼敌 1200 余人，巩固了科湖里南山这一要点。

第一次进攻战役，经过 14 天的激烈战斗，志愿军先后对“联合国军”20 个目标（其中连的 5 个，排的 12 个，班的 3 个）攻击 29 次。除攻击 1 个排的阵地未成功外，其余均按预定作战计划攻克了敌军阵地，歼灭了防守之敌。计全部歼灭敌人 3 个连 22 个排 3 个班，大部歼灭 2 个连 1 个排 2 个班，并先后击退 2 个班至 2 个营的反扑 113 次，共毙伤俘敌 4100 余人。

潜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第一次进攻作战结束之后，东线志愿军第 20 兵团的第 60、第 67 军发扬积极主动作战的精神，迅即于 5 月 27 日开始第二次进攻作战，并将攻击规模扩大到夺取南朝鲜军营的阵地，随后又在金城以东北江两侧连续夺取南朝鲜军团的阵地。志愿军第一线其他各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线各军团也按照预定计划积极向当面之敌进行反击。

5 月 27 日，第 67 军攻占了栗洞南山及相毗邻的 690.1 高地东北、西北两山腿，歼敌 1 个连另 6 个排，并击退敌 1 个排至 5 个连反扑 41 次，共毙伤俘敌 1750 余人。第 60 军攻占了 949.2 北无名高地（方形山）及 949.2 西北、883.7 西北两山腿，歼敌 1 个连、9 个排、4 个班，另 1 个观察所和 1 个排大部，并击退敌 1 个排至 2 个营的反扑 38 次，共毙伤俘敌 1640 余人。5 月 28 日，西线第 19 兵团亦开始反击作战。第 46 军攻歼了马踏里西山—梅岷里东南山土尔其旅 1 个连另 2 个排，击退敌反扑 23 次；另攻歼坪村南山英军 1 个连大部。两次战斗共毙伤俘敌 1320 余名。

志愿军的反击作战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5 月 25 日，美方基本上同意了我方 5 月 7 日提出的“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继续留在原拘留地交由中立国来进行遣返的安排”的方案，停战谈判有了较大进展，可望很快达成全部协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李承晚集团却大肆叫嚣“反对任何妥协”，声言要“进军鸭绿江”，“单独打下去”，并指使其谈判代表退出谈判；在汉城、釜山等地还导演了反对停战的所谓“群众示威”。

根据这种形势，为了进一步促进停战谈判，志愿军首长于 6 月 1 日决定，将原定的以打击美军及其他侵略军为重点的计划改为以打击伪军为主，对英军及其他国家的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也不作大的攻击（只打 1 个连以下的目标）。

各兵团、各军根据志愿军总部的指示，对作战计划作了适当调整，决定继续扩大作战规模，以第 60、第 67 两个军互相配合，集中力量打击金城以

东北汉江两侧的南朝鲜第 8、第 5 两个师。分别攻击敌人各 1 个团的阵地。志愿军司令部先后抽调近 3 个炮兵团配合两个军作战。该两军经过紧张的战斗准备，即开始执行进一步扩大作战规模的计划。

第 60 军准备以 3 个团兵力，向北汉江东侧 883.7 高地、973 高地、902.8 高地等南朝鲜第 5 师第 27 团阵地发起进攻。这一地区的南朝鲜军阵地高于志愿军阵地，可以居高临下、实施严密的炮火封锁。志愿军若以通常手段接近敌人，必然拖长接敌时间，增大部队伤亡，难以保持突击力量，也容易失掉战机。为了缩短攻击距离，减少伤亡，保持发起进攻的突然性，第 60 军在战斗发起前一天晚上，将进攻部队 13 个步兵连、4 个营部、1 个团指挥所共 3000 余人，秘密进入距敌前沿较近的有利地形和森林内隐蔽潜伏。

5 月 9 日夜，60 军潜伏小组穿过了三道敌人的封锁线，到达了敌人阵地前的山坡下。按照上级指示，这个小组，要在这里监视敌人，为部队潜伏做好准备。

一小时后，潜伏部队来到了这里。不知哪个没有走稳，踏掉了一块松石，“哗啦”一声，一块石头和碎石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响动惊动了敌人，敌人的探照灯刷地照过来，机枪哒哒地向下猛打，接着，一发发炮弹在山坡上爆炸。

潜伏部队趴在山坡上，战士们一动不动，两眼紧盯着山上敌人喷着火的机枪。突然，一发炮弹在战士罗继华身旁爆炸了，一块弹片打进了他的大腿，伤口一阵剧痛。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无法坐起来包扎，血浸湿了一条裤腿。他感到由痛变麻，腿不听使唤。又一块弹片飞过来，铛的一声打穿了他的水壶，嵌进他臀部的肉里，他一咬牙，把它拔了出来。

敌人射击了一个小时，大概没听到什么动静便停止了。照明弹熄灭之后，山坡上恢复了一片黑暗。罗继华在挂包里掏出救急包，包扎好了伤口。

朝鲜的天气，夜间和白天有着很大的差别，白天穿件单衣很合适，夜间却冻得浑身发抖。战士们的衣服都打湿了，更觉得浑身发冷。他们伏在草地上，嗓子多痒也不能咳嗽，紧闭着嘴，咬着牙，憋得满脸通红。

太阳出来了，天气渐渐温暖了，湿透了的衣服也渐渐晒干了。突然，敌人又发射了几发冷炮。一发炮弹落到了战士苟子清身边不远处，一块大弹片击中了他的腰部，划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如注，肠子滑出腹外，他强忍剧痛，用手把肠子塞了回去，用毛巾堵住伤口，一声不吱地坚持着，紧咬牙关，疼得他双手扣进了泥土里，一直到光荣牺牲。

战士们自觉遵守铁的纪律，顾全大局，潜伏区一片寂静。就这样，3000 余人的庞大队伍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了 19 个小时而未被敌人发觉。

6 月 10 日晚，第 60 军集中了 259 门火炮向敌阵地实施了 20 分钟的火力集袭，敌人的工事有 70% 被炮火摧毁。接着，在敌阵地前潜伏的部队如离弦之箭，从北、东两个方向，多路、多梯队迅速向敌进行突击，很快突破了敌人前沿阵地。

部队向敌纵深发展时，遇到了敌纵深内的炮火拦阻以及步兵的顽强抵抗。第 181 师第 543 团第 7 连，遭敌炮火压制，连长、排长全部伤亡，卫生员主动代理连长重新组织部队，继续冲击，最后全连仅剩 7 人，终于在友邻的配合下占领了 883.9 高地。

担任主攻 973 高地的第 181 师第 542 团第 8 连，因突破口正面崖高坡陡，几次攀登都未上去，指挥突击的营长负伤，连长牺牲，教导员带领连队从右

侧迂回才得以突破。当进到离主峰 100 米时，被铁丝网拦住去路，两个爆破手去爆破，中途负伤倒下，进攻部队被敌炮火压在铁丝网附近不能前进。在这关键时刻，火箭筒班班长李云峰，毅然伏在铁丝网上，让战友们踏身而过。李云峰的衣服全被撕破，上身被铁刺刺了许多伤痕，不断流血，全身颤抖。他咬紧牙关，用尽所有力量从铁丝网上爬起来，踉跄地向前追赶部队，摔倒了爬起来再走，走不动就爬行。但没爬多远，面前又一道铁丝网拦住去路。从另一个突破口插上来的一支冲击部队又被拦在铁丝网边。瘫倒在地的李云峰鼓足力量，一翻身又扑在铁丝网上，以嘶哑的声音喊道：“快到主峰了，为了胜利，从我身上过吧！”部队过完之后，李云峰又被炮弹炸伤了 6 处，昏了过去，当他被战友们救醒时，部队已冲上主峰。

经过 50 分钟激战，181 师全歼了 883.7 高地、973 高地、902.8 高地守敌，首创进行阵地战以来一次进攻战斗歼敌 1 个团的范例。

踏平“京畿堡垒”

继第 60 军之后，第 67 军于 6 月 12 日以 3 个团的兵力，在 308 门火炮、8 辆坦克的支援下，向南朝鲜第 8 师第 21 团据守的金城以东北汉江西侧座首洞南山（十字架山）发起进攻。

座首洞南山工事坚固，每个支撑点都有坑道 2—3 条，地面有 2—3 道环形堑壕和与坑道相连接的发射点、掩蔽部、地堡等，在山腰山顶之间构成 3—4 层明暗火力点，形成环形防御。南朝鲜军称之为“模范阵地”、“京畿堡垒”、不断组织军官到此参观。

为了保证战斗发起的突然性，第 67 军参战各团，在敌前沿构筑了秘密屯兵洞 700 余个，炮兵和坦克发射阵地 100 余个。在进攻开始前一天夜间，第 599 团第 1 营与第 600 团第 2、第 3 营秘密开进潜伏区和屯兵洞内。

6 月 12 日晚 9 点，志愿军强大的炮兵开始对座首洞南山的敌支撑点实施急袭射击，同时，并对敌纵深主要支撑点、团指挥所、迫击炮阵地及其对志愿军危害最大的炮兵分别进行压制、破坏射击。9 点 5 分在志愿军炮火延伸的同时，志愿军步兵向敌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

某机枪连担任掩护步兵分队冲击。部队刚发起冲击，机枪连的一挺重机枪架就被敌炮炸坏了。

重机枪一停火，敌人的机枪子弹就又稠密地拦住了志愿军某营的冲击道路。带领冲击部队的营参谋长急火火地喊着：“机枪怎么搞的？快，快把敌人火力压下去！”

排长姜怀先心里像插着一把刀。怎么办呢？抽调别的机枪吗？时间来不及了，将机枪放在壕沟或棱坎上射击吗？那样虽能打响，却无法机动地瞄准敌人。这困难要马上解决，时间却来不及了。在这紧急时刻里，拖延一分钟，就会增加部队伤亡，影响整个战斗的胜利。

就在这时候，忽然从后边爬过来一条粗大的黑影，他把火热的枪身抄起来，就放在自己的右肩上。只听他急促地喊道：“打呀！”听声音，排长知道这是本排的战士任西和。

战士贾来福不忍开枪，他劝告任西和：“不行，这样你受不了！”

任西和急了，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咱俩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不都是为了打美国鬼子吗？哪还管受了受不了！你尽管打吧！”他紧抓住滚烫的枪身，

两眼狠狠盯着敌人机枪喷吐的火舌。

排长望了望被敌人封锁着的冲击道路，愤怒地喊了一声：“打！”子弹如暴雨般地喷射出去了。

在射击中，贾来福恳求似地对任西和说：“好同志，你往前靠靠，前面稍微好一点。”

“没关系，你就放心打吧！你看，我是个活枪架！”说着，他的肩膀左右转动，哪儿有火力点，他就让枪口对准哪儿。贾来福的枪法也真准，不大会儿，就把两个火力点的机枪封锁住了。

“打得好！这是哪挺机枪？一定给他请功！”营参谋长兴奋地喊着。部队冲上去了。

排长估计这挺机枪足足打出去 2000 多发子弹了，他走到任西和跟前，摸了摸他的双手和双肩。双手烫焦了，双肩隆起了许多紫黑的血泡，那从机枪下边排出来的弹壳，把他的脊背砸的血肉模糊。

排长一声不响地把任西和的机枪夺过来，然后像任西和那样架在自己的肩上，命令贾来福：“打！”

机枪又开始吼叫起来了。但刚刚打出去几十发子弹，任西和又把机枪夺过去，他固执地向排长恳求着：“排长，你的任务是指挥全排，还是让我来吧！”他稳稳地扛起枪身，坚定地说：“打呀！我们就要胜利啦！”

46 号阵地占领了，全排在第二道铁丝网附近待命。大家挖着掩体，战士阎天保从破铁丝网上折了一大捆铁丝，精心地把坏了的机枪架缠好，然后满意地对任西和说：“这回该你休息一下了！”

紧接着，全排奉命掩护向 45 号阵地发起冲击的部队。在这个阵地上，连接坑道的暗火力点非常多，志愿军炮火也很难摧毁它。重机枪刚打了一会儿，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子弹暴雨般地飞了过来。贾来福牺牲了。这时，任西和就趴在旁边，他马上补上了贾来福的位置。他一边打一边喊：

“为贾来福报仇！”

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臂，他毫不在意地转向排长说：“排长，你给我包扎一下！”

排长姜怀先上前一看，他的伤很重，骨头已被打断了，身子一动，左臂就晃荡一下。姜怀先马上给他包扎，并喊阎天保上来。

阎天保上来的时候，任西和正用单臂抱着机枪在射击。

阎天保说：“你的胳膊都这样了，快给我吧！”

“等一等，我打的正过瘾呢！”任西和仍然用一只手握着枪和扳机，咬着牙向敌人射击着。

敌人又集中一切火力想消灭这挺顽强的机枪，任西和的双腿又负伤四处。阎天保再也憋不住劲了。一把夺过任西和的机枪，就向敌人火力点扫射。卫生员张凤祥跑过来，赶紧给任西和包扎伤口。突然，一颗炮弹在空中爆炸了，他一下子伏在任西和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任西和，但是，任西和仍然增添了好几处伤口。任西和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了。战斗结束后，任西和被追记一等功，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担任向敌主峰突击任务的第 600 团 5 连。刚到达冲击位置，恰好冲锋时间也到了。志愿军炮火已经集中轰击突破口，但连指挥所还没有发出冲锋信号。怎么回事？难道那里发生了意外的情况？眼看着我炮火已经由突破口向纵深延伸射击了，而敌人的炮弹也一步步从背后逼近了，再不发起冲锋，就

要失去战机，就要使部队增加无谓的伤亡。

突击排长任志明立即断定，一定是连指挥员遭受了意外的伤亡，否则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当机立断，代替连指挥员担任全连的指挥。于是，他命令通信员谭昌模火速发出冲击信号。

随着冲击信号，全连战士紧跟突击排之后，一片冲杀声冲向主峰。

在主峰上，战士们冲向一个个火力点或坑道口，先投进去两颗手榴弹，然后再用冲锋枪向里猛扫。敌人除了后面的炮阵地连续不断地打着照明弹之外，前面阵地上的敌人几乎失去了还击的力量。有一个坑道口里的重机枪刚向冲上来的志愿军开火，5连的火箭筒马上还给它两发炮弹，把这挺重机枪摧毁了。志愿军炮兵那准确而猛烈的炮火活活把敌人炸懵了，加上战士们勇敢迅速的冲击行动，敌人只顾往防炮洞里钻。5连冲上来时，发现敌人的堑壕上许多重机枪架得好好的，长长的弹链联在机枪上，只要用手指一勾就可以向志愿军开火，但敌人躲在地堡和防炮洞内不敢出来，战士们将一枚枚手榴弹投入敌人防炮洞内，随着一声声爆炸，将敌人送上了西天。

战斗进展得很快，5分钟就全部占领了主峰表面阵地。接着，英勇的战士们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坑道战。排长任志明站在一条被炮火快打平的交通沟里，指挥着战斗，战士们接连不断地向排长报告歼敌数字，战士龚友家在报告战况时，还将他捉到的5个俘虏带到排长面前。

在激烈地进行坑道战的时候，红旗手陈仁华一手扛红旗，一手用炸药包炸毁了拦住去路的敌人地堡，排除了前进的障碍，迅速把红旗插上主峰。随后，他又用反坦克手雷和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反扑，护卫着红旗在主峰上飘扬，迎来了后续部队。南朝鲜军曾拼命地吹嘘“十字架山”是攻不破的“京畿堡垒”，现在已经被志愿军战士们踏在了脚下。

“ 向我开炮 ”

天已放亮，281.2北高地东山腿上仍响着激烈的枪炮声。昨天晚上，第23军某团一支小部队乘黑夜深入敌阵地袭击，一举攻占了山头消灭守敌之后，却意外地和反扑的敌人纠缠住了，没能及时撤出来。敌人用大量的炮火和步兵不间断地反复冲击，足足打了一个整夜，直到早上，太阳已经出来了，那支小部队还在重重包围的敌群中坚持着战斗，可是人越打越少了。

团指挥所的同志都心急如焚。天明了撤不出阵地，那就是说还要在敌群当中打上一个白天，团里的增援部队必须到黄昏以后才能到达。企图在白天再派部队通过敌人严密封锁的层层火力网，插到敌人阵地里前去增援他们，都只能是一种盲目的冒险。这个时候，团指挥所只有组织所有的炮火，掩护他们守住阵地，等待着黄昏的到来。

“天津2号！天津2号！”通信排长孙绍均的报话机耳机里又响起了于树昌的呼叫。于树昌是通信排的步话机员，昨晚跟随部队打上敌阵地之后，一直与指挥所保持联系：报告战斗情况，要求炮火支援，请示指挥，以至汇报英雄事迹。于树昌的声音牵系着全团官兵的心，团长孙斌就坐在报话机旁，倾听着他那一次次的呼叫。

趁着天明，敌人攻击得愈加猛烈，战斗情况越来越紧急。不多时，报话机里传来了小于急促的声音。他报告说：阵地上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也就是他自己。

团长陡地站了起来，从孙绍均手里拿过话筒，对小于说：“敌人已经被你们痛打了一个晚上，你们以小的代价换取了敌人重大的伤亡，目前是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将来的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团长的话还没说完，小于就叫道：“报告首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有我在就有阵地！”

接着，团长又详细地指示给他联络炮火消灭反扑敌人的方案。

这以后，在 281.2 北山高地东山腿上的战斗，就是步话机员于树昌加上团属炮火，面对成排成连进攻敌人的战斗。就这样，于树昌在阵地上，通过团指挥所，指挥着炮兵紧守着阵地。

“天津 2 号！8251 呼叫！2 个排敌人，从 2 号、4 号目标，分四路向我运动上来，请开炮！”

炮火回答了他。一阵炮击之后，只听他又叫道：“好！打得好！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去了！”

一会又叫：“快，再向右侧凹部开炮。”

“敌人向回逃跑了，快沿 2 号、4 号目标跟踪射击，跟踪射击！”

“好啦！停放！炮兵同志，谢谢你们！”

于树昌就是这样调动着炮火，消灭敌人，打垮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天津 2 号，快向山腰开炮！”话音刚落，步话机里已经传来了爆炸声。

排长急喊：“8251！8251！”没有回答。又拼命地把话筒吹了两下：“8251！8251！天津 2 号呼叫，快回答！”仍没回应。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三分、整五分钟过去了，还是一点声音也没有。指挥所沉寂了片刻，观察所报告：山腰上出现敌人，并有连续的手榴弹爆炸声。

“天津 2 号！天津 2 号！”耳机里忽然又响了。

“啊？8251？你……？”排长惊喜得大声喊叫起来。

于树昌报告说：刚才有一股敌人偷偷扑上来，一下窜到地堡边，他没来得及调动炮兵，就跳出来给了敌人几颗手榴弹，把上来的家伙全给打发回去了。

还没等排长说话，他又叫了声：“又来啦！”声音第二次断了。几分钟后，他又气喘喘地报告：说是又打退了一批扑近地堡的敌人。但他那里只剩下最后一颗手榴弹了。

很明显，敌人的反扑越来越猛烈，他的处境也越来越险恶了。

团长一直守在步话机旁边，倾听着于树昌的每一句话，并指示他怎样战斗。

到中午 12 点，敌人向东山腿发起第五次猛攻。于树昌报告，敌人从三面涌向山腿，他叫道：

“注意，注意，炮快打 2 号、4 号目标！”

“注意，右侧凹部也有敌人，请炮火急袭！”

“敌人离我只有 70 公尺，要猛打！”

在炮火连续轰鸣声里，于树昌的声音更紧促了：

“快打我地堡周围 50 公尺，快！快！”

“多少公尺？”团长急问。

“50 公尺。快打！”

团长大声问：“你地堡积土有多厚？”

“一号，别问啦！快打炮，要猛烈！”

团长急朝炮群指挥一挥手，炮群指挥马上对电话话筒喊道：“急射！”

“1号，”于树昌又叫道，“炮弹打远了，敌人太多，再打近些，打近些！”

团长问：“打40公尺行吗？”

“还远！”

“再近些，快！”

“20公尺吗？”

“行！”耳机里响亮地回答。

“1号，1号，”于树昌又喊了起来，“快打呀！敌人包围了我的地堡，快射击！猛打！猛打！打我的地堡！”

“什么？什么？”团长急站起来。

“炮兵同志，开炮呀！别顾我，向我开炮吧！”

“猛打呀！炮兵同志，敌人上了我的地堡顶，”于树昌接着喊：“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对准我的地堡，开炮！向我开炮！”

“于树昌，于树昌！”团长喊着他的名字。

“首长，同志，亲爱的同志们！再见啦！……万岁！……”紧接着耳机里发出一声破裂的爆炸声，接着，一切声音都沉寂了。

团长抓住耳机喊：“于树昌，于——树——昌——！……”没有一点回应。

这时候，前沿观察所报告说：“阵地上地堡口位置冒起一股浓烟，判断这是手榴弹爆炸；山腿上已爬满了敌人……。”

团长狠狠地抓起电话筒，大声喊道：

“全部炮火，急袭山腿！”

随着话音，外边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万炮齐放，刚爬到山腿的敌人，顷刻被葬入火海之中。原来各炮兵部队的步话机员，耳机一直贴在耳边，倾听着英雄的声音。早就等着复仇的命令了。

复仇的炮火持续到黄昏，等步兵部队发起第二次反击才停止下来。一批批爬上山腿的敌人被打退了。敌人始终没有在自己失去的阵地上站住脚。当反击部队上去的时候，那里满山坡堆着敌人的尸体，密得插不上脚。于树昌最后据守的那座地堡，一半已经塌掉了，洞口横着5、6具敌尸，在靠近地堡门里，找到了烈士的遗体，他手里还握着半截未炸完的手榴弹木柄，身旁放着那部砸扁了的沾满血迹的步话机。

奇袭“白虎团”

正当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准备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竟公然破坏协议，从6月17日深夜起，以“就地释放”为名，扣留朝中方被俘人员2.7万余人，并且继续狂妄地叫嚣要“单独干”和“北进”，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

李承晚集团的这一行径，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愤慨，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各国舆论指出，李承晚集团扣留战俘是“背信弃义的行动”，“危害了全世界不耐烦地期待着的和平”。谴责李承晚集团是“出卖和平的叛徒”。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也都谴责李承晚集团的这

一行径，并抗议他“破坏联合国军司令部权限。”

在李承晚集团“释放”战俘的第二天，6月19日，毛泽东主席即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的一份电报中指出，“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6月20日，我方谈判代表即以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名义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严厉指责美方纵容南朝鲜当局的这一行动，要求美方“必须负起这次事件的严重责任”，立即追回被“释放”的全部战俘，“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并就“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保证停战协定的实施作出答复。

为了加深敌人内部矛盾，给敌以更大压力，彭德怀司令员于6月20日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以便“再给李伪军以严重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毛泽东主席同意这一建议，并非常肯定地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才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于是，志愿军首长决定，立即组织夏季反击战役的第三次进攻，组成西集团、中集团和东集团从三个方向狠狠打击南朝鲜军。

7月13日夜，天空中浓云密布，大雨欲来。志愿军出敌意料，突然发起进攻。1000余门火炮一齐向南朝鲜军阵地进行猛烈袭击，在20分钟内发射炮弹1900余发。猛烈的炮火，摧毁了敌军的大部分工事。我军各突击部队乘势发起攻击，一小时内即全部突破敌前沿阵地。

由68军第203师、第204师和54军第130师组成的西集团，在突破前沿后。其右翼第203师迅速歼灭了522.1高地敌1个营。继之，师主力向芳通里方向发展进攻。该师渗透迂回支队沿522.1高地以东公路急速向敌纵深插进，其先头侦察班12人，由副排长杨育才带领，直奔二青洞南朝鲜首都师第一团（南朝鲜称为“白虎团”）团部。

杨育才和侦察班的战士们化装成南朝鲜军，沿着事先计划好的穿插路线奔去。侦察员们踏进敌人的第一道防线—380高地。阵地上的铁丝网被我军炮火炸得像乱麻一样翻卷着，战士们有的被铁丝网撕破了衣服，扎伤了腿脚，但还是排除障碍，接连跳过了几道铁丝网。

突然，在前面开路的赵顺合急促地喊道：“副排长，我踏着地雷啦！”

凭着经验，杨育才对赵顺合说：“把脚踩住，不要松开！”他跑过去，小心地将赵顺合脚旁的泥土扒开，地雷露了出来，是一颗反坦克地雷。杨育才命令大家都扒下来，然后对赵顺合说：“把身子卧倒，再迅速抽出那只脚。绝不能大意！”赵顺合迅速抽出了脚，安全地离开了反坦克地雷。

侦察员们踏上了公路，迈着急速的步子，顺着公路朝前跑去。他们已经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敌人戒备森严，公路的不远处就有敌人的岗哨。

如果逮住个“舌头”问出口令，就能顺利插到敌团部。杨育才边跑边想，他看了看侦察兵们，小伙子们尽管被汗水和雨水浸透了衣服，但个个精神抖擞。他将12名侦察员看了一遍，却发现队伍里多了一个人。这个人跟在队伍后面，跑得也不慢。

他悄悄地告诉联络员韩淡年，韩淡年立即放慢了步子和那个人并排跑着，原来是南朝鲜军的一个士兵，乘敌人不注意，韩淡年猛地抓住他的自动步枪往怀里一拉。

“你抓我的枪干什么？”南朝鲜兵急得嚷了起来。

“谁叫你往后跑的？”韩淡年用朝鲜话回答了他。

“你们能往后跑，就不叫我往后跑？”

韩淡年扭着他的胳膊将他带到副排长身边。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抓住一个“舌头”，杨育才高兴极了，对韩淡年说：“问他口令！”那家伙一听是中国话，顿时就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原来，这个胆小鬼，为了躲避我军的炮火，藏在草丛里；当侦察员们在公路上跑过时他以为是自己的队伍撤退了，就跟了上来，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过来，他紧跟的队伍是一支志愿军队伍。

韩淡年用朝鲜话说道：“快说！你们今晚的口令是什么？”

“口令是……古鲁木欧巴……”那家伙浑身颤抖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杨育才又从南朝鲜兵那里了解了一些敌团部的情况，然后吩咐两名侦察员将他送到后面的穿插部队。命令全班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准停止，要迅速插到敌人团部。到了“勇进桥”，桥头上的哨兵正在游动。机警的联络员金大柱紧赶了几步，冲着敌人哨兵大声问道：

“干什么的？”“口令！”

“古鲁木欧巴！”两个哨兵愣了一下，便端着枪走了过来。

这时，韩淡年从队伍中闪了出来，大摇大摆地走到哨兵面前，厉声喝骂：

“干什么？还不赶快到前面去警戒，没见我们有紧急任务吗？瞎眼的东西！”两个哨兵听到他这一骂，慌忙闪在一旁，杨育才就势一挥，队伍从公路当中走了过去。

顺着大路，很快就到了敌团部的沟口。杨育才看了看地图，兴奋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不远了，离团部顶多还有2、3里路啦！”

忽然，随着一阵马达声闪出一串汽车灯光，一辆辆载满敌军的大卡车直冲这边开过来。杨育才发出命令，侦察员们立刻在公路上消失，从路旁的草丛中观察着公路。

汽车一辆一辆向北驶去。当他们放过30多辆汽车之后，突然，从北面传来了一阵猛烈的爆炸声。一定是穿插部队与敌人接火了，敌人的汽车都停了下来，敌人准备下车步行去增援。

杨育才想，不能让敌人去增援，这样会给我穿插部队带来严重损失。他立即向侦察员布置。“两人打一辆汽车，趁敌人混乱冲过公路，到公路那边白杨树下集合。”

侦察员们立刻散开，一阵自动步枪和手榴弹的响声，盖没了汽车轰隆隆的马达声。

车上的敌人被突然的打击懵了，乱作一团，有的还嚷叫着：“不要误会呀！是自己人。”趁着敌人混乱，侦察员冲过了公路，直向敌团部冲去。

敌人的团部设在山沟里的两排整齐而讲究的木板房，周围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在狭窄的山沟里，停放着30多辆小吉普车和大卡车；三五成群的敌人，正从团部往车上搬运东西。

杨育才根据敌情判断，敌人企图逃跑。他把侦察员分成三个组，冲向敌作战室、电台和警卫排。先是李培禄带的那组人与敌警卫排接火了。紧接着杨育才带着第三小组扑向作战室。借着灯光，敌人正忙作一团。杨育才一挥，喊了声“打！”自动步枪和手榴弹向作战室的门和窗口打去，敌人哇哇乱叫，有两个敌人披散着头发，从窗口往外跳，被包月禄一梭子扫倒，跌落在窗外。李志坚紧跟着堵住门口，手榴弹、自动步枪又是一顿猛打，里面很快就沉寂下来。他们俩从窗口和门同时闯进去，拧亮手电筒一看，几个敌人

横乱地躺在地上。杨育才把外面的敌人收拾完了，走进了作战室。

这时，包月禄正从墙角上，取下白虎团的“虎头团旗”，一面围在腰上一面说：“这是一个证据。”杨育才走上去用手电照着：旗子是用杏黄缎子作面，黑缎子镶边，旗子中间，绣着一只凶恶的虎头，上面还写着“伏胜”两个字。杨育才冷笑着说：“‘白虎团’就这样‘伏胜’了。”

黎明前，奇袭“白虎团”的战斗结束了。共毙死俘敌 230 人，击毙敌机甲团长、美榴弹炮营营长，缴获吉普车 27 辆，卡车 11 辆，火箭炮 1 门，各种枪支 15 支，电台 5 部。那面“白虎团”的旗子，至今还存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奇袭“白虎团”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杨育才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活捉敌首都师副师长

第 203 师渗透迂回支队跟随侦察班前进，途中大部歼灭了向北增援之敌 1 个连，全歼敌机甲团第 2 营的汽车队，紧接着又捣毁了敌多管火箭炮阵地，击毁了搭载步兵北援的 2 辆坦克，围歼了支援南朝鲜首都师作战的美军第 555 榴炮营，于 14 日占领梨实洞、北亭岭以北诸高地。该支队在 3 小时半的时间内，穿插前进 9 公里，进行大小战斗 11 次，打乱了南朝鲜首都师第 1 团的防御体系，对西集团进攻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西集团主力部队在向纵深进攻的进程中采取两个师并肩攻击，在 4 公里正面上，分成 13 路多箭头穿插前进，使敌防不胜防，进展迅速。第 203 师主力首先歼灭第一线主阵地 522.1 高地之 1 个营，充分利用渗透迂回支队的作战成果，迅速向敌纵深进攻。

第 204 师歼灭 500 高地之敌后，进抵敌第一线主阵地 522.8 高地，遂集中 3 个营兵力从三面向 1 个营守敌猛攻，战斗十分激烈。第 610 团第 8 连 1 个排仅 13 人，以单兵爆炸方法，连续打掉敌 10 余个火力点，夺取 3 个山头，歼敌 125 人。第 611 团第 5 连第 1 排排长率领 13 人，以分段爆炸、逐段歼灭的手段，摧毁敌掩盖堑壕 300 米，炸毁地堡 27 个，歼敌 68 人。第 204 师全部占领 522.8 高地表面阵地后，残敌转入坑道内顽抗。师以一部兵力肃清残敌，主力继续向南挺进，攻占月峰山。该师的穿插分队直插下榛岫。

拂晓前，穿插分队在排长的带领下，冒着倾盆大雨，沿着公路猛追。一路上，他们看到敌人狼狈地溃逃，丢下了不少汽车和大炮，扔下了装满子弹的武器和冒着热气的饭锅；汽车碾过尸体，坦克又撞翻了汽车……

侦察员们顺着月烽山西边的公路追下去。天亮后赶到下榛岫附近的三岔路口，沿着公路又继续追了一公里。

突然，发现前面的草丛乱晃动，侦察员们隐蔽起来，悄悄地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原来是三个南朝鲜兵：一个大胖子，穿着一件满是泥土的衬衣，挺着大肚子，一会儿搔脑顶，一会儿抓头皮，呆会儿又把手遮在额头上，东张西望；另一个是细高个子，站在胖子旁边，四处张望；离他们不远还有一个好像是卫兵模样的家伙。在他们前边是一条约 20 米宽的河，河水向北流去。

看样子这几个敌人想要过河，但又不知道怎么过去，正在想办法。排长

悄悄地对大家说：“那个胖子可能是当官的，不许打死，要活捉他。”接着，排长命令副排长姚玉珍和卢生福各带一个组，从两侧逼近敌人。自己用机枪掩护他们。

卢生福带着一个组悄悄地绕到敌人后面，大声喊道：“不许动！”三个家伙一听，拔腿就跑，排长端起机枪朝天放了一梭子子弹，胖子和细高个子吓得连忙趴在地上，那个卫兵跳到河里想逃命，姚玉珍和李从继端起冲锋枪对着河中的敌人就开了枪，子弹打得水花四处飞溅，水中冒出一团红圈，那家伙再也没有探上头来。

这时，卢生福已经冲到胖子和细高个前面，细高个连忙跪在地上交了枪，胖子趴在旁边，双手举得高高的，脑袋直往泥里钻。卢生福抓住他的脖领，把他拉了出来。

胖子一抬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你瞧他浑身都是泥浆，满脑袋泥水顺着脖子往下流。

排长用生硬的朝鲜话给他讲了一下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胖子苦笑了一下，然后忙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和手表递给排长，乞求排长放过他。排长严肃地拒绝了他，并又给他解释了半天宽大政策，最后拍了他两下肩膀，胖子才算放下了心。他点点头，随后又用手拍拍肚子“怕必！怕必！”地乱叫，伸出两个手指表示两天没吃饭了。侦察员们给了他两块饼干，这家伙一张口就填进去了一块，一面吃，一面伸出大拇指说：“志愿军顶好！”

第二天，押送胖子到师部去的李从继回来了，一进门他就喊道：“你们知道那个胖子是什么官？”

“是个什么官呀？”大家围着他问道。

“猜猜看吧！看谁能猜对！”

“快告诉大家吧！”

他高兴得憋不住劲了，说：“是南朝鲜首都师的副师长，现在敌人广播电台正喊他失踪了呢！哪知咱们已经将他保管起来了！”

“这家伙叫什么名字？”

“叫林益淳。”

“他被送到师部怎么样啦？”有人还嫌知道得不够多。

“别提啦！一到指挥所，就咧着大嘴鼻涕眼泪地哭起来，好像3岁的小孩找不到娘似的。”

“他哭什么？”

“他说他想老婆和孩子，越说越哭得厉害了。”大家一听，又想起昨天他被俘的那个狼狈样，止不住又哈哈大笑起来了。

红旗插上轿岩山

由第67军、第54军第135师、第68军第202师（欠1个团）组成的中集团突破敌防御后。左翼第67军第199师和配属该师之第201师1个团，进攻轿岩山及其以南地区。轿岩山由西、中、东三个毗连的山峰组成，山势陡峻，路窄难行，易守难攻，海拔700余米，瞰制金城川以北、北汉江以西的大片地方。如果轿岩山失守，金城川以北“联合国军”阵地即全部动摇。因此，南朝鲜军对轿岩山防御十分重视，以两个团防守，构筑了大量的坚固工事，并加强了火力配系，日以继夜地以炮火封锁前沿缓冲地区。这些都给进

攻部队造成了困难。

第 199 师两个团开始发起攻击时，进展缓慢，遭到较大的伤亡。但突击队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奋力攻击。第 596 团第 1 连红旗手乔继丑高举着红旗带着突击队向轿岩山中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突然，一个大碉堡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密集的子弹向他们扫来。战士张富荣向排长请求去炸掉敌碉堡，排长答应了他的要求。

机枪手田明仁猛烈地向敌碉堡扫射，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到了他的身边。张富荣趁着这个机会，飞速地向敌碉堡方向爬去，只用一包炸药，就把这个碉堡炸塌了。张富荣头部负伤。

乔继丑举着红旗向中峰跃进，密集的子弹从中峰上扫射下来，他中弹牺牲了，红旗也倒下了。

张富荣抢先跑到乔继丑身边，从烈士手中接过了红旗。转过身勇敢地向中峰山顶猛冲，后边紧紧跟着战友们。

漆黑的夜，轿岩山上到处充满了喊杀声。敌人的炮弹和子弹四处乱打，突击队员们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山路，向山顶冲去，身边不时地响起炮弹的爆炸声和子弹的嗖嗖声。突然，排长中弹倒下了。张富荣跑过去扶起排长，排长已经牺牲了。

张富荣轻轻地放下排长，把眼泪擦掉，大声地喊道：

“为排长报仇！把红旗插在敌人的头顶！”

刚冲出去不远，迎面又出现了两个碉堡，碉堡里机枪的交叉火力严密地封锁了前进的道路。张富荣立即将红旗放在田明仁的跟前，由田明仁掩护着他去炸毁这两个碉堡。

张富荣首先向左侧的碉堡爬去，当他接近碉堡的时候，田明仁突然把火力转向碉堡的右侧。就在这一瞬间，张富荣一个箭步冲上去，把炸药包塞进碉堡的射口。顺势滚到一个弹坑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碉堡的上方升起了一股浓烟。

右边的碉堡仍在不停地射击着，张富荣在田明仁的机枪掩护下，将碉堡炸毁了。

张富荣重新举起红旗，用力地摇摆了一阵，带领着战士们跨过敌人的外围铁丝网，踏着满是弹坑的泥土，直冲向中峰的山顶。

敌人恐慌起来了，用所有的轻重机枪、火炮、火箭筒一齐向他们打来，山顶左侧的一个地堡，更是拼命地阻拦着他们的前进。张富荣身上仅剩下了 4 颗手榴弹了，他将这 4 颗手榴弹绑到了一起，再次在田明仁的机枪掩护下，将敌人的最后一座地堡炸毁了。张富荣飞快地越过残破的地堡和塌陷的盖沟，把红旗插上了轿岩山中峰的山顶。与此同时，轿岩山东峰也被我占领。

战役结束后，张富荣荣立一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第 596 团占领了中、东峰后，师以二梯队 1 个团另 1 个营投入战斗，打退敌 3 次反扑，尾追向南山里逃跑之敌。进攻轿岩山主峰（西峰）的 1 个团，遭敌顽强抗击，伤亡较大，师以二梯队两个营投入战斗，协同攻击主峰部队再次发起猛烈攻击。

从南山脚上出击的某团第 1 连向山上冲去。

部队进展相当快，当进至主峰约 200 米时，高地上敌人的机枪响了。子弹从山上扫射下来，战士们压在土坎下，前进受阻。

战士王五保冲上去，刚炸掉最近的一个小地堡就牺牲了。山包中央有一

个很大的地堡，火力很猛，部队不能前进。上去爆破的战士巩得秀负了重伤。

战士李家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向排长请求：“排长，我去炸掉它！”

排长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命令机枪掩护。李家发在机枪的掩护下，带着绑着炸药的手榴弹，冲了上去。他利用地形，巧妙地避开敌人的火力，向地堡迂回接近。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他跌倒在地，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但他强忍着疼痛，拖着受伤的左腿向近处的小地堡接近。

一颗炮弹在李家发的附近爆炸，他的右腿也负伤了。李家发拖着两条受伤的腿，顽强地向地堡靠近。他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血迹。接近了地堡，他欠起身子，使劲举起一颗绑着炸药的手榴弹，投进了地堡，敌人的小地堡随着“轰”的一声响，被炸毁了。

正中的那个大地堡一直在喷着火舌，阻拦着部队的前进。

李家发拖着受伤的身体，向大地堡挪动。当靠近地堡时，猛地挺起身子，将手中绑着炸药的手榴弹扔向大地堡的射孔，“轰”的一声，大地堡的机枪不响了。

“冲啊！”战士们从地上一跃而起，向前猛冲。

突然，大地堡里一挺重机枪复活了，又喷着火舌向冲击部队疯狂地扫射着，部队又被压住不能向前。

李家发的手榴弹已经用完了，他回过头来看看，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但都被大地堡里的机枪拦住了。

李家发向同志们大声喊道：“为了胜利，同志们，冲啊！”话音未落，李家发已经扑向地堡的射击口上，用胸膛死死地抵住了敌人的枪口，拦住了敌人疯狂射出来的子弹。

战士们悲愤地高呼：“为李家发报仇！”喊声响彻整个山峰，他们一鼓作气冲上了主峰，把红旗插上了峰顶。

朝鲜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位“黄继光式”的钢铁战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李家发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鹰击长空

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以后，美国为了配合谈判，对志愿军和人民军施加压力，在其地面部队发动1951年夏秋季攻势的同时，又以其大量空军发动了空中攻势，即所谓“绞杀战”。他们计划以90天左右的时间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尽可能做到使其铁路运输陷于完全停顿的地步”，同时攻击中朝军队的运输卡车。

1951年8月18日，美军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其空军也奉命以“首要任务”开始了大规模的“绞杀战”。此时，正值朝鲜雨季，并且发生了40年来罕见的特大洪水，并持续到月底，造成严重灾害，主要江河上的铁路桥梁毁坏94座，中断运输最久的竟达一个半月之久；公路桥梁也被冲毁50%，美国空军乘此时机，每天以数十架到上百架的大机群，对朝鲜北方尚存的铁路桥梁和铁路路基逐段实行毁灭性的轰炸。

志愿军空军在以刘震为司令员的空军司令部指挥下，以安东为基地，奉命于9月中旬起采取以师为单位轮番作战的方针出动作战。这是志愿军空军

的首次大规模出动作战，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空军首次大规模出动作战。

我国组建人民空军的历史很短，组织空军战斗部队的时间更短，飞行员们经我国和苏联教官短期培训，到参战时一般只有几十小时的飞行经验，最多的才 100 多小时，这同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经验的美国飞行员是无法相比的。但是，英雄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具有崇高的理想和爱国热情，有坚定的杀敌决心、顽强的战斗作风与刻苦学习的精神，因而在粉碎“绞杀战”和配合中朝步兵作战中立下了战功。

从 9 月 20 日至 10 月 19 日，一个多月内，志愿军空军第 4 师出动飞机 508 架次，进行大小空战 10 余次，其中敌我双方共出动 200 多架飞机的大空战 7 次，击落敌机 17 架，击伤敌机 7 架。第 3 师自 10 月 21 日至 1952 年 1 月 14 日，86 天中总出动 2391 架次，进行大小空战 23 次，取得击落敌机 54 架、击伤 9 架的显赫战绩。其中大队长赵宝桐击落敌机 6 架、击伤 2 架、战果最佳，荣立特等功两次，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此外，大队长刘玉堤击落敌机 5 架、击伤两架，大队长王海击落敌机 3 架、击伤 2 架，飞行员范万章击落敌机 4 架、击伤 1 架，飞行员焦景文击落敌机 3 架、击伤 1 架，他们均荣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志愿军空军的出动作战，给美国侵略者空军造成巨大威胁。对这一点，美国空军战史作了明确记述：“1951 年 10 月整个一个月内，共产党空军在北朝鲜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而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则陷于危险境地。……远东空军在空战中也损失了 7 架 F—86、5 架 B—29、2 架 F—84 和 1 架 F—80 战斗机。这个月，轰炸机指挥部的老式的 B—29 遭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损失。在 10 月份以前，轰炸机指挥部在空战中一共只损失了 6 架 B—29，然而在 10 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内，就有 5 架 B—29 被敌人的高射炮或战斗机击毁，另外还有 8 架受了重伤。在这一个星期内，有 55 名 B—29 的乘员牺牲或失踪，另外有 12 人负伤。”美国空军参谋长范顿伯在对外界谈话时说：“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由于志愿军空军的打击，1951 年 10 月份，美国第 5 航空队只好决定“他的战斗轰炸机以后不在米格走廊（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地区上空是志愿军米格—15 飞机活动的主要空域，因此，美国空军称这一地区为“米格走廊”。）内进行封锁交通线的活动，此后只能对清川江与平壤之间地区的铁路交通线实施攻击。”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决定，全部取消 B—29 飞机在昼间的大规模轰炸活动。从 10 月 29 日起，B—29 的轰炸活动转入夜间进行。美国空军当局并决定提前将其在朝鲜作战的一个 F—80 战斗截击机大队，改装成 F—86 大队，以加强其空战能力。

从 1951 年 9 月至 1952 年 6 月，志愿军空军在空战中尽显身手，共击落击伤敌机 144 架，既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空军的气焰，也使自身得到了空战的锻炼。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成长起来。

空中指挥员

在反“绞杀战”战斗中，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为了保卫我后方运输线，勇敢地同老牌美国空军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志愿军空军同美国空军的空中较量，使中国空军在世界空军中名声大振。在战争期间，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

和功勋集体，大队长王海就是在朝鲜空战中锻炼出来的一位优秀指挥员的典型代表。

1951年11月9日，1大队接到团里命令：“一等战斗准备”。

“做好一等战斗准备！”大队长王海立即向全大队传达命令。

1大队的飞行员们终于盼到这个时刻！他们飞快地向停机场跑去。刺骨的寒风，夹着沙粒迎面刮来。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在意，很快就进到座舱里。

王海在座舱里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记得这段时间，大队飞行了好几次，可是连敌机的影子也没搜索到。他急切地盼着与敌人交手时刻的到来，大队的飞行员们白天、黑夜，向往的是这个，议论的也是这个，甚至在睡梦中也梦见自己在蓝天打击敌机。

啪！啪！啪！机场上空升起了三颗信号弹，这是起飞的信号。飞机吼叫着冲向蓝天，朝着平壤上空奔去。

晴朗的天空，无边无涯。王海睁大眼睛，仔细地观察着前方。可是蔚蓝色广阔无垠的天空中，没有一星半点可疑的斑痕。

“注意，‘小狼’在你们前面！”地面指挥员提醒着王海。

“真见鬼了，它能藏在那里呢？”王海瞪大眼睛，盯着前面，就是没发现目标。

“找不到敌人，有劲也使不上啊！怕是我的眼睛没使到家，好吧！再仔细搜索搜索”。

王海又睁大眼睛，由远而近，从右到左，一个空域一个空域逐次搜索……。忽然，一个黑苍蝇般的黑点从南向北移动。

“102、102，我是103，左前方发现‘小狼’，拉着白烟，拉着白烟！”耳机里传来焦景文的声音。

“102明白，102明白。”王海在送话器里回话。

可不是吗？敌机正拉着两条白烟，准是对机。他将飞机往右一侧，转个小弯，迫近敌机。只见敌机往左一转，机身远远闪过，一切都看清楚了，原来是一架战斗轰炸机，两个管喷气。

“轰炸机，来得正好！这种大家伙飞机，大家还没有击落过，让我们开它第一炮。”

王海盯着敌机喊道：“还想溜，你跑不了！追！加油门，追！”

王海带领战斗机向敌机追去，敌机越来越近，王海手紧紧握着操纵杆……

“开始攻击！”王海发出了第一道命令，手早已就放在炮钮上了。当敌机在远处转侧掉头南飞时，机身在王海的座舱盖前一闪。王海立即用拇指紧扣炮钮，炮弹嗤嗤地飞出炮口。他满以为，射出一长串炮弹，敌机就会着火冒烟。但是，敌机像条滑溜溜的泥鳅，平稳地飞着，像是故意在向王海挑衅，这一串炮弹连敌机的尾巴梢也没碰着。

看到敌机还在飞行，王海又急又恼火，恨不得将敌机炸成两段。他拉起机头，冲过去，咚咚地开炮攻击，一团团火球穿过碧空，在敌机的机翼上扑扑地跳跃。

“这回打中啦！”但话还没说出口，只见敌机抖抖翅膀，扭头又飞走了，还是没有击中。王海对自己的射击实在不能满意。他一急，汗珠子一颗颗从头发里冒出来。他忽然记起，刚才没有使用光环瞄准。真是光顾着打炮，别的全都忘了。他拉起操纵杆，操纵杆滑溜溜的，掌心的汗水早就把它浸湿了。

王海定了定神，把稳操纵杆，专心一意地注视着光环，一会儿，光环里

的敌机的投影越来越近，越来越大。

“这回可跑不了吧！”他很有把握地想着，指头猛按炮钮。可是炮口却没有响。他猛的一怔，过了一会儿，他才醒悟过来，弹舱里的炮弹全都打光了！

“你们攻击！”王海立即把任务交给了战友们。

焦景文、周凤性听到大队长的命令，立即狠狠地按动炮钮，一连串炮弹射向敌机。那家伙摇晃了一下，又飞走了。

这时，刘德林架着战斗机紧紧地咬上了敌机，一边追一边开着炮，不一会儿，这架敌机屁股后冒着一股浓烟，栽到山沟里了。

4架战斗机胜利地返航了。

王海率领的大队在团里击落了第一架敌机，王海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在讲评会上，他让大家充分发言，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最后，他对同志们说：

“我这个空中指挥员，还没有当好啊！”

自从王海带领大队击落第一架敌机后，他和战友们在实战中处处用心琢磨技术和战术。他们深深地懂得，他们在空中面对的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牌飞行员，有相当的飞行经验，飞行时间最多的达3000小时。仅凭勇敢精神，硬拼硬撞，是很难战胜对手的。只有苦练出过硬的本领，才能在空战中掌握主动，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

11月18日，王海指挥大队打了个漂亮战。

那天下午，前沿雷达情报站发现有9批100多架敌机在永柔地区活动，有的正在对安州、清川江一带铁路目标轰炸扫射。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命令空3师9团截击北犯之敌机。

王海奉命带领1大队6架飞机，随团升空作战。当临近战区时，他发现左前方有60多架F—86敌机有的在盘旋，有的正向清川江大桥投炸弹，江面上不时激起冲天的水柱，一段大桥被炸弹摧毁。王海愤怒极了，他大喊一声：“跟我攻击！”

6架飞机猛冲直下，从6000米高处一直冲到1500米，敌人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十分惊慌，急忙抢占有利位置，仓促应战。刹那间，一场激烈的空战展开了。

敌机片刻惊慌之后，马上采取了“拉弗伯雷圆圈”，即8架敌机围成一个圆圈。采用这一战术，一可以互相掩护，二能逐步脱离，三可以寻机咬尾攻击。

起初，王海率领的6架飞机也和敌机混在一起转了一阵圈，双方靠得太近，都没有攻击的机会。

王海一面与敌机转着圈子，一面寻思着，这样下去行吗？肯定不行！他果断地下达命令：

“爬高占位！”随即率领6架飞机在敌圆圈阵中忽而急冲直下，忽而垂直上升，搅乱了敌机的圆形阵队形，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各自寻找目标，向敌机猛烈攻击。

王海和他的僚机焦景文迅速咬住敌机，互相掩护，两分钟内各击落敌机2架；4号机孙生禄以步兵拼刺刀的精神，抵近敌机，在300米的近距离内以猛烈的炮火将1架敌机击毁。

就这样，60多架敌机被王海带领的6架飞机勇猛的攻击吓傻了，打懵了，

摸不清志愿军出动了多少架飞机，一个个惊恐万分，纷纷地逃走了。

这次空战，王海带领的大队创造了击落敌机 5 架，而自己无一伤亡的辉煌战果。

王海率领大队在其后的战斗中又击落击伤敌机 23 架。王海大队威名远扬，他们空战 80 多次，击落击伤敌机 29 架；他们的名字、战绩和荣誉称号是：

王海，击落击伤敌机 9 架，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孙生禄，击落击伤敌机 7 架，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焦景文，击落击伤敌机 4 架，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刘德林，击落击伤敌机 3 架，一等人民功臣。

马保堂，击落敌机 1 架，一等人民功臣。

周凤性，击落击伤敌机 2 架，二等人民功臣。

张滋，击落敌机 1 架，二等人民功臣。

马连玉，击落敌机 1 架，二等人民功臣。

鄢俊武，击落敌机 1 架，三等人民功臣。

30 年后的 1985 年 10 月，中国军事博物馆，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加里布埃上将特意来参观，他看到当年王海驾驶的那架飞机绘着 9 颗红星，他驻足凝视了许久。他当年也参加了朝鲜空战，他对王海说：“我早就认识你了，有名的王海大队，我当年就是被你击落的。”

王海诙谐地说：“你们如果以后再打我，我还得把你打下来。”他的话引起满堂大笑。

“空中突击手”

在“英雄的王海大队”里，有一位“空中突击手”，他就是飞行中队长孙生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领他的飞行中队取得了击落击伤侵朝美军飞机 12 架的辉煌战果，其中仅他一个就击落敌机 6 架，击伤一架。

孙生禄 1928 年出生于河北省定兴县坊上村的一个贫农家庭。他的童年是在极度贫困中度过的。1935 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华北，他的家乡遭到残酷蹂躏。孙生禄的母亲去世后，他的父亲又被日本人抓走，年幼的他和姐姐相依为命。孙生禄 15 岁那年又被定兴县伪保安队抓去当了勤务兵。在保安队里，他时常遭到打骂欺辱。

1945 年 8 月，孙生禄投奔了八路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孙生禄在党的培养下，很快就成长为一名勇敢的钢铁战士。他作战勇猛顽强，作风泼辣，在一次对日军作战中，孙生禄面对两个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他毫不畏惧，刺死其中一个，荣立了战功。

1951 年 10 月，孙生禄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朝鲜，孙生禄亲眼目睹了美国侵略军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美丽的江山被侵略军的铁蹄践踏得支离破碎。敌人的飞机不断地向无辜的朝鲜人民投下了罪恶的炸弹，造成了多少朝鲜人民家破人亡，无处安身。孙生禄暗下决心要为朝鲜人民报仇，决不让敌机为所欲为，滥杀无辜。

11 月 18 日下午，美军出动了 100 多架飞机对清川江大桥进行轰炸。孙生禄在空中指挥员的带领下，和战友们一起飞往战区拦截敌机。这是他首次参加空战。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打掉敌机，为朝鲜人民报仇。”

一群敌机正在轰炸扫射清川江大桥，孙生禄所在大队 6 架战斗机毫不畏惧地冲向敌机群，他们在敌群中一会儿猛冲直下，一会儿拉起机头，垂直跃升，一会儿爬高占位，一会儿压坡切内圈追击敌机，把敌群搅得晕头转向，然后利用机会歼击敌机。不一会，两个战友打落了 4 架敌机。

孙生禄看到一架架敌机冒起了黑烟，兴奋极了，这时他也咬住了自己前方的一架敌机，瞄准敌机，按下炮钮，没有命中。敌机慌忙逃窜，孙生禄紧追不舍，离敌机越来越近，当他距离敌机只有 300 米时，孙生禄才狠狠开炮，顿时敌机凌空开花。

孙生禄用拼刺刀的精神击落了敌机，初战告捷，受到了志愿军空军通令嘉奖的表彰。

美空军连续遭到志愿军空军的打击，承认其空中优势受到挑战。1952 年春，侵朝美空军装备了更新式的 F—86 型战斗机，并从美国国内调来了所谓“王牌的王牌”的航空联队。他们依仗着 F—86 战斗机优越的性能，又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丰富的飞行经验的老飞行员，气焰非常嚣张。

孙生禄和战友们都憋着一肚子火。在一次战后讲评会上，孙生禄激动地说：“的确，他们的飞机性能好，他们的驾驶技术高。但他们是为了美金来卖命的，都是胆小鬼！而我们呢，是为了中朝人民打仗，个个不怕牺牲。”

“对，打仗很重要是靠觉悟，凭勇敢！”

孙生禄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1952 年 11 月 15 日，孙生禄架机率领僚机马连玉执行巡逻任务。时值深秋，碧空如洗。他们飞临大同江上空，警惕地盘旋搜索。正当他们即将完成巡逻任务准备返航时，突然，右前方出现了两架 F—86 型敌机。敌机还没有扔掉副油箱，他断定敌机并没有发现自己，当即决定乘机对敌机发起突然攻击。

孙生禄通过耳机告诉僚机：“注意，发现敌机，注意编队！”便架机向左急转，绕到了敌机背后，紧紧地咬住敌机。正当他准备实施攻击时，耳机里传来孙连玉的急切报告：“注意，后面又跟上两架敌机！”

其实，孙生禄对此已有预料，当他发现两架敌机时，就判断这可能是一个敌机群，他是想利用这两架敌机离机群较远时，乘机给它们来个措手不及。他扫视后面两架敌机，敌机开始扔副油箱。他判断敌机飞行高度低于自己，而且距僚机还有一段距离，一下子追不上来，便决定继续对前面之敌实施攻击，然后再对付后面的敌机。

决心已定，孙生禄猛地加大速度，瞄准了敌机，迅速按动炮钮，一串猛烈的炮弹射向敌机，敌机中弹坠落。另一架敌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惊慌失措，立即投下副油箱，一溜烟逃走了。

孙生禄见敌机败落，立即将机身拉起，作了个漂亮的翻转动作，迅速绕到后面敌机的侧背。只见孙连玉正与敌长机周旋着，使得敌僚机无法开炮攻击。孙生禄迅即推下机头，向敌机猛烈开炮。两架敌机被这突然的攻击打懵了，连忙掉转机头，逃之夭夭。

1952 年 12 月 2 日，美国空军又出动了一群“王牌”飞机，掩护大批轰炸机向铁山半岛和鸭绿江沿岸窜来，企图轰炸、骚扰鸭绿江桥和发电站。

接到战斗命令，飞行大队长王海率领长机组腾空而起，孙生禄和马连玉机组担负掩护王海机组对敌实施攻击的任务，警惕地搜索着敌机的踪影。正当王海紧追敌机寻求攻击时，突然右上方冲来 4 架 F—86 型敌机，疯狂地扑

向刘志田中队的后尾。孙生禄看得一清二楚，神经一下绷紧了。此刻传来了王海命令，要他迅速支援兄弟中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生禄冒着飞机可能陷入“螺旋”的危险，凭着他熟练的驾驶技术，迅速作出右急转动动作，像一把利剑从正面插入敌阵。可是僚机马连玉在急转弯时却进入“螺旋”，飞机一个劲地直往下滑。孙生禄在单人单机的情况下，毅然对敌机实施炮击，一下子把4架敌机吸引到自己方向。

孙生禄猛地加大速度，对准其中一架敌机，迎头冲去。敌机企图迫使孙生禄让道乘机攻击，但终于没能挺到最后一秒。当两机相距1000米时，敌机突然急向左转，这样虽然避免了两机相撞，但却为孙生禄留下了袭击它的机会。孙生禄将机头稍向右转，对准敌机，立即按下炮钮。这个所谓的“王牌”老飞行员连飞机带人炸得四分五裂。

正在这时，另外3架敌机向他扑来，企图凭借数量优势压倒孙生禄。孙生禄假装没有发现，继续向前平飞，就在敌机要开火的一瞬间，他猛然来了个个下滑倒转，加大速度，从3架敌机下面钻出包围圈。紧接着拉起飞机，翻了个筋斗，顺势打个横滚，爬到敌机的后上方，夺取了有利地位。敌机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兜了个圈子。

孙生禄紧紧咬住敌机，连接跟踪两圈，终于将一架敌机套进了瞄准光环。他狠狠地按下炮钮，一连串炮弹射向敌机，顷刻间，敌机在浓烟烈焰中化作碎片。其余两架敌机见势不妙，慌忙逃窜。

空战结束了，孙生禄怀着胜利的喜悦，准备向机场返航。忽然又窜出两架敌机偷偷向他逼过来，向他开了炮，飞机中弹，他的机身出现抖动，座舱也灌进了冷风，操纵杆有些失灵。在这危急时刻，孙生禄沉着冷静，机智地摆脱了两架敌机，飞机抖动着向友邻机场滑去。

飞机安全着陆了，人们迅速迎了上来，发现机身上下前后共有27个弹孔，禁不住一阵惊讶。他们面对着这位英勇顽强的空军战士，都赞不绝口地说：“真了不起，这样的飞机也能飞回来！”

第二天上午，孙生禄从友邻机场回到了部队。部队首长在表彰大会上，表扬了他的英勇事迹，并让他谈谈体会。

孙生禄笑笑说：“没什么了不起，我和同志们想的都是一样，只要硬过敌人，敌人就熊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最后，政委关心地对他说：“小孙，你好好地休息几天，等恢复好体力再战。”

孙生禄恳切地说：“首长，我是中队长，一没负伤，二没生病，怎么能安下心休息呢？”政委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给他换了一架飞机参加战斗值班。

上午11时，机场塔台上射出了三颗绿色信号弹。孙生禄和马连玉机组随着带队长王海架机飞向蓝天。当飞抵龙岩浦上空时，与敌机遭遇。这时，敌长机向王海长机攻击，孙生禄立即带领僚机马连玉冲向敌长机，并向敌机开炮。敌长机连忙停止对王海的攻击，王海乘机向另一架敌机射击，敌机立即空中解体。

孙生禄盯住敌长机不放，抓紧时机，继续攻击，击落了敌长机。孙生禄和战友们胜利地返航了。

返航后，孙生禄和战友们正在吃午饭，他们谈论着上午的战斗，为连续取得胜利而自豪。突然响起了紧急起飞的阵阵铃声，他们扔下碗筷跑向机场。

王海率领三个中队的 12 架战鹰像利箭直插蓝天。当到达清川江上空时，12 架战鹰与敌 40 多架 F—86 战斗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志愿军飞行员面对数倍于己的敌机毫不畏惧，沉着应战。

突然，云缝里窜出 4 架敌机，从背后向我长机王海扑去。在这紧急时刻，孙生禄带领僚机向 4 架敌机冲去，敌人见孙生禄他们来势勇猛，吓得慌忙躲闪。孙生禄紧紧咬住一架敌机，追了上去，当他准备射击时，从右边又窜出两架敌机，向他射击。然而孙生禄还是坚定地紧追逃跑的敌机，直到把它击落。这时，后面有两架敌机跟了过来。

孙生禄准备摆脱敌机，突然看见右前方 4 架敌机抄近路从我机群后面偷袭过来，孙生禄冒着被敌机包围的危险，架机向敌机冲去，将敌机吸引过来了。机群脱离了险境，而这时偷袭我机群的 4 架敌机和原先向他攻击的 2 架敌机，纷纷向他扑来，并向他凶猛地射击，孙生禄的飞机受了重伤，飞机起火了，僚机马连玉见状急促地喊道：“54 号，快跳伞，快跳伞！”可是，孙生禄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架着熊熊燃烧的战鹰，直向敌机机群猛撞过去……

僚机马连玉怀着为战友复仇的怒火，愤怒地向敌阵闯去，跟敌人激烈地搏斗着，击落击伤敌机各 1 架。

这次空战，我机群在孙生禄和马连玉的掩护下取得了击落击伤 6 架敌机的辉煌战绩。可是，孙生禄同志为了掩护集体，为了掩护战友，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为了中朝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时才 24 岁。

为了表彰孙生禄烈士的不朽功绩和自我牺牲精神，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与美军“空中英雄”的较量

1952 年 1 月 16 日，志愿军空军第 4 师第 3 次转入一线作战。他们一面带领部队打击美空军战斗轰炸机和分散活动的小机群，一面协同友邻空军与美空军大机群作战，并创造了出色的战绩。

当时朝鲜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地面战役更加激烈、艰苦，空中的局势也更加严峻。美国从国内调来一批少校、中校飞行员充实远东空军，同时加强了第 5 航空队，其中一半飞行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美空军在志愿军空军和高射炮兵的严厉打击下，伤亡惨重，便加强了夜间轰炸，使志愿军后方遭受严重损失。

2 月 10 日清晨。乔治·A·戴维斯少校率领第 4 联队的战斗机为战斗轰炸机护航，轰炸军隅里附近的铁路目标。

戴维斯有着约 3000 小时的飞行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行 266 次，自从 1951 年 11 月，他作为“老牌驾驶员”到朝鲜战场增加美国的空中力量，到他被击毙为止，据称已在朝鲜执行了 60 次战斗任务，击落 11 架歼击机，3 架轰炸机，成为朝鲜战场上“成绩最高的喷气机王牌飞行员”。美军空军称他是“百战不倦”的、“特别勇敢善战”的“空中英雄”。

戴维斯率领 18 架 F—86 战斗机，掩护着 16 架 F—84、F—80 战斗轰炸机，即将到达目标区，阵容庞大，旁若无人。

这时，空 4 师第 10 团团长江济舟率领两个团 34 架米格—15 型歼击机，采用师编队、成“品”字队形，至战区迎敌。

天空布着薄云。地面指挥员不时用无线电提醒飞行员：“注意敌机利用云层隐蔽，攻击和偷袭我机。”

机群飞到上空。忽然，飞行员张积慧隐约发现，远处有一道白烟。这是飞机拉烟！肯定有敌机！也许敌机发现了我们？也许还没有发现。谁都知道，在空战中，敌我双方如果谁先发现对方，谁就能争取战机，多一分胜利的把握。张积慧立即报告带队长机：“发现敌机！”

敌机群正在向我机群接近。带队长机阮济舟立即命令：“投掉副油箱，准备战斗！”

张积慧接到命令后，立即投掉了副油箱，率僚机单志玉爬上了1万米高空，准备攻击。可是，忽然不见了敌机的踪影。这样一来，丢失了目标，又脱离了编队。

张积慧一看，一时找不到目标，干脆加大油门，追赶编队。他率僚机一边往前飞行，一边搜索目标。

突然，从张积慧左前方的云层中闪出几架飞机，直扑下来。好狡猾的敌人呵！原来躲进了云层里，乘我不备偷袭我机。

为首的2架敌机以泰山压顶之势猛扑过来，很快就到开炮距离了。紧接其后还有2架、3架……一共8架！张积慧不由一怔，但很快就镇静下来，沉着地提醒僚机：“注意保持编队！”随即猛一推操纵杆，将飞机右转上升，一下子将敌机压到了自己的右下方。本来正要开炮攻击的敌机冷不防扑了个空，从张积慧的后下方冲过去了。就在敌机刚冲过去右转的瞬间，张积慧没有机械地继续右转，而是机智地率领僚机利用高度优势，急速向左反扣，适时巧妙地使敌机不得不冲前，而自己处于敌机右后上方的位置，形成了对敌机咬尾攻击的有利态势。僚机单志玉不顾尾后其它敌机的威胁，紧紧掩护着张积慧。

敌长机戴维斯毕竟是空中老手，他见势不妙，立即拼命摆脱。先是急俯冲，接着又朝太阳方向作迅速垂直上升。企图利用阳光隐蔽自己，再借机进行反扑。

张积慧被阳光刺得无法进行瞄准，只好暂不攻击，咬住敌机不放，他率领僚机再次向敌机俯冲过去，敌长机被冲了下来，张积慧逼近敌长机，抓住时机猛一按炮钮，1发炮弹飞出，但没有击中。但他紧追不舍，又对准敌长机，连放三炮。这个美国“空中英雄”驾驶的当时最先进的F—86战斗机，拖着长长的浓烟，坠毁到地面。当日上午，志愿军战地巡逻队在朝鲜三光里北面的山坡上，发现了一架四分五裂的F—86飞机残骸和戴维斯的尸体。

张积慧击落敌长机后，迅速向另一架敌机冲去。这架飞机飞行员见长机坠落，本来就惊慌得不知所措，又见志愿军飞机冲来，连忙掉转机头，以不规则的飞行动作，极力摆脱攻击。张积慧紧紧咬住敌机，瞄准敌机开了一炮，这一炮不偏不倚，正好击中敌机，随着一声巨响，敌机在空中爆炸了。

前后不到1分钟时间，张积慧在他的僚机单志玉紧密配合下，击落2架美机，旗开得胜。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得知戴维斯被击毙的消息后，沉痛地说：“戴维斯的死亡，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我们是在空战中和一个厉害而熟练的敌人作战，需要我们拿出每一份技能、领导经验和决心。”

戴维斯被美国空军界公认为“最了不起的喷气机王牌飞行员”，他的战

死在美远东空军人员中正如威兰所说，他的堕亡，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恐慌和不安迅速地感染到每一个飞行员。

法新社评论说：“共产党的喷气机飞行员都是出色的空军人员，美国飞行员也普遍赞赏他们的表现。被称为美国第一流空军健将的加布利斯基上校在承认朝鲜和中国志愿军的飞机精良后说：‘他们驾驶员更娴熟，他们的方法也更好了。’”一个英国随军记者采访了空战回来的高级驾驶员后，在文章中写道：“盟军飞行员承认共军在空中战术技巧给了他们以深刻的印象。”一个名叫阿米德的澳大利亚飞行员被米格击后侥幸逃回基地，一位荷兰随军记者报道：“这位阿米德惊魂未定，说：‘那些共产党都是头等的飞行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把军功章授予击毙美国‘空中英雄’乔治·A·戴维斯的张积慧。

志愿军空军首长致电各部，表彰张积慧的功绩，并给张积慧记特等功一次，授予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击落美军“双料王牌驾驶员”

1952年初，韩德彩所在的航空兵15师43团奉命赴朝鲜前线参战。参战不久，韩德彩在一次空战中只身与4架F—80型敌机遭遇。他毫不畏惧，沉着应战，英勇机智，在空中与敌机巧妙周旋，及时捕捉敌机，一举击落敌机2架。1952年6月，空军某部召开庆功大会，授予韩德彩一等功。战友们总结了韩德彩的战斗经验，说他动作快，进攻猛，靠得紧，打得狠，是一员空中虎将。

在击落美国空军“双料王牌驾驶员”费席尔前，韩德彩的飞机上已闪耀着4颗红星，标志他已经创造了击落4架敌机的光荣纪录。

1953年4、5月间，空中斗争形势有了新的变化，美空军在企图破坏清川江南北铁路干线和轰炸西海岸志愿军阵地的同时，又开始轰炸朝鲜北部的水库，企图淹没农田，冲毁交通线，给中朝军队后勤供应造成更大的困难。当时美空军每月平均出动约2万架次飞机，在战术上也有明显变化。他们将战斗机组成“猎航组”，成员都是一些飞行时间达一、两千小时，打下过5架飞机以上的“王牌飞行员”或“双料王牌驾驶员”。“猎航组”有时隐蔽于万米高空的云上，有时设伏于我机场附近山区的上空，偷袭我正要起飞或着陆的飞机，阻止我机对其轰炸机的攻击。

1953年4月7日下午，韩德彩所在的团奉命驾驶12架米格—15比斯歼击机在楚山、碧潼地区执行打敌战斗机群的任务。空战后返航，带队长机命令1中队掩护2、3中队降落。2、3中队立即在大堡机场上空散开了队形，减低了速度，开始依次着陆。

1中队4号机韩德彩和长机3号机张牛科在掩护战友们安全着陆后，双机拉开了间隔距离，准备着陆，正下滑到1000米左右的高度，突然，他的耳机里传来了地面指挥员紧张而急促的声音：“拉起来！快拉起来！有敌机！”

不好，一定遇到了敌“猎航组”。韩德彩一听到地面的口令就明白了。立即拉起机头并稍压坡度，同时向左右搜索。远处飘动着几朵白云，“猎航组”的敌机可能藏在云团中。

忽然，韩德彩发现左前方有2架飞机，一前一后，以大坡度向左转变，

好像是在编队飞行。他立即警觉起来：本团返航的 12 架飞机除他和张牛科以外，已全部着陆，这两架是什么飞机呢？他仔细地辨认着两架飞机，终于看清前面一架是友机，后面一架是美机。

韩德彩不顾油料即将耗尽，立即加快速度冲上去，以解友机之危。不料，美机却停止了对友机的追击，突然，一侧机身，紧紧咬住了速度慢、高度低的 3 号机。

韩德彩见此情形，立即向长机报警：“快拉起来！敌机要向你开炮了！”话音未落，敌机已开炮。3 号机猛烈地颤抖了一下，机尾冒起一股白烟，张牛科左拉了一个上升转弯，想摆脱，敌机咬住不放。

韩德彩拉杆急追过去。座舱里的油警信号灯急促地闪个不停，他不理会，紧紧盯着负伤的 3 号机和紧咬 3 号机的敌机。由于 3 架飞机距离太近，韩德彩怕误伤 3 号机，不敢开炮。

敌机发现有一架飞机紧跟其后，又找不到机会攻击 3 号机，不得不放弃对 3 号机的攻击，来了个右下转弯，准备逃跑。

脱离了险境的 3 号机在韩德彩的掩护下，沉着地操纵负伤的飞机，安全在机场降落。

这时，空中只剩下韩德彩和被它追击的敌机，敌机为了摆脱韩德彩机，突然来了个下滑右转，企图诱使韩德彩机下追，然后利用 F—86 优于米格—15 机水平机动性能的特点逃跑。

韩德彩判断敌机此时的高度约为 800 米，下面山高约 300 米，敌机在低空下滑，不可能有大的动作，否则，他就会撞到山头上。韩德彩料到敌机很快会拉上来，他停止了追击，将飞机略向上升了一点高度，居高临下地监视着敌机的行动，待机歼敌。

敌机见下面有山，下滑不成，只好猛向上拉起。韩德彩早就等着敌机上拉，他猛扑上去，瞄准敌机，正准备开炮，敌机忽然闪开了。

敌机利用 F—86 水平机动性能好的优势，左、右急转，企图用大动作把韩德彩甩开。韩德彩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他迅速向左一压坡度，追了上去，将敌机套进了瞄准具光环，按动炮钮，炮弹准确地射中敌机，敌机着火了，敌机飞行员在飞机被击中的瞬间跳伞逃命。

当天下午，我高射炮兵在辽宁凤城县石头城山沟里俘获这名跳伞逃命的飞行员。

1953 年 4 月 9 日，美联社从汉城发出一条消息：美国“第一流的喷气空中英雄”，“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失踪了。我高射炮兵俘获的正是被韩德彩击落的“双料王牌”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

费席尔被俘后，心中很不服气。中国的空军太年轻了，是谁把他这个“空中英雄”、“双料王牌”、“猎航组”员给打下来的？一再要求亲眼见见他的空中对手。志愿军空军领导满足了他的要求。

当部队首长将韩德彩介绍给费席尔的时候，费席尔瞪大眼睛吃惊地打量着韩德彩，因为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年轻人，看上去不到 20 岁，费席尔怎么也不相信。他说，他是美国的空中英雄，他的飞机怎么会被这个稚气未脱的小伙子击中，绝对不可能，他不愿意开这种玩笑。部队首长通过翻译告诉费席尔，我们也不想开这个玩笑，但他就是击落你的中国飞行员。他很年轻，今年刚 20 岁，在战斗上飞行不到 100 小时。

费席尔听得目瞪口呆，又问，你们雇这个年轻人花了多少钱？翻译告诉

他，5万万！费席尔问是5万万美金吗？翻译说是5万万人民。

韩德彩在朝鲜战场上，先后击落敌机5架，尤其是创造了击落美国号称“双料王牌驾驶员”的第51联队上尉小队队长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的奇迹。两次荣立一等功。为了表彰韩德彩的英雄事迹，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韩德彩“二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的光荣称号。

坚强的防空卫士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战的同时，志愿军司令部在朝鲜的高射炮兵投入了反“绞杀战”斗争。

志愿军高射炮兵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野战高射炮兵，在反“绞杀战”斗争期间共有4个师（第61、第62、第63、第64师）和若干个独立营参加作战，野战高炮师各装备85毫米口径高炮和37毫米口径高炮48门，12.7毫米口径高射机枪36挺；二是城防高射炮兵，反“绞杀战”斗争期间保持在朝鲜作战的有5个团左右，共有6个独立营，团装备85或76.2毫米口径和37毫米口径高炮共36门、高射机枪3挺；三是队属高射炮兵，第四次战役以后，每个兵团配有6~9个独立营，营装备37毫米口径高炮和高射机枪各12门（挺）。

志愿军高射炮兵的反“绞杀战”作战，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51年9月下旬至11月底。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根据美国空军全面轰炸北方铁路的情况，将朝鲜北方铁路划分为四个防空区，并指定志愿军驻各该区高射炮兵为防空作战部队。中央军委在9月24日致彭德怀司令员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指出：“必须说明，担任上述防空任务的部队首长，充分认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且要有长期准备，没有命令不得撤收部队。”

根据上述指示，志愿军掩护铁路运输的高炮部队积极作战，予美国空军以严厉打击。美国空军史供认：“志愿军地面的炮火也使第5航空队的战斗轰炸机遭到了很大损失。由于这种原因，……9月，被击落32架、击伤23架；10月被击落33架、击伤238架；11月，被击落24架、击伤255架。”侵朝美军舰载航空兵很惧怕新城川至高原段铁路沿线志愿军准确、猛烈的高炮火力，将此地区称为“死亡之谷”，而不愿去攻击。

第二阶段，1951年12月。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集中志愿军后方高射炮兵部队，重点掩护清川江至平壤间的三角铁路。10月下旬以后，美国空军集中轰炸平壤以北、清川江以南三角铁路。11月下旬将掩护修建机场的3个野战高炮师和一个城防高炮团全部抽调加强掩护铁路运输。此时，掩护铁路运输的高射炮兵已达志愿军在朝高射炮兵的70%。为统一指挥，以高炮第64师司令部为基础组成了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由高炮第64师师长吴昌炽任司令员，采取“集中兵力、重点保卫”的方针，重点掩护三角地区铁路运输。12月份，掩护铁路运输的志愿军高炮部队共击落敌机38架、击伤68架。由于志愿军在三角铁路地区防空力量的加强，因而打破了美国空军自10月下旬以来对这一地区的重点封锁，从12月初起，三角地区铁路全部恢复通车，许多军需物资及时供给志愿军作战，中朝军民斗志更加高昂。

第三阶段，1952年初，美国空军对志愿军三角铁路地区比较集中的高射炮兵火力已感到恐惧，于是，下令改变轰炸地区，采取经常改变轰炸目标的办法来躲避志愿军的高射炮兵。美国空军史称“1952年1月初，第5航空队

的作战官兵们鉴于清川江以南的共军高射炮火越来越集中了，便下令改变实施空中封锁铁路线的地区。……在2月里，各个战斗轰炸机大队继续对清川江以北的铁路目标进行攻击，但是他们用经常改变攻击目标——用从一条铁路改到另一条铁路的方法来躲避日益增多的敌人高射炮。”

3月初始，美空军又采取“饱和轰炸”法，即避开志愿军高射炮兵火力选择攻击目标，“24小时昼夜不停地集中所有能够用来执行封锁铁路线任务的飞机对铁路上的几个小段实施攻击，以彻底破坏这几段铁路线。

志愿军高射炮兵针对敌机轰炸特点，依靠有限的对空火力，采取了“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重点保卫主要铁路桥梁和物资囤积地，而以主要兵力在铁路沿线以师为单位配属若干城防团和独立营，划分几个作战区，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这样，志愿军在铁路沿线减少了对空作战火力的空白区，有力地打击了敌机。4月下旬至5月中旬，高射炮兵第62师第605团5次昼间游动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各11架，自身人员武器均无损伤、创造了昼间游动作战一战的范例。

5月8日，美国空军出动飞机485架次，轰炸志愿军设在楠亭里的仓库区。志愿军担任该区目标掩护任务的高射炮独立第24营，同敌机展开周旋，激战13小时，创造了1个营一日击落敌机7架、击伤敌机18架的记录。

6月10日夜，高射炮第62师指挥的部队同探照灯部队和航空兵部队首次协同作战，一举将前来郭山地区上空轰炸铁路桥梁的敌4架B—29飞机击落3架。

1952年上半年，志愿军掩护铁路桥梁运输的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198架、击伤779架。

在反“绞杀战”斗争中，志愿军高炮部队共击落敌机260架，击伤1070架，对粉碎美国空军的“绞杀战”起了重要作用。

献给新年的礼物

1952年元旦的早上，漫山遍野披上了一层银白色的节日盛装，阳光洒在山野上，闪烁着晶莹的光芒，显得格外耀眼。守卫临津江支流大桥的某高炮部队阵地上，充满着节日的气氛，战士们用青松枝搭起了一个松门，松门上配着鲜红的五角星和对联。

俱乐部里更是热闹极了，锣鼓喧天，人声吵嚷。战士们有的看节目，有的做游戏，有的猜字谜……

担任战备值班任务的2班战士们正坚守在岗位上。他们一边擦着高射炮，一边想着指导员昨天在节日动员时说的话：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提高警惕，尤其逢年过节，更要提防美国强盗钻我们的空子。

他们在炮阵地上忙了一阵，炮膛、炮身和炮弹都擦得油光铮亮。然后，大家围在一起，高高兴兴地闲聊起来。

“喂！”曹殿太说：“祖国今天一定很热闹呀！儿童们跳舞呀！演戏呀！大家也来出出主意，怎样来庆祝元旦才好？”

小王接过话茬说：“依我看呀，今天敌机很可能来捣乱，来了咱们就瞄得准准地，揍下它几架来，做为献给新年的礼物！”

“好哇，就这么办！起码也要打下它一架来！”大伙连连称赞小王的意见。

真是让大家猜着了，话音刚落，连长就向 2 班发出了战斗警报：

“45 号上空，发现敌机，做好战斗准备！”

战士们迅速上了炮位，把长长的炮口转向东南方向。

远远的天边，出现了几个小黑点，像几只小苍蝇。

测远员皇甫宁文将测远机镜头对向小黑点，仔细地观察，分划上出现了 4 架野马式战斗机，正向他们保卫的目标——临津江支流大桥飞来。

“2800——2600——2400”皇甫宁文向炮手们报告着敌机的高度。

敌机越飞越近。连长用宏亮的声音下达命令：

“赶快捕捉目标！”

4 架敌机在高空由一路横队变成了一路纵队，直向江桥俯冲，“轰，轰，”地扔下了两颗炸弹，江水掀起了两根高高的水柱。

敌机见没有还击，以为志愿军守桥部队只顾过新年，把它们给忘了。于是盘旋了半个圆圈，又洋洋得意地向江桥扎了下来。

“连射！放！”连长命令道。

密集的炮弹一齐飞向空中，从机翼两侧掠过；空中火光闪闪，炮弹爆炸的烟圈像云团一样散满天空。

受到突然打击的敌机，兜了个圈子，转向炮阵地，第一架飞机俯冲下来，屁股后面射出一串串子弹，在阵地上打起一串烟雾。接着，第二架也跟着俯冲下来，扔了几颗炸弹。临到第三架刚向下俯冲，一下子被高射炮的炮弹包围住了，一发炮弹正好击中它的油箱，机身呼的一下喷出大火，接着就拖着长长一股黑烟，歪斜着身子，向江南岸栽下去。

其余敌机吓得马上扭头跑了。

整个阵地上，顿时爆发了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俱乐部同志们拿出很多红纸花，戴在炮手们的胸前，炮手们高兴得喊起来：

“好啊！这些家伙真会赶早呵！新年刚到就给他们的上帝‘拜年’去啦！”笑闹声像潮水一样喧腾着。

“同志们！”曹殿太站在炮架上，提高嗓门，挥着两手，尽量想压倒大家的声音：“我们已经给新年献上最好的礼物啦！可是，我们还要警惕呀！”

炸不断、毁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担任朝鲜北方铁路抢修任务的部队，主要是由李寿轩副司令员和崔田民副政委率领的志愿军铁道兵团，辖 4 个师和 1 个独立团，还有 1 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此外，还有朝鲜人民军的 1 个铁道工程旅。全部抢修力量共约 7 万余人。当时管区铁路为 1200 公里，平均每 6 个人负责 1 公里的抢修。

在铁路抢修方面，志愿军抢修部队采取了“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方针。为重点保证平壤以北三角铁路的抢修，铁道兵团把一半的兵力投入这一地区。

1951 年 11—12 月，在敌机轰炸最严重的三角铁路地区，最多时平均每公里集中 244 人抢修。为减少桥梁被炸，桥梁部队采取了许多迷惑敌机的办法：有的将桥面建在水面以下，使敌机无法发现目标，夜间火车照样通行；有的架设活动桥梁，拂晓时拆除几个孔，使敌机误认为是毁坏的桥，不必轰炸，黄昏后修桥部队再把桥迅速架好，铁道兵抢修任务重、困难大、而且冒着生命危险，除防敌机空袭外，还必须排除敌机投下但未爆炸的炸弹，其中

大量的的是定时炸弹。仅 1951 年 10 月，在三角铁路地区就排除定时炸弹 108 枚。铁道兵战士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以勇敢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排除定时炸弹，涌现出许多功臣和英雄。

铁道兵第 4 师司令部见习参谋钟英，3 天连续排除定时炸弹 16 枚，荣立一等功；第 4 师战士吴青山，在几天内排除定时炸弹 22 枚，荣立一等功；第 1 师第 3 团战士李云龙，从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3 月，拆卸定时炸弹 34 枚，并教会 13 名战士拆卸定时炸弹 47 枚，荣立一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全国著名的登高英雄铁道兵第 1 师第 1 桥梁团 1 连副连长杨连弟，在抢修铁路桥梁中屡建功勋，当他正指挥抢修清川江大桥时，被美机投掷的定时炸弹弹片击中头部，光荣牺牲。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志愿军总部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杨连弟连”。

在志愿军空军和高射炮兵的掩护下，铁道兵奋力抢修，从 1951 年 12 月初起，保证了三角铁路的连续通车。美国空军对志愿军抢修铁路的能力无可奈何地表示叹服，1951 年 12 月 23 日，美国第 5 航空队的情报部门写道：“空军抢修部队填补弹坑的速度可以和……F—80 飞行员轰炸的速度匹敌。共军从‘绞杀战’一开始就能迅速地修复炸断的铁路。”“共军的修路人员和修桥人员，已经粉碎了我们对平壤铁路的封锁，……并赢得了使用所有铁路主要干线的权力。”

为了改善公路运输状况，反“绞杀战”斗争期间，志愿军抽调了几乎入朝的所有工兵团和在后方休整的各步兵军等部队，全面加宽加固了公路，新修公路数百公里，在公路沿线修筑了大量汽车掩蔽部；以 1 个步兵师、1 个公安师及志愿军后勤各分部的警卫团等部队，在公路沿线设置了防空哨，为行驶的车辆防空报警和指挥交通；汽车司机在遇敌机轰炸扫射而来不及隐蔽时，一般立即停车，并点燃早已准备好的擦车布或废油桶，假示汽车被击中，迷惑敌机，保护车辆。

采取这些措施后，汽车损失大大减少，损失率由入朝初期的近 50%，降至 1951 年第二季度的 22%，第三季度的 5.5%、第四季度的 4.6%，到 1952 年第 1 季度则降到 2.2%。与此同时，运输能力在大大提高，据志愿军后勤第一分部统计，1951 年 9—12 月份比 4—8 月份提高 95.6%，1952 年 1—4 月份又比 1951 年 9—12 月份提高 19.8%。

1953 年 9 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上讲话时，赞扬了志愿军的这种群众创造，指出：“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 1 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的 40%，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

到 1952 年春，敌人发动的“绞杀战”的效果已越来越不理想，因此，美国远东空军的军官们也就越来越忌讳“绞杀战”这个字眼了。后来美国空军战史称“到了 1952 年春，远东空军的军官们认为，如果早已经将‘绞杀战’这个不太妙的代号从文件中删掉就好了。”

1952 年 4 月 12 日，当埃佛勒斯特（美第 5 航空队司令）将军向新闻记者作解释时，他就尽力避免使用‘绞杀战’这个名词。他说‘绞杀战’这个

名字是为了过去为期很短的空中封锁公路计划而起的，对北朝鲜铁路进行空中封锁战役的正当的名称应该是‘空中封锁铁路计划’。”

到了1952年4月以后，“联合国军”空军一方面已很难在铁路线上找到志愿军对空作战火力的空白区，一方面其飞机损失日益严重，因此，继续进行他们所说的“空中封锁铁路计划”已感到力不从心。这一点美国空军战史也毫不避讳：“到了4月底，共军几乎在他们全部的铁路沿线配置了高射炮，简直找不到没有高射炮保卫的目标。……第5航空队战斗轰炸机的实力在4月份降到了最低点，主要的原因是：在对铁路线实施空中封锁的过程中，第2航空队共损失了战斗轰炸机243架，还有290架其他的战术飞机也受到严重的损伤。然而第5航空队却领到了131架作为对这些损失的补偿。第49和第136战斗轰炸机联队严重地缺少飞机，他们没有达到上级规定的75架编制飞机，其中第49联队只有41架飞机。第136联队只有39架。”

在这种情况下，到6月份，美国空军不得不停止了“绞杀战”，并承认“绞杀战”没有达到目标，美国空军战史写道：“事实很明显，对铁路线进行的历时十个月的空中封锁，并没有将共军挫伤到足以迫使其接受联合国军方面的停战条件的地步。”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1952年5月31日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美国海军战史称：“从朝鲜的整个空中阻击战来看，只有部分是成功的。即海空军的协同破坏活动并没有阻止敌人的供应物资运往前线，或达到‘战场阻击’的目的，……在整个阻击战期间，敌人似乎只要愿意，就有充分力量随时发动攻势。”

志愿军经过反“绞杀战”斗争，建成了由防空、抢修、抢运相结合，铁路运输与公路运输相结合，从后方物资基地到第一线各军的前后贯通、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网，即所谓“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从而解决了运输一直困难这一战略上的重大问题，解决了“有没有吃”的问题。

十八列火车

敌实行“绞杀战”后，昼夜不停地袭击志愿军后方铁路和公路运输线，投下大量炸弹。

铁道兵某部5连，在反“绞杀战”期间，担任满浦线33公里区间的抢修任务。1952年12月，敌人死死咬住这个军事运输咽喉地段，每天从早晨8时开始每隔3小时轰炸一次，直到天黑。

5连在连长于宝和带领下，不分白天黑夜连续抢修，一天差不多作业20小时。

有一次由于敌机轰炸铁路，全连在离价川车站只有几公里的线路上，整整抢修了一天。

傍晚，当他们钉完了最后一节钢轨，痛快地歇下来吃饭的时候，突然，从南边又飞来了几架敌机，乘着天快黑的空子，偷偷摸摸地窜下来，慌慌忙忙滥炸了一阵。线路上虽没有落弹，但前面那座铁桥，却被崩掉了两孔钢梁；眼看着这个联系着三条铁路通向前方的大桥，又给敌人炸断了，造成重要物资不能运往前方，情况十分紧急。

“全体集合！”只听连长一声命令。战士们顾不得吃饭，每人往怀里塞

了两个馒头，便拿起工具，朝大桥跑去。

太阳下山了，寒冷的北风扫过江面刮过来，战士们顶着寒风，紧张地抢修着被毁坏的大桥。不一会儿，桥上桥下响着一片铁锹、铁镐的撞击声……

在紧张的工作中，战士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月亮升起来，又慢慢地偏西了。连长和指导员一面指挥抢修，一面鼓励着大家：“同志们，快加油干呀，争取早日通车！”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快到拂晓的时候，断桥上的枕木垛一层层增高起来，钢梁也架上了桥墩，大桥已经基本修复，剩下的就是铺好桥面准备通车了。

同志们转到桥面上铺轨钉道，叮叮当地干得好欢。可是就在接最后一根钢轨时，忽然出了问题：两根接头的370公斤的大钢轨，因轨形不一致，有一根竟长出了400多厘米，怎么也合不起缝来。现场上的钢轨又叫敌机炸坏了，换不上合适的。连长一看时间紧急，便叫大家先把这两根钢轨搭开，中间安上了一个道岔，拧上两根螺丝，等通了车再说。

副班长史阜民在岔道上拧螺丝，拧上一根，另一根却怎么使劲也插不进螺丝孔。他仔细一看，不好！原来这根螺丝太大了，钢轨眼太小，根本拧不上。想再换一根螺丝，可是，大家找了半天，却找不到一根合适的螺丝。

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车站上来了紧急电话：从祖国开来的18列军用专车，现在正等着过桥头。这一带是敌机的封锁线，黎明前18列火车过不去，那么这些火车将会成为敌机的活靶子，后果不堪设想。

回宿营地去找一根合适的螺丝吧，来回一趟最少也得20多公里，现在时间是来不及了。

指导员立刻在现场召开临时党支部会，他指着大桥激动地说：“……现在，一根小小的螺丝安不上，竟把祖国人民越过千山万水送来的武器弹药，拦在大桥那头，我们能瞅着它们被敌机炸毁吗？不能！一定要马上想出办法，不惜一切，立即把大桥接通，让18列火车通过，把物资送到前线去！”

“螺丝，螺丝，美国炸弹不能炸掉我们这座桥，难道就一根小小的螺丝，就把它卡断！”史阜民想着，突然，他盯着手里拿着的螺丝扳子，心中猛一亮：“有了，这家伙的把子尖尖的，正好代替螺丝钉插住钢轨眼，现在就让它‘辛苦’一趟吧！”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指导员，指导员考虑了一下问道：“用螺丝扳子代替螺丝杆子？没有螺丝帽子拧住，它不滑下来吗？”

小史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关系，我用手抓住螺丝扳子。”

指导员一看时间太紧，不容再有一分钟的犹豫了，他一下紧紧地握住小史的手说：“史阜民同志，你去试试看！一定要小心。”

史阜民立即跑到大桥上，站在枕木的横头上，紧紧地伏在桥面，用螺丝扳子的尖端往道岔连接钢轨的螺丝眼里一插，使劲地抓住。螺丝扳子竟严严实实地把钢轨接上了，摇也摇不动。

连长前来检查了一下，问他有没有把握，小史坚决地回答：“保证没问题。赶快叫站上发车吧。”

连长拍拍他的肩膀说：“史阜民，要小心呀！你的担子可不轻啊！”

等了片刻，桥头上的人群忽然闪开，亮起了绿色的信号灯，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第一列火车喷着一团一团的黑烟，从桥那头小心翼翼地开过来了。

小史连忙使劲地用双手握住扳子，等待着火车通过。

“呜——”的一声，那庞大的车头几乎是从他的头顶上开过去，刷的一下，他只觉得身子一晃，车梯竟把他身上的棉衣拉去了一大块，肩头也刮破了，火车排出来的蒸气，劈头盖脸地喷过来。此时，他也顾不上什么危险了，一咬牙，两手紧握螺丝扳子，机车拖着车辆车厢，就在他前面哗哗地飞驰过去了，他手上的虎口震得似裂开一样的疼痛。

桥底下有人在喊：“副班长，小心点，不要掉下来呀！”

连长也在桥头上喊道：“史阜民，顶不住就换一个人！”

一列火车通过了，紧接着第二列火车又呜呜地叫着朝桥上奔过来，史阜民仿佛觉得手里握着的是一把螺丝扳子，而是一座大桥，整个儿架在身上似的，恨不得浑身都长出手来，一下把火车托过去。热心的火车司机从机车里探出身子，连声嘱咐：“同志，你可要小心抓住，太危险啦！”

史阜民笑着说：“别管我，你快些开吧！”

第二列火车冲过了桥，接着又顺利地开过了第三列火车，桥前桥后响起了一阵狂热的欢呼，同志们举着工具跳着，高兴地叫着……。

天色愈来愈亮，火车一列一列开来，车轮压在这钢轨接头处，扳子抖动着，史阜民被震得全身颤动，他只觉得身子直打晃悠，两只胳膊像断了似地酸痛，手脚都冻僵了，脑子里也一阵阵发晕。前面又响起了汽笛声，一列满载的火车又呼呼地开了过来，震得接头的钢轨一起一伏，他握着螺丝扳子的两手痛得直钻心，但扳子仍然顽强地插在钢轨螺孔之中。

“史阜民，换个人吧？”连长跟着同志们直喊道。

“不！我顶得住！”他尽力用轻松的语调回答。

就这样，史阜民在离地5米多高的枕木垛上站了一个半个时，让火车从他的头顶上一列一列地开过，直到最后一列——第18列火车轰隆轰隆地从这道桥上冲过了江南岸，他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血洒清川江

1949年，杨连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入伍后，随着部队抢修了石家庄、鞍山、昌黎、北戴河等地的许多地区的铁路和桥梁，使大军顺利南下，追歼蒋匪。在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西进而抢修陇海路八号桥时，杨连弟日夜苦思，想出了利用突出桥墩面的夹板绑云梯的办法，登上了高达45米的桥墩，并且只用一块木板作掩体，一个人站在狭窄的桥墩上，连续工作两昼夜，进行了100余次爆破，使八号桥提前20天通车。因此，杨连弟光荣的获得了“登高英雄”的称号。

当美国侵略者将战火烧向鸭绿江边时，杨连弟毅然地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第三次战役打响了，志愿军一举突破了“三八线”，乘胜追击。而沸流江两岸，正有许多物资急待前运，敌机突然将沸流江桥炸断了，火车过不去，伤员也过不来，两岸的人和物资越来越多。就在这个紧要时候，杨连弟和他的战友们接受了架通这座桥梁的艰巨任务。

白天，敌机来回盘旋在沸流江桥的上空，并且不断地轰炸和扫射，架桥几乎只能在晚上进行。但是，为了使交通早日恢复通行，杨连弟和他的战友们要在白天赶修桥梁，连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紧张的抢修工作开始了。

正当他们把钢梁架在桥墩上时，4架飞机从西南方向飞来，杨连弟镇静地指挥大家掩蔽好，而自己还在桥墩上继续工作，直到敌机向大桥俯冲下来时，他便抓着早已拴好了的吊绳，“嗖”地一下从15米高的桥面上滑了下来，等到敌机的机枪子弹在桥附近爆炸时，他早已在桥墩下隐蔽起来了。

敌机一走，杨连弟又抓住软梯爬上桥面干了起来。由于他们日夜不停地赶修，原计划7天完工的大桥，他们只用了4天就完成了。

1951年夏，朝鲜北部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漫溢，泛滥成灾。洪水所至，交通中断，物资冲走，其水势之急，持续时间之长，危害范围之广，为朝鲜近40年来所罕见。清川江的水位猛涨，风卷巨浪。费了几天工夫，用几千根枕木搭成的3号桥梁，被水冲了一半。桥墩倒塌，铁轨沉落江中，运输中断了。

杨连弟所在的1连接受了抢修任务，团指挥所限令8天完成任务。

第3号桥墩离江岸40多米，水深，浪大，流速又急，施工中运料来往，极不方便。因此，抢修3号桥墩就必须首先搭一座通到桥墩基础的便桥。但是，在这样如同万马奔腾的洪水面上，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架起便桥呢？

杨连弟受命带一个排搭浮桥。他们冒着狂风急雨，首先在江心的单根架上绑吊桥，一直往3号桥墩延伸。可是，吊桥的架子还没有绑好，一阵狂暴的巨流就把它一下冲垮了。他们又用木排搭浮桥，刚一放到江里，又被汹涌的洪峰打散了，碗口粗的大圆木也格崩一下折成两截。

这时，第五次战役刚刚结束，敌人正疯狂地向志愿军阵地连续反扑，前线急需粮食和弹药。可是，洪水冲断了江桥，时间非常紧迫。

杨连弟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用两根钢轨扎成“X”字形的脚架，一节一节地往江心延伸，上面再架浮桥。

他的建议经过连里研究，送到团部，马上就被批准了，并命令他们一定要跑在时间前面，把便桥早日架到3号桥墩。

战斗一开始，杨连弟又一马当先爬到忽闪忽闪的钢轨头上，两腿盘住钢轨，弯着腰向插在急流中的架子脚上穿螺丝。就这样干了半天，也只扎好3节轨架。他真急了：“这哪能行，简直白费工！来，咱们下水干。”

江里的急流，像激怒的野兽。很显然，在这四周都不着边的江心里，人是无法站稳的。杨连弟脱下上衣，对班长隋建章说：“来！我们脸对脸地站着，你抓住我的头发，使劲往下按，我在深水里穿螺丝。”小隋认为太冒险，杨连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来吧，不要紧，你只要使劲抓住头发，我保险出不了事！”

两人又顺着钢轨滑到江心，杨连弟下在水里拧螺丝，急流漫过了他的头顶，激起高高的浪花。只见他一会被滚滚的江水淹没了，一会又冲破浪花露出头来。伏在钢轨架上的小隋紧紧地抓住他的头发，一点也不敢放松，恶浪冲撞着水里的杨连弟，带着钢轨忽闪忽闪地颤动。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劳动，用钢轨扎成的便桥，快要架到第3号桥墩了；就在这快要完工的一刹那，一阵更大的洪峰，又把钢轨架推翻了。大家都急得想不出办法来，杨连弟默默地蹲在江岸上，两眼紧盯着江水，脸色都冻青了。

时间越来越紧了，师长、团长和工程师都赶到连里。大家在杨连弟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出用汽油桶搭浮桥面的办法，先把几个汽油桶连成一个整体，再用钢轨把它接起来，放到江里架浮桥。

雨停了，水势不断上涨，水位达到 8.2 米的高峰，施工这时也进入了更加紧张的阶段了。杨连弟又是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在最近这些天，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洪水的斗争上，即使在回班休息的时候，也不能安静地躺下来。

这天，他在岸上喝了两口酒，又急忙游到江心，到油桶拼成的浮桥上绑架子。由于汽油浮力不足，浪头掀得它晃来晃去，最后，一排浪头打来，把整个浮桥压在水里。只听到哗的一声，油桶圆木全部散开了，随着波浪满江乱滚。杨连弟在激流中抓住了一只油桶骑上去了，他想打捞一些冲散的材料，可是，刚伸出手，又一阵浪头打来，油桶翻滚了一下，杨连弟被翻到江里去了。

这时，刚上岸的同志都急忙跳到水里去援救他，可是在宽阔的江面上，只有那顶草帽还飘在急流的漩涡里打转转，人却不知冲到哪里去了。这怎么办呢？人们想到他连日来过度疲乏的身体，很有可能被急流冲到远处去了，大家又慌忙地沿着江岸奔跑起来。

就在这时，杨连弟终于冒出了水面，恰巧在一根钢轨附近，他拼命地扑过去抱住了它，大家奔过去，把他拉到岸上，争着给他换衣服。

在杨连弟的带领下，又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浮桥按原计划提前两小时搭成了。战士们从这座桥上运送了 250 根大圆木，做成一个横立江心的巨大木筐，并投下了 240 多方石头把木筐填满。第 3 号桥墩终于修成了！

清川江大桥通车了，一列一列火车通过这座大桥，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

1951 年 8 月，杨连弟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首届庆功大会；9 月，当选为国庆节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代表，回到北京，并出席了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被选进主席团。不久又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又一次光荣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会后，他随着志愿军代表到华北各地，向祖国人民报告志愿军的英雄事迹。

杨连弟回到部队，被提升为技术副连长。1952 年 5 月上旬，敌机对清川江大桥又加紧轰炸起来。杨连弟领导他的连队顽强地战斗在清川江上。连续轰炸，连续抢修，始终保持了按时通车！

5 月 15 日清晨，杨连弟又带着战士们检查桥梁了。他发现新修起来的第 3 孔钢梁由于夜里过车太多，移动了 5 厘米。他叫战士们把压机抬到桥上来，准备把钢梁移正。

就在杨连弟指挥战士们起梁的时候，一颗万恶的定时炸弹爆炸了，一块弹片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他倒下了！

杨连弟牺牲的消息迅速传到志愿军司令部，传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并命名他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弟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碧潼战俘营的生活

在朝鲜平安北道靠近中朝边境，有一个叫碧潼的小岛，碧潼，虽然是译名，但确像她的名子那样，是一个风景秀丽地方。岛的东、西、南三面环水，水边四周是高耸的山峰，山上绿树葱葱，和一波碧水相互映衬，美丽宜人。

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小半岛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里设立了战俘营。“联

联合国军”俘虏兵们，作梦也不曾想到他们吃了败仗被俘后，从战场上被志愿军押送下来，会被送到这样一个湖光山色的美丽地方，过上像疗养一样的生活。

碧潼战俘营收容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菲律宾等 13 个国家的战俘。这些战俘国籍不同，各抱有不同目的来到朝鲜战场上的，但他们都受到过一个共同的欺骗宣传，从而相信他们是“正义”的使者，特别是美军的士兵，认为他们到朝鲜是执行联合国警察的任务的，是为“帮助朝鲜独立统一而来”，美军的牧师曾向他们说：“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共产主义，一种是美国生活方式。北朝鲜喜欢共产主义，南朝鲜喜欢美国生活方式。美国方式最好，共产主义只比法西斯稍好一点。在共产主义下的人都是被迫的，大家都很不愉快，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可以有一所大房子。每个人都做工或种地，收获的东西交给政府，没有言论自由。”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蔓延”。“中国军队既然可以帮助北朝鲜，我们当然可以帮助南朝鲜，我们不能让朝鲜赤化。”牧师们还向士兵们说，“联合国军”特别是美国武器精良，有飞机大炮，朝鲜很穷，是小国弱国，经不住“联合国军”的打击，战争会在两个月就结束。

这些“联合国军”的士兵们，没想到两个月后不但没能回国，反而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他们的上司曾对他们讲，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会在战俘营里被折磨死。因此，他们初被俘时，十分害怕。虽然押送到这的俘虏，都在志愿军各作战部队战俘营生活过了一段，知道了中国军队的优待俘虏的政策，但他们仍心有余悸。因此，做好俘虏的训教工作，使他们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是同前线一样的重要工作。

训教战俘，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这些不同肤色的战俘各有各的信仰，各有各的世界观，成分复杂，习惯各异，而且身上存在了许多恶习：

美军战俘初到战俘营时，毫不掩饰他们对金钱、美女、威士忌的信仰。有的美俘来到俘虏营时，腰间都挂着一个朝鲜的铜碗。中国俘管人员奇怪地问他们：“你挂个铜碗干嘛？”

美俘说：“这是金碗。”他们把铜碗当成了金碗，美国征兵广告上就是这么说的：朝鲜半岛上到处都是金子，居民吃饭用的是金碗，这些财迷心窍的雇佣军们对这些荒唐的宣传信以为真。

他们受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有许多人认为当外国占领军，可以随便找外国姑娘。一些士兵身上带了许多色情照片。经常三五成群，互相交换着看，追求刺激。

在美国的军队里，种族歧视很严重，官兵之间和士兵之间不讲什么感情和友谊。美国国内的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在军队也同样表现出来，志愿军入朝参战初期，美军白人和黑人分别编组，吃饭、睡觉等生活，白人更不愿和黑人等同了。就是在“联合国军”中，美军士兵也感到他们比其它国家的军队有优越感，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别的国家都要听美国的。1951 年冬季，有个美俘感冒发高烧，睡在他两边的两个战俘害怕传染，竟在深夜一齐动手，把那个病俘从窗口扔到了院子里，把这个病俘活活给冻死了。还有一次，在一个部队的俘管队，为了给俘虏们改善伙食，俘管队买了一些鸡，一个班分了一只。美国兵吃完了自己的，又去偷土耳其俘虏的鸡，土耳其俘虏的鸡没有了，同美俘吵了起来，他们嚷道：“过去你们欺负人，在这里你们和咱们都是俘虏，该放下臭架子了！”俘管队的人员见状，把他们拉开，给

土耳其的俘虏补了二只鸡，才平息了“两军”的争吵。

英国战俘文化程度较高，喜欢读书，有一股绅士派头，并且守纪律，讲礼貌，个人卫生和服从性都比美俘好。英俘很瞧不起美俘，说他们是“暴发户子弟”，常常设法捉弄美俘。

土耳其战俘中大部分是农民，约一半不识字，伊斯兰教徒占83%，很能吃苦，性格强悍，重感情。

朝鲜战争，美国操纵联合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侵入朝鲜，在碧潼战俘营，做好收容的这10多个国家战俘的训教工作，不仅可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正义之师、仁义之师的了解，改变对他们参加战争的反动认识，而且对于国际政治斗争，促进朝鲜的和平，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碧潼战俘营，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人员面对不同国籍、不同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的俘虏，认真执行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多方面开展工作，使俘训工作做的卓有成效，有力地配合了朝鲜停战谈判中关于俘虏问题的斗争，扩大了中国军队的国际影响。

“联合国军”的战俘一到战俘营，俘管人员首先对他们讲清中国军队宽待战俘的政策，打消他们心中的忧虑，使他们安下心来，相信在这里能得到最人道的待遇，不会有生命危险。

开始，有些战俘不守规矩，随意单独行动。他们外出时，有些朝鲜的妇女和儿童见到美军俘虏，便用石头打他们，有的老人恨透了这些烧杀他们家乡的侵略者，追着他们用棍子打，他们被追打的乱叫，朝鲜妇女和儿童就拍手大笑。他们向志愿军俘管人员提出抗议，说志愿军指使老百姓打他们。志愿军俘管人员教育他们说：“你们烧了人家的房子，杀了他们的亲人，他们能不恨你们吗？”教育他们以后不要随便单独行动。有时，他们上厕所都要拉着志愿军战士做伴。

在管理上，志愿军俘管营对这些俘虏规定了纪律和规定，对不守纪律的，给予纪律处分。但从不打骂和施以肉刑。为了加强管理，还吸收他们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参加管理，俘虏营的秩序越来越好。

在俘虏营里，中国军队在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同时，在生活上、身体上等方面给予了周到的关怀。俘虏们在这里得到了他们想像不到的宽待和照顾。

在伙食上，志愿军前方作战给养经常接济不上，可对待战俘，志愿军想尽了一切办法安排好他们的伙食。在战俘们没交送到碧潼前，在各军俘管大队时，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从祖国运送来的主副食品向前方运送十分困难，只能让校官以上俘虏吃从祖国运来的大米和罐头。尉官以下吃同志愿军一样的伙食。就是这样，有时因为敌机轰炸频繁，给养中断供应，解决俘虏吃的问题成了大问题。志愿军有时前方打仗的部队给养中断，也仍抽出粮食解决战俘的食品。但战俘们却有时因吃不习惯而闹事。一次，一个军的俘管大队中被俘的校以上军官不满意伙食，带头闹事，组织全体美军战俘进行绝食抗议。在这种情况下，俘管队的志愿军便带他们参观志愿军干部吃的。当他们看到看押他们的志愿军吃的比他们差得多，便感到十分不解，他们问：“你们为什么吃的这么坏？”

“这是你们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这里没有吃的也是你们美帝国主义造成的。你们侵入朝鲜，对朝鲜北方进行狂轰滥炸，切断了志愿军的后方供应线，从中国运来的食品都被你们的飞机炸掉了。不仅这里缺少食品，我们前

线作战的将士供应更困难。我们志愿军宁可前方吃不上，也优先供应你们。”

俘虏们看着志愿军俘管人员的饭菜，低下头不说话了。他们从此也不再摆军官的架子了，有什么吃什么了。

俘虏们到了战俘营里，伙食大大改善，并大大超过了志愿军的伙食标准。战俘营管理人员从人道主义出发，为改善战俘营的伙食，的确动了一番脑筋。前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在回忆这断历史中写到：

“联合国军”战俘大部是西方生活方式，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给他们吃的基本是中式伙食，有的战俘喜欢，有的吃不习惯。这一点引起了俘管大队人员的重视，俘虏营召开了有俘虏参加的专门研究伙食问题的会议，战俘代表提出，由于伙食习惯不一样，要求允许他们自己做饭，并建议组成一个伙食委员会，以便随时了解他们对伙食的要求。战俘营领导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战俘推荐他们自己的炊事员下了厨房。这样一来，饭菜随美国口味了。

伙食委员会主任是美国士兵卡特，他说，伙食条件的改进并未因那第一次的成功而终止。战俘们又要求把馒头变成烤面包，伙食委员会头头集中在一起，制定了建造一个烤炉的方案。然后，向营区领导申请了制炉材料，找了一个烤炉技工，只用4天时间就制成了烤炉，第5天就吃上了香喷喷的面包。英国战俘豪斯福参军前是厨师，他对做面食很有一套，被安排当了1营7队的炊事班长。他说：“我这班10名炊事员中，4个在面食房，一个负责烤炉，二个在米饭间，其他5人包括我自己在附加菜组。尽管各有分工，但我们工作就像一个整体，很有兴趣。”

一天，俘管营搞了一些牛肉，卡特便根据牛肉的各部做菜。把后腿做牛排，牛排炸得半熟之后，放入另一个锅煮，然后煎一些洋葱，直到变成金黄色，再加入约二磅半面粉，再炸到焦黄，然后加入水使它成为厚的沙司，再浇到牛排上，煨上两小时。这之后，再放上炸土豆或与洋葱一起炸的土豆泥。每人一份西式炸牛排做得香喷可口，战俘们吃得眉开眼笑。

战俘们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的伙食十分满意，他们反映说，到战俘营后，体重增加了。一等兵查尔斯说：“在被俘时，我接近140磅，在战俘营里体重直线上升，现在有165磅了。”

美军第24师一名叫丁·威廉的军官也说，他现在约有180磅，比刚进战俘营时重了50磅。

在战俘营里，志愿军俘管人员还千方百计地安排好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各团都建有俱乐部，组织俘虏们开展棋类、扑克、足球、拳击等项目的活动。这里三面环水，夏天组织战俘们在碧波荡漾的湖里游泳，冬天组织滑冰。还组织建成了一个可容纳300多人的平台，战俘们在这里经常开展拳击比赛。还特地为美俘弄来了橄榄球。美军战俘最喜爱的橄榄球运动，英军战俘喜欢的足球运动，土耳其战俘喜爱的爬山运动，都有进行这些运动的场所。

战俘爱德华曾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夏日午后，你可以听到上百名美兵跳入河中，游泳解热的叫声，其中一位以前一点不会游泳的现在却掌握了这门运动。其他娱乐如排球、篮球及美国人最喜欢的运动——棒球都吸引了很多人。对其他各国的人也是一样的，土耳其人喜欢摔跤；英国人爱好足球，并组成几个队定期进行比赛。对于爱钓鱼的人来说，鸭绿江真是天赐的好地方，那里有大鲤鱼及其它鱼类。热衷于园艺的人可以在苗圃和菜地里大显身手。

战俘营里的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志愿军战俘营里，还经常组织战俘进行文艺活动。组织了战俘乐队和合唱队，演出自编自演的节目，经常为

战俘们放电影。战俘营里办起了图书馆，战俘们可以在这里阅览各种图书，借阅英国、法国、苏联等许多国家的名著，如《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外传》、《远大前程》、《多宾和儿子》、《双城记》等。

战俘营根据西方人的生活风俗习惯，特意组织他们过圣诞节，在圣诞节的晚会上，会场上布置了圣诞树，银色的钟、红烛，墙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整个会场充满了西方民族风味和宗教气氛，桌上摆上了从中国运来的香烟、糖果。战俘们走进会场，对中国志愿军这样对待他们感动极了，深深感到中国志愿军是最人道的军队，中国是最讲文明的国家，完全不是美军的军官们对他们讲的中国不信宗教，更不允许别人信教的污蔑之词。战俘们在自己的传统节日里，狂欢到深夜，战俘营里一片歌声，在这个战俘营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宽待下，全然忘记了自己是战俘。一位被俘前是美军的随军牧师的战俘说：“我是基督徒，同时也是牧师，对于美国基督徒来说，信仰问题是极重要的，因而对中国人民的信仰极有兴趣，我在美国所听到的是基督徒正受到共产主义者的迫害。那些错误的政治宣传使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和共产主义产生误解、仇视。通过在战俘营的生活，我真正了解到了，中国人尊重每个人的信仰。我有了一个房间，并在里面举办仪式，开始是每星期办4次，星期二、五为圣经学习日，星期四是祈祷日，星期天是福声传道。在宗教节日时要主办全营教事，我们被允许用营礼堂举行仪式。志愿军帮助我把这些事情办得很成功。”

战俘营里，建立了医院，医护人员对伤俘病俘给予精心治疗。一等兵威廉对战俘营的医院生活作了生动的描写：

“在医院，我们的食物很好，能吃到我们要吃的东西，而且就像在美国吃的一样，包括牛肉、猪肉、鸡、土豆、甘薯、萝卜、土豆沙拉、各种卤菜。一天里不同的时间，我们有小甜饼、苹果、梨子、糖果。每天早上都有甜的热牛奶，而在晚上有糖茶，病重者还有特别食谱，如煎鸡蛋、点心、甜饼、烤土豆，全天供应，同时还有特护。

“医生、护士干得很出色，他们日夜值班，热心照顾病人。我曾处于很坏的状态，因为我有哮喘病，几乎睡不好，吃不好，因此特别弱。自从动过手术后，我的体重增加了，睡得也好，胃口也好了。我的一些朋友已完全恢复，回到营里去了。

“医生、护士对器械、绷带都进行了严格消毒。而且你能发现，他们做事都很尽心尽力。他们干得很漂亮，而且始终面带笑容。

“护士总是很忙。如果病人没什么事，就扫地或消毒。他们帮助那些不能自理的病人洗澡、打针、吃药，不分白天黑夜。

“香烟供应充足。到医院就发了毛巾、肥皂、牙具、牙膏和很好看的服装。每天房内都生火，保持室内温暖，并且还有热水洗用。

“我常坐着静想。我在刚被志愿军俘虏时是多么的恐慌，我想象我将被杀或受折磨。但相反，他们却使我恢复了健康。我要感谢志愿军和他们的宽大政策。”（引自杜平著《在志愿军总部》第498~500页）

在对战俘的管理中，志愿军俘管人员一方面严格执行志愿军的俘虏政策，给予最人道、最宽大的待遇，一方面也规定了必要的制度。实行自上而下的军事管制办法，宣布了严格的纪律。大部分俘虏能够遵守制度纪律，也有少数俘虏不守规矩。在一个军的俘管队，虽然男俘和女俘是分开管理的，但一些南朝鲜的女俘，常常女扮男妆，跑到男俘中鬼混。在碧潼战俘营里，

也曾发生过少数坏分子兴风作浪的事。对此，志愿军一方面加强管制，一方面利用战俘中的积极分子，去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少数坏分子。

对战俘的教育，是战俘营的重要内容。在生活上宽待的同时，志愿军俘管人员对战俘进行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教育。批驳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污蔑宣传，以事实说明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没有剥削制度，人人平等的优越性，特别进行反对战争的教育，说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为和平而战的事实，并以大量的事实揭露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对和平的破坏和给朝鲜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惨害朝鲜人民的罪行。

美军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给俘虏们洗脑，实际上，美军的所作所为，也使战俘们有了觉悟。一位美军战俘说：“在我被俘以前，我曾多次看到我们美国哨兵检查每一个经过他们跟前的朝鲜平民，上面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把男人、妇女和儿童的衣服全部剥掉，搜查他们有没有带武器。当妇女们被强迫在围着她们的美国兵面前脱光衣服时，她们不知所措。她们被搜查完了并穿上了衣服之后，美国士兵就用脚踢她们，让她们走。”

许多战俘说，希望战争早日结束，“我们渴望再过和平的生活。”

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人员允许战俘们和家人通信。战俘们以亲身经历向美国的亲人们述说在中国俘管营里受到的优待，以事实说明中国爱好和平，对他们给予了宽大公正的待遇。一位战俘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写道：“在我被俘之前，我知道所有的中国和朝鲜俘虏都被关在有刺的铁丝网的笼子里，放在户外，那里是冬天，因为天气寒冷，所有俘虏都冻得打战。”

“在我被俘之前，我被告以如果我被俘，中国人和朝鲜人一定把我杀死。我于1950年12月1日下午3点半钟被俘时，5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前来和我握手，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当时我又冷又饿，中国人把我带到一个暖和的房子里给我吃晚饭，里头有牛肉和马铃薯。中国人要我安心，说我不会受到危害。我做了中国人的俘虏到今天已经10个多月了，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危害。”

他鼓励妻子行动起来，团结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美国发动的这场侵朝战争。他写到：“亲爱的，告诉所有的人。要他们联合起来和全世界亿万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齐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这个战争越早结束，我就可以越早回到你那里去。和平也会再度统治世界，人民会永远过着快乐的生活。”

志愿军碧潼俘管营，使在这里的所有国家的俘虏们以及他们的国家的人民了解了中国古老国家的文明，了解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世界上一支最仁道的军队。在这个如同花园一般的俘虏营里，中国人民志愿军把和平的种子播入了俘虏们的心田，传遍了世界。

押送俘虏

战斗结束了，志愿军战士押解着长长的“联合国军”俘虏队伍，沿着公路踏着积雪慢慢的向后方走着。俘虏们耷拉着脑袋，抄着手，步履蹒跚，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要被押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上帝给他们安排了什么命运。有的俘虏在行进中不时地偷眼看看押解他们的志愿军战士。他们纳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手中拿的并不是什么先进武器，在作战中，也没有空军掩护他们，更没见到中国军队有多少坦克和装甲部队，可却使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遭此惨败，使他们这些为“自由世界”而战动员来到朝鲜半岛

的士兵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

寒风瑟瑟地吹着，不时地卷起一股白毛旋风，打在脸上像刀片刮一样痛，俘虏兵们把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像虫子一样向前蠕动着。

押解俘虏的志愿军战士穿的要比这些俘虏兵少的多了，身上更没有呢子大衣抵御风寒。可他们端着枪，精神抖擞踏在积雪里。

队伍在行进中，一个俘虏兵故意向队外走着，当走到一名志愿军战士身边时，突然向这名志愿军战士手中塞了一个东西，志愿军战士只觉得一块硬冰冰的东西塞进手里，他下意识地把手往回一抽，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落到地上。塞表的那个美国兵抬头望着志愿军战士的脸谄笑着。

“你想干什么？”志愿军战士用英语严肃地说。

“这里没有第二个中国人，这个给你。”说着他拾起表一边解释一边又往志愿军战士手里塞。

“我提醒你注意，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赶快收回你的东西！”志愿军战士两眼瞪得像喷射出道道金光，厉声斥责道。

“哦，哦，这是第6个中国人不要我这块表了，真奇怪！”这位美国俘虏瞪大眼睛十分不解地耸耸肩，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

“第7个人也不会要你的。”志愿军战士说。“按照你们美国人的思维和道德方式办事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这名俘虏兵仍弄不懂，他嘀咕着：“战争就是获取钱财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在德国可不是这样的。”

志愿军战士再次提醒他：“这里不是希特勒的党卫军，也不是你们那些资产阶级国家染着铜臭味的雇佣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

志愿军战士知道，无论向他怎样解释，他也是不能一下子明白的。因为他们的军队，和人民的军队格格不入，他们不可能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荣传统，不可能知道中国军队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不可能知道志愿军这支人民的军队、履行国际主义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战斗、流血牺牲也再所不惜的；也更不了解人民军队的人道主义的俘虏政策。在他们的军队里，不仅官兵之间等级分明，就是白人和黑人的士兵之间也有着不同的等级和待遇。在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第39军重创美第25军，俘虏大批黑人士兵。黑人士兵说，美国历来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白人和黑人实行隔离政策，军队如同地方一样，黑、白人不能同坐一列火车、同住一个旅馆，同吃一桌饭，黑人白人不能在一个连当兵。军队里把白人和黑人分隔编制，所以有黑人连、黑人团，由白人监督指挥。被39军在上九洞地区打得惨败的美25师24团就是黑人团。第二次战役后，美25师被调到二线进行整顿，该师师长基恩少将为提高士气，提出改变黑人单独编组，主张白人和黑人混合编组部队，得到李奇微的称赞。不久，经美军最高当局批准，将黑人和白人混编了。但种族歧视并未改变。在这次押解俘虏中，俘虏先是集中在一个防空洞里，因人多防空洞太小，不一会就闷得透不过气来，志愿军便令俘虏出洞外散散步。一开始，有个美国少校一出洞便对志愿军翻译说：“应该让白种人先出来，这是通常的规矩。”

志愿军战士对他说：“我们这里不论哪国俘虏，哪色人种，一律平等看待。”

可这位美国军官却不服气，仍争辩说：“可是在美国，都是白种人优先。

黑人生来就是卑贱的奴隶，他们的血液里……”

“住口！”没等他说完，志愿军战士便严厉地怒斥道：“这里不是美国，不实行你们美国的规矩，不许你污辱黑人，只有你们满口‘自由’、‘平等’的美国，高喊‘文明’，才把种族歧视政策当作道德和文明来宣扬！”

志愿军战士的怒斥，那位军官才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身份，知趣地走开了。

天亮了，押解俘虏的队伍走到了一条小河边。这条有100多米宽的小河，在山谷中直泻而下，河水哗哗地响着，打破了山谷中的寂静。在河上，有座临时搭成的小桥，只能容一个人行进。

就在此时，向南开进的部队到了河边，长长的队伍望不到尽头。为了不影晌部队往南前进追击敌人，押解俘虏的志愿军战士们决定把桥让给向南开进的志愿军部队通过，自己和押解的俘虏们涉水过冰河。

押解俘虏的队长下达了命令：“我们涉水过河，自己人先下，再让俘虏过。”

志愿军战士毫不犹豫地脱掉行装下了冰河。可俘虏们望着夹着冰块的冰河直发愣，站在河边一动不动，个个眼里现出恐惧的神色，有的望着河水直发抖。他们望着下到水里的志愿军战士，又产生了一种迷惑：“他们难道不怕冷？”

看到此景的过桥部队的营长走过来，和押解俘虏的队长商量了一阵，决定把桥腾出来让俘虏过，部队涉水过冰河。

北风顺着山谷呼呼地叫着，志愿军战士们光着身子一步一步淌在刺骨冰河里，冰块被激流卷着撞击着战士们，像刀子一样割着战士们的皮肉，冰从身上一过，便留下一道血痕，河中心的浪头冲得人站不稳。

走在桥上的俘虏兵们，看着河中的志愿军战士，既敬佩志愿军战士，又有些不解。他们疑惑：为什么他们宁愿自己吃苦，也要把方便让给刚才还是战场上的敌人呢？

一位美国上尉翘起大拇指连声说：“你们这样对待俘虏，真是世界上最崇高的人道主义，上帝会降福给你们的！”他也许悟出点道理来：这就是他们能用劣势的武器打败我们的原因吧？

克拉克的哀叹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中，攻击敌军目标104处，毙伤俘敌12.3万人，攻占土地240平方公里，给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以沉重打击，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在金城战役发展的过程中，“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6月29日克拉克来信表示，“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疯狂反对停战、叫嚷“继续打下去”的李承晚，也不得不向美方表示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

针对李承晚集团一再破坏停战的行为，为了实现确实有效的停战，保障远东和世界和平，朝中方面代表在停战谈判双方代表会谈时，就遵守停战的有关问题，向美方代表提出了一系列义正词严的质问。

美方首席代表威廉·哈利逊此时知道肩负的重量。他一改过去那种满不在乎的傲慢风度。认真地听取朝中方面的质问，谨慎地把要回答的措辞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纸条上，交给其他代表传阅同意后再照本宣读。这样的会议

开了 6 次才告结束，其主要质问和回答是：

朝中方面问：朝鲜停战究竟包括不包括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在内的问题？

哈利逊回答：我再次向你们保证，我们已从大韩民国政府获得必要的保证，即：它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草案条款的实施。

朝中方面问：南朝鲜军是否将在停战协定签字 12 小时内完全停火？并将在协定生效 72 小时内全线自军事分界线后撤 2 公里以成立非军事区，以实现在朝鲜真正的停战。

哈利逊回答：大韩民国将停火并后撤。

朝中方面问：“联合国军”方面如何保证南朝鲜军队能遵守停战协定各有关条款？

哈利逊回答：一旦停战协定的条款受到一方或另一方的破坏...则受害一方有正当和充分的理由可以取消停战协定的条款，并采取在该情况下为其所认为必要的军事行动。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

朝中方面问：如果南朝鲜军在停战后破坏协定、采取侵略行动，而朝中方面采取必要行动抵抗侵略、保障停战时，“联合国军”将持何种态度？

哈利逊回答：“联合国军”将继续遵守停战协定并承认朝中方面有权采取必要行动抵抗侵略，保障停战。

朝中方面问：是不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军”仍保持停战状态？

哈利逊回答：是的，“联合国军”仍保持停战状态。

朝中方面问：如果南朝鲜军在停战后采取进攻行动，“联合国军”是否不再支援南朝鲜，包括武器装备、物资供应在内。

哈利逊回答：我方保证如果韩国破坏停战，采取进攻行动时将不再给予武器装备、物资供应的支援。

朝中方面问：你方是否保证按照停战协定前往南朝鲜地区工作的中立国人员和朝中方面人员的安全和工作上的便利？

哈利逊回答：任何按照停战协定被准许进入大韩民国的人员将受到保护，并给予他们工作上的便利。

朝中方面问：你方是否准备保证对其余的朝中方面被俘人员不再采取强迫扣留行动？

哈利逊回答：剩下的战俘在被送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之前将不被释放，拒绝被直接遣返的剩余的你方被俘人员将被按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送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

7 月 19 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将对方首席代表哈利逊对实施停战问题所作的保证公诸于世。

鉴于美国方面对于朝鲜停战协定的实施作出了完全的保证，尽管这时志愿军和人民军还可趁势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但为了实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迫切要求停止朝鲜战争的愿望，早日实现朝鲜停战，朝中方面随即决定签字。7 月 24 日谈判双方最后校正了军事分界线。此前，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一个多月作战中，战线又向前推进了 192.6 平方公里，较之第一次协定的军事分界线共推进了 332.6 平方公里。

停战谈判的那一天终于要到了。

1953 年 7 月 26 日下午 4 时，双方联络官会议同意公布停战协定签字的

日期与签字的方式。朝鲜停战协定将于7月27日上午10时在板门店签字。

停战谈判即将签字的消息传开，人心大振，举世欢呼。

7月27日上午9时，专程前来采访的世界各地的200多位记者抵达板门店。

10时整，签字大厅里一片寂静，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从大厅南门进入大厅，分别在会议桌前就座。两位首席代表分别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尔后把签字文本分别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签署。克拉克签字后哀叹道：“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在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金日成和彭德怀立即命令，命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人员“应遵守停战协定，自1953年7月27日22时，即停战协定生效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成停火；在1953年7月27日22时起的72小时内，即停战协定生效后的72小时内，全线一律自双方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2公里，并一律不得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应保持高度戒备，坚守阵地，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行动”；“凡为执行停战协定而进入我军控制地区的军事停战委员会及其联合国观察小组所属人员，中立国委员会及其所属人员以及联合国红十字会小组所属人员”，“应对之表示欢迎，负责保护其安全，并在其工作上予以积极协助。”

美第8集团军司令泰勒也于7月27日发布停火令，命令所属部队“不再开枪”，“除非得到停战委员会的许可，否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入非军事区。”

7月27日22时，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

在停火到达前一刻钟，双方阵地上对空射击的枪声、炮声四起，照明弹照得阵地如同白昼。在阵地上、坑道里的志愿军官兵们兴奋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当手表上的时针指向22点时，顷刻间，万籁俱寂，弥漫在天空中的硝烟与火药味慢慢地消失在夏夜的凉风中。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官兵立刻高兴地跳了起来，大声欢呼：“我们胜利了！和平到来了，和平万岁……”

于是，从这一时刻起，在朝鲜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全世界人民渴望已久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至此也就胜利地结束了。

连日来，朝鲜半岛沉浸在庆祝胜利的喜悦之中。7月28日，平壤市各界人士数万人隆重举行庆祝朝鲜停战实现大会。会场上彩旗飞舞，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歌声震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他号召全朝鲜人民为了达到祖国和平统一，在“一切为了加强民主基地，恢复和发展战后人民经济”的口号下继续努力。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从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交战国起，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止，经历了两年零九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所指挥的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地区，从而彻底地粉碎了美国侵略者妄图占领全朝鲜并进一步侵略扩张的战略计划，有效地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

全，为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做出了贡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共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 109 万余人，其中美军 39.7 万余人，摧毁、缴获“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大量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据战后美军资料透露，仅美军在战争中即消耗各种作战物资 7300 余万吨，开支战费 830 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消耗。

1953 年 7 月 31 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平壤隆重举行授勋典礼，将朝鲜最高荣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以表彰他率领和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协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并先后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授予志愿军战斗英雄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弟、邱少云、许家朋、胡修道、杨育才、李家发，将勋章和奖章授予志愿军其他领导人和 23 万余名英雄、模范及有功人员。

捐献飞机大炮

为了使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以更少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1951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指出：“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收入的一部分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

6 月 7 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又就捐献武器的具体办法发出通知，进一步强调了捐献武器运动必须有充分深入的宣传和周密的组织工作，必须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相结合，必须贯彻自愿的原则。为了各界人民认捐的方便，通知还对各项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1 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 15 万元，5 架轰炸机 50 万元，1 辆坦克 25 万元，1 门大炮 9 万元，1 门高射炮 8 万元等等。这一捐献武器的号召，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

捐献武器运动开始后，各地先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捐献武器的重大意义。当时，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上连续遭到中朝人民军队五次战役的沉重打击，表示愿意进行停战谈判。针对这种情况，在宣传教育中着重向群众说明：美国绝不会在谈判桌上轻易认输，只有在战场上给予它沉重的打击，才能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开展捐献武器运动，加强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正是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早日胜利所必需的。

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很多地方、单位和个人，都把捐献武器列入爱国公约之内，作为参加抗美援朝的一项重要实际行动。绝大多数地区提前、超额完成了原定的捐献计划，并且涌现出大批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出现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

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义务加班承包本厂施工工程、拣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1架。甘肃省玉门油矿的职工，在8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1架。各地职工们捐献的武器都以职业来命名而感到光荣。例如，“上海铁路工人号”飞机、“天津工人号”飞机、大炮和坦克、“天津局铁路工人”第一号、第二号飞机等、“唐山工人号”飞机等等。

河北省阜城煤矿工人罗润生，将两年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200元工资全部捐献出来。福建省福州市妇女王国樵，她母亲临终前把仅有的一对金耳环留给了她，她10多年中不管生活多么困难，都舍不得卖掉，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她把这对金耳环奉献了出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市维吾尔族老人吉尼沙汗，以103岁的高龄，坚持拾麦穗、纺线卖钱捐献武器，被誉为“志愿军的老妈妈”。重庆市63岁的劳动妇女彭素贞，在临终前特地嘱咐邻人将她一生洗衣所得的积蓄和不动产（金戒指3枚、银元5个、房屋1栋）全部捐献出来。湖南省湘潭县76岁的勤杂工谭楚云，每月有8元的收入，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武器号召之日起，就做了一个竹筒，上面钻1个小孔，每天工余挑3、5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竹筒上写着“抗美援朝生产捐献，谭楚云记”的字样。文艺界普遍举行义演捐献武器。

北京市的老艺人王瑶卿、尚和玉、郝寿臣等，虽已脱离舞台10几年以至20几年，为了捐献武器也参加了义演活动。豫剧著名女演员常香玉领导的“香玉剧社”全体人员，从1951年8月起的半年内，在陕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6个省巡回义演170场，观众达30多万人，他们把义演的收入捐献了1架“香玉剧社号”战斗机。

大、中、小学的师生员工，也积极投入了捐献武器运动。清华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上百种义务劳动，捐献了所得的4.5万元。辽宁省彰武县一个小学的1200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内的闲暇时间，拣粮食、打柴禾、打柳条子积累了1200元全部捐献出来。

捐献武器和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密切结合起来，这是捐献武器运动自始至终坚持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国营厂矿企业的职工，在增加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改进生产技术上动脑筋，在节约原材料消耗、降低生产成本上想办法，把由此增加的收入的一部分或全部用来捐献武器。私营企业的职工，同资方订立增产捐献合同，规定从增产增收中提取若干比例的金额，作为捐献武器款项的来源。天津市私营恒源纱厂的职工，在捐献武器运动中由于提高了产量，每月可创超额利润3.25万元，其中40%用于捐献武器，30%作为职工集体福利基金，30%留作资方发展生产之用，这就兼顾了国家和劳资双方的利益。恒源纱厂这种分配超额利润的做法，曾经在各地普遍推广，受到职工群众和私营工商业界的欢迎，推动了私营企业捐献武器运动的开展。广大农民采用努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发展副业生产等办法，以保证捐献武器计划的完成。在增产增收的基础上，各地农民在捐献武器中均占这些省份捐献总数的40%~50%。吉林省韩恩互助组，1951年8月底就将原定半年的捐献款507元全部上缴。四川省简阳县农民精心种植棉花，1951年的棉花产量比1950年高出1倍，棉农们发起1斤棉捐献运动，在两个月内就完成了捐献两架“棉农号”战斗机的缴款。由于坚持了捐献武器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相结合的正确方针，既圆满完成了捐献武器的任务，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又促进了国家的建设，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1952年6月2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告捐献武器运动已经胜利结束。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各界爱国同胞共捐献了人民币5.565亿元，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

捐献武器运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国人民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做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随着中国人民用捐献款项购买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技术装备有了明显的改善，逐渐建立起一支日益强大的空军部队，炮兵部队和坦克部队也有了很大的加强。这就使朝鲜战场上军事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中朝人民军队方面的变化。捐献武器运动的开展及其取得的成就，对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也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指战员无比激动地表示：祖国人民这样全力以赴地支援我们，我们一定要用更加出色的战斗成果来报答祖国人民。当使用着以祖国人民捐献购买的武器时，志愿军指战员更是士气倍增。“在我们的阵地上，祖国人民捐献的新炮要向美国侵略军说话了，让敌人尝尝我们炮弹的滋味吧！”这一类充满豪情壮志的话语，在阵地上到处流传着，鼓励着战士们更加奋勇杀敌。同时，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教育人民、动员人民的过程。广大中国人民经过这个运动，进一步提高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觉悟。

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并遵着毛泽东主席“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尊重朝鲜政府，团结朝鲜人民，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志愿军在战火中抢险救灾，抢救朝鲜人民生命，出现了罗盛教那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在战斗空隙中，尽一切力量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劳动。

历时37个月的战火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城乡残墙断壁，百姓流离失所，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凄凉景象。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金日成于1953年8月5日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6次会议作了题为《一切为了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报告，号召朝鲜人民立即开展战后恢复和建设。志愿军广大指战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响应彭德怀的“以自己的劳动来帮助朝鲜人民克服困难，并以此为光荣的任务”的号召，在维护停战协定的同时，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1953年11月12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金日成首相率领朝鲜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与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为了全面地支援朝鲜人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朝鲜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23日，两国缔结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同时发表了两政府代表团的谈判公报。中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中，中国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并决定于1954年至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费用，等等。

战争刚结束，志愿军以建设祖国般的高度热情，参加了恢复重建朝鲜北半部的工作。

志愿军的铁道部队，在停战以后立即全力投入了帮助朝鲜人民修复铁路的工程。仅3个月即修复、修建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万多米，并修

复了朝鲜北部原有铁路线。联结着从新义州到平壤的铁道交通的清川江大桥，在战争期间一直是敌机重点轰炸的目标，仅从 1953 年 1 月到停战时止，敌机就出动 1200 架次，在桥的周围投下了 3170 多枚各种类型的炸弹，使大桥遭到严重的破坏。志愿军指战员们为了抢修大桥，日夜紧张地劳动在工地上，全部工程规模很大，仅动用的铆钉连接起来就有 7 公里长。可是，志愿军铁道兵部队比原计划提前完成了任务，并且节约了价值 40 万元人民币的材料。

志愿军工程部队，投入平壤、咸兴、元山等主要城市的重建工作。他们在朝鲜国家建设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和朝鲜人民军工程兵部队、平壤市民们一起，积极参加了平壤市的重建工作。他们的口号是：“工地就是战场”，“多流一把汗，多增加一分友谊”，“以建设首都北京的心情建设平壤”。志愿军工程部队担负了很多规模巨大的工程，修建了办公大楼、医院、学校等建筑 20 多万平方米。战士们在下雨天冒着大雨搬运建筑器材，在凛冽的寒风中砌砖垒瓦，兴高采烈地唱着歌，喊着号子，工地上呈现出一片紧张、繁忙、热闹的景象。

志愿军还以大量人力，帮助朝鲜人民修复被毁坏的水利工程，还兴修了一批新的水利工程。在昌道郡岐城里有一条在 1950 年即被敌人破坏的水渠，在大白里、板桥里各有一个被毁的贮水池。因为当地人民缺乏劳动力，在短期内无力修复，志愿军立即组成修渠队，用 20 天时间把水渠和贮水池全部修复，使荒了 3 年多的土地得到了灌溉而变成良田。到 1957 年底，志愿军指战员帮助朝鲜人民先后修复了贝龙、泰川等 8 座水库，修筑堤坝 1300 余座，全长 310 公里。次年，又参加了修建定州、谷山等水库工程。在施工中，指战员以高度的劳动热情，有的在齐腰洪水中搏斗，有时在冰水中施工，有的战士在施工建筑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表现了无私奉献和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接近战区的许多地方，当丧失家园的朝鲜人民回乡时，志愿军战士们帮助他们盖房子、修学校，填平田中的无数炸弹坑，起出敌人埋下的地雷等爆炸物，使朝鲜人民尽快安居，恢复生产。金城地区的志愿军部队在 20 多天时间内，就帮助当地人民修建了 1400 多间房屋。志愿军的一支部队在 7 天内帮助重返家园的昌道郡水泰里人民修建了 800 多幢房屋，还将节约下来的粮食救济当地缺粮的人民。在朝鲜东西海岸上的志愿军部队，帮助朝鲜渔民修补渔船，织补渔网。驻东海岸的一支志愿军部队，专门建立了一个铁匠炉，为附近的 4 个渔业生产合作社打了 1200 多个修补渔船的钉子，修理了 800 多件工具，还把渔港附近 6000 米长的道路加修公路，使渔民们捕获的鲜鱼能用汽车迅速运到附近的火车站。

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 881 座，民房 4.54 万间，恢复和修建大小桥梁 4263 座，修建堤坝 4096 条，全长 429 公里。修建大小水渠 2295 条，长达 1218 公里，进行田间劳动 8.5 亿坪，送粪 1315 担，植树 3670 多万棵，运送粮食物资 6.38 万吨。战士们对待朝鲜人民的疾苦，就像对自己亲人的疾苦一样关心。8 年来，特别是战时，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 1000 多万公斤，衣物 58.9 万件，帮助部队驻地人民渡过灾荒。为朝鲜人民治病 188 万人次。

这些行动，体现了志愿军的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增进了中朝友谊，受到了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的热情称赞。以

金日成成为首相的朝鲜党政领导人多次到工地看望和慰勉志愿军。金日成说：“我们朝鲜人民从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所领导的光荣的人民中国的新儿女，看到了朝鲜人民的艰难困苦当成自己的艰难困苦并为克服这种艰难困苦而奋斗努力的崇高而纯洁的新型人物的面貌。”并指出：“这些高贵的道德品质，不能不为朝中两国人民和所有尊重人类尊严的人们引为骄傲。”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还给在重建工作中成绩卓著的志愿军指战员授予勋章和奖章。

为和平而来，又为和平而去

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紧紧依靠中朝两国人民，以无比的勇敢精神和智慧，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战争。停战协定签字后，又和朝鲜军民一起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同时积极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朝鲜停战后，朝中两国政府和军队为维护停战协定，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进一步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4年9月到1955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内，先后分三批主动从朝鲜撤出19个师的部队。这一行动，受到朝中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赏。此后朝中两国政府和军队，又多次发表从朝鲜撤出一切军队的声明，但均未得到“联合国军”的呼应。

1958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同时访问苏联的金日成首相当面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撤出朝鲜。

1958年2月14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访问朝鲜。

这天，平壤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全城飘扬着中朝两国国旗，悬挂着巨幅欢迎标语。下午1时，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银灰色飞机在平壤机场缓缓着陆。当代表团团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走下飞机，等候在机场的群众立即挥舞起花束和彩绸，热烈欢呼。朝鲜党政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等一齐走向前来迎接。

金日成首相和周恩来总理紧紧握住双手，相互热情问候。

接着，活泼可爱的朝鲜少年儿童们敬献了鲜花。乐队高奏中朝两国国歌。然后，周恩来在金日成的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又与前来迎接的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外国驻朝使节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高级将领一一见面。

在机场上，金日成、周恩来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2月15日，中、朝双方举行正式会谈，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2月19日，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朝鲜政府对于这一决定表示同意，并且愿意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部撤出朝鲜给予协助。

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声明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完全赞同我国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声明“要求美国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各国，同样采取措施，毫不拖延地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出南朝鲜，以利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远东紧张局势的缓和。”

志愿军率先全部撤出朝鲜的决定，获得了中朝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受

到了国际舆论的欢迎和高度评价。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的主要盟国的舆论，也承认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从朝鲜撤出的主动措施，对缓和远东局势的积极意义。美国公正舆论认为，中国采取的行动是“大胆的掌握了主动。”美国政府仍旧拒绝撤走其侵朝军队，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谴责，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0年10月开赴朝鲜战场，至1958年10月撤离朝鲜的8年间，同英雄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结成了伟大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志愿军遵循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

志愿军不但以鲜血和生命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一贯尊重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尊重朝鲜民族的风俗习惯，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把朝鲜人民的事看做自己的事一样。

志愿军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他们做到借物送还，损坏赔偿。行军路上互相监督，注意不踏毁庄稼。在达到宿营地借住民房时，帮助房东打柴、担水、割草、喂牛、推磨、起粪、打扫院子。在与朝鲜人民接触中，注意和气待人，敬老爱幼，尊重妇女。志愿军还尽力给予朝鲜人民各种帮助，即使在战时，也利用战斗空隙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春种秋收、修渠治水等生产劳动。

志愿军还开展节约救灾活动，志愿军的医务人员经常为驻地朝鲜居民免费治疗各种疾病，还派出医疗队送医送药上门。有许多战士为从敌人炮火下，或敌机轰炸中，或从自然灾害里抢救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广大的朝鲜人民，一直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中国人民志愿军。8年中，金日成首相和党政其他领导人亲自到志愿军驻地或工地看望和勉励志愿军指战员，还经常派出最好的艺术团体和功勋演员为志愿军演出。逢年过节，大规模组织慰问代表团，带上大批礼物和慰问信对志愿军进行节日祝贺。代表团慰问的次数达3980次，人数8.8975万之多，洋溢着深情厚谊的慰问信33.4591万封，各种各样的慰问品115.3721万件，赠送锦旗4390面，他们经常把最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猪肉、大米、鲜鱼送给志愿军。

在战争中，朝鲜国土虽然遭到美国侵略军的严重破坏，朝鲜人民虽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是，朝鲜人民却忍受了一切战争的灾难，以高度自我牺牲精神全力支持志愿军。在志愿军粮食供应不上的时候，宁愿自己忍饥受饿，也把粮食送到志愿军手里。在千里冰封的寒天，宁愿自己受冻，也把房子和暖炕让给志愿军住。为了支援志愿军作战，冒着敌机轰炸，不分昼夜地修桥铺路，保证运输畅通。在战争中为志愿军运送伤员和物资，出担架和战勤的人数就有30万人次以上。

朝鲜停战后，朝鲜人民在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支援志愿军。在建造营房以前，志愿军部队大都住着朝鲜人民的房子，许许多多的朝鲜母亲对待志愿军战士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清晨，战士们外出训练或参加劳动时，她们就早早的把战士们的水壶灌满；晚上，战士们回来的时候，她们又争相替战士们缝补衣服，烤干鞋袜；深夜，战士们睡熟后，她们又悄悄地走进战士的房子去，看看被子盖好了没有，摸摸炕是否凉了。

朝鲜政府和人民，对于长眠在朝鲜国土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墓地——烈士陵园，尤其关怀备至。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系红领巾的小学生，他们把爱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陵园当作自己的一项崇高的国际主义使命。他们春天栽鲜花，逢年过节，进行悼念。

1952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决定宣布以后，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之间结成的友谊更达到了新的高潮。

为了欢送志愿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出了专门决定：

发动全民签名并以全民的名义写信赞扬感谢志愿军和中国人民；

制作10万枚中朝友谊纪念章赠送给志愿军留作纪念；

志愿军参加修筑的堤坝，盖的学校，朝鲜各地人民以最好的名字来命名；

于1958年10月10日以前在平壤市建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友谊塔”；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8周年的1958年10月定为朝中友好月。

举行盛大活动欢送志愿军回国……

从2月下旬开始，朝鲜人民给志愿军官兵送来了数十万件纪念品和送别信。

平唐郡妇女张淑二为感谢志愿军战士从洪水中救出了她的儿子，送来了她的两束青丝。

曾因美机轰炸身负重伤而被志愿军士兵抢救出来的孤儿边贞周，送来了用蓝布包的一捧土，她感激地流着泪说：“这是朝鲜的土，是你们洒下自己的血保卫的我们祖国的土。”

朝鲜人民给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致感谢信的全民性签名活动开展了历时4个月。近700万朝鲜人民在感谢信上面签了名。第一个签名的是金日成。

同样，志愿军官兵也展开了依依不舍地告别活动。“多出一把汗、多留一份友谊”、“军队撤出，友谊长存”，这是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的共同心愿。他们不分白天黑夜，不顾风吹雨打，各级协助朝鲜人民进行各种生产劳动。战士们说：“我们是代表中国人民来帮助朝鲜人民劳动的，今后难得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志愿军分三批陆续撤离朝鲜，每一批志愿军撤走时，当地群众都依依不舍地挥泪送别。

1958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8周年的日子，也是志愿军部队最后一批撤出朝鲜的日子。

当日上午，当杨勇司令员和杜平政委率领志愿军官兵即将登上最后一列火车离开平壤的时候，整个平壤沸腾起来了。从金日成广场到平壤车站2公里长的大街上，30万群众手持鲜花和彩带夹道欢送。

车站上，人如海，旗如云。金日成首相紧紧拥抱着杨勇司令员，说：“你们为和平而来，现在又为和平而去。请向志愿军全体同志和中国人民转达我们的感谢！”

“一定转达！再见了，首相同志！”

“再见了，司令员同志！再见了，志愿军全体同志们！”

在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乐曲中，列车徐徐开动了。志愿军官兵们从车窗里探出身来再一次同欢送的人们握手告别。

英雄儿女凯旋旧国

祖国人民日夜盼望着英雄儿女凯旋归来。

从1958年3月份开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专程前往中朝边境城市安东欢迎。

在鸭绿江桥头，耸立起高大的凯旋门。从鸭绿江北岸到安东火车站，到处张灯结彩，悬挂着巨幅的欢迎标语。

3月1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归国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

7月11日，第二批归国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

每一列载着英雄们凯旋的列车跨过鸭绿江大桥，驶入祖国的大地，都掀起了欢迎亲人、军民同庆的热潮，持续数月，经久不息。直到第三批的最后一列军车驶进国门，欢迎浪潮推向了最高潮。……

10月26日12时10分，志愿军总部官兵乘坐的军列，也是撤出朝鲜的最后一列火车回到了安东。

顿时，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欢迎的人群，高举花束，摇动彩旗，欢呼跳跃起来。

列车刚刚停下来，杨勇司令员和王平政委走下车厢，同廖承志等热烈握手，亲切拥抱。当晚，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举行盛大宴会，庆祝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志愿军的胜利归来。

第三批归国部队同前两次一样，在回到安东后立即转赴各地，以杨勇、王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于10月27日乘专列前往北京，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汇报。这个150人的代表团中，有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有战功卓著的战斗英雄，有各项工作中贡献突出的模范。随同前往的还有一个200多人的志愿军文工团，也准备向首都人民汇报演出。

10月28日，首都北京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从北京车站到志愿军代表团的住所北京饭店，沿街挂满了彩旗，彩带和横幅标语。在前门箭楼，一个个巨大的红色标语方牌上，写着醒目的金色大字：“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在北京饭店，两幅巨大标语从楼顶直贯楼下，上面写着：“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万岁！”由首都著名画家创作的两幅巨大的油画竖立在北京饭店大门两旁，生动描绘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万古长青和祖国人民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志愿军英雄……

下午3时，专列徐徐驶进北京站，军乐队奏起了充满激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前来欢迎的有周恩来、彭真、陈毅、郭沫若、李济深、程潜、张治中等，他们和各界群众一起，随着乐曲高唱这支英雄的战歌，热烈欢迎英雄们的归来。

周恩来紧紧握着杨勇和王平的手，激动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最热烈地欢迎你们——胜利归来的英雄们！”

几百名少年儿童向志愿军代表奉献了鲜花。接着，代表团乘坐汽车驶向北京饭店。在街道两旁，彩旗如林，彩花飞舞，鞭炮声此起彼伏。20多万群众欢呼雀跃，夹道欢迎，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霄。

当天下午，首都各界群众1万多人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归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陈云、

彭真、陈毅、郭沫若等出席了欢迎大会。

彭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我们祖国的荣誉。你们体现了中国人民无比英勇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胜利，我们伟大祖国的安全就不会得到像今天这样的保障，我们的一切建设工作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的顺利。同志们，今天祖国的一切，是同你们在朝鲜战场上的斗争分不开的。”

彭真和郭沫若代表全国人民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献旗。巨幅锦旗上写道：“你们打败了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你们的勋名万古存！”

10月29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接见了志愿军代表团。毛泽东见到杨勇和王平，第一句话就亲切地问：“都回来了吗？”

“是的，我们全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毛泽东高兴地握着他们的手，说：“热烈欢迎你们。”

10月30日下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扩大的联席会议，听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作《中国人民志愿军8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

杨勇在报告中汇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8年来抗美援朝的经过，阐述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伟大意义，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深厚友谊，叙述了志愿军指战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说：“8年来，志愿军的广大官兵，为祖国，为人民，为中朝友谊，为远东和世界和平，尽到了他们应尽的义务。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烈士们和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垂史册！”“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是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祖国人民全力支援的结果。”“志愿军的全体同志，都牢牢记住：光荣属于党和毛主席，光荣属于祖国人民。”

全场响起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向“最可爱的人”表示由衷的敬意。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8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拯救和平的崇高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与日月同辉。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伟大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抗美援朝战斗中贡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